郁达夫

致映霞



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致映霞

郁达夫名著系列

主编：陈漱渝\万草禹\王　平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致王映霞·一九二七年

致王映霞·一九三二年

致王映霞·一九三八年

附录一

附录二

一九一五年

1 致郁华

1915年3月4日

久不作书矣，想亦时念及也。去秋因学费不敷，欲乞补助，书发半月，不得回札。是以只能泣血陈情，求留学生监督为改入第一部。未改先，曾具书相告，以为吾兄爱弟情深，必能明以教我，不至使枉费一年辛苦。孰知企候一月，杳不见复，及改入第一部后月余，始得兄书，谓“属望过殷，故有前此之行。汝既欲改，势亦难已。惧不足以对亡父于地下也，故作是书以相劝。若能不改者以不改为佳，学费果有不足者自当稍图补助”云云。尔时改入已久，吾兄知势已难挽，故作是书以塞责。且又引亡父为前词，欲以鸣弟之不弟。见书之日，怒愤奚似，吾兄非弟，断不能推知当日之情景也！自后每夜就眠，泪流盈席。或霜天将晓，怨画角之无情；或寒月初沉，痛前人之已逝。心伤肠断，片刻无安，出则不知其所至，处则恍恍其若失，虽怀沙逐落入海孤臣亦有难与比拟者矣。尔时诚欲跃身入海，寻葬地于鱼鳖肠中。然白发高堂，犹思游子，弟朝死则二老夕亡。以弟庸陋无用之身致二老失明刳肉之痛，非徒将见诮于旁人，抑亦恐遗讥于万世。是以忍泣吞声，勉图苟活，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实无一日得宁处也。今年正月得长

嫂书，临风读罢，涕泗交流。尔时予犹在校，恐为同辈所笑，故休课一日。翌日往校，则目瞳声喑，发星星白矣！自去年十月来，弟以近时否运，必遗祖母、母亲之忧，故四五月中未修家报。一则因二人龃龉，不欲使长者闻知；一则实欲觇弟若客死，两老果将作何状耳！今年三月，连得家中飞函，谓祖母哭弟，夜不安眠，母氏伤心，食难知味。弟闻讯之余，痛难自抑。因感父母之心亲，益觉弟兄之情伪。所谓空谷跫音，声入肺腑，使茅庵静伏者，闻之益足以增孤寂之感也。因即致书二老，告以无事。呜呼，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所谓无事者，乃万种悲哀不解从何说起耳！夫明达如兄，犹不能察弟平素情性，则能识弟者，更有何人？弟诚知必不能免于死，然二老在日，当勉强偷生，以图报恩于万一，此外则富贵贫贱，俱非所问也。

文谨叩

三月四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九月《杭州大学学报》第十一卷第三期，原信无称呼，手迹原题《致长兄曼陀》。

一九一六年

2 致郁华、陈碧岑

1916年×月9日

亲爱之兄嫂：

来书敬悉。此番冬假，为迁居梅林事忙煞，欲稍读书，终不可得。今日往永坂处，交兄来信。午后微雨，陌上泞泥积将寸许，在道上遥思北京路中，当积雪如泥也。一切妄想已抛去矣，此后当少加谨饬耳。迩每读Smiles司马候耳氏《自助论》，及弗兰克林Frankling《自叙传》等，防闲居为不善也。诗并不多作，大约于校课有余暇时为之，然大抵皆得来全不费工夫者也。梅林中二层楼，本为日本诗人片桐——为铃木总兵卫之友人——氏别邸。现片桐氏死，唯梅花开日，纵人观览。故此宅但于旧历正月中热闹，平时深锁不开者也。弟访得后，月以租金四元租得之。能俯瞰大海，回视名古屋全市，风景也不逊孤山放鹤亭，唯四面梅花，无近邻入眼，似稍觉寂寞耳。然弟每欲学鲁滨孙之独居荒岛，不与人世往来，因弟已看破世界，尽为恶魔变相——如饮食男女——故亦不厌凄凉，反对松竹之清坚，鹤梅之洁厉，别具一种幽趣，所谓曾经沧海，百物皆虚，荒野寒林，犹堪友吾（退泥生诗）者也。南方乱党，犹欲操戈，鲍郭空争，何年能已（鲍郎当筵笑郭郎）。

然弟能生存一日者，即读一日书，天下大事，非白面书生之所当言，所耿耿于怀者，恐乱事丛生，资釜不继耳。然天生我才，当不令我饿死，此种穷境，想亦有破除术在也。吾嫂学诗，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于其失之粗俗，宁失之纤巧，女人究竟不应作欲上青天揽日月语。弟意李杜诗竟可不读，入手即应诵李义山、温八义诸人诗，在宋则欧阳永叔、曾南丰、陆剑南诸家诗可诵。元明人诗弟未曾披读，故不敢言，然如王世贞、李东阳诸家究不合使闺阁中人模仿。吴梅村诗风光细腻，唐宋诗之集大成者，家中有全集在，可取读之。不必半年，见吾嫂之诗句较香菱更敏丽矣。清朝诗唯王渔洋全集可诵，赵瓯北、袁子才诸家诗瑕不掩瑜。近人樊樊山、陈伯严诸人诗则大抵为画虎不成之狗矣，沈归愚尚书最喜用好看字面，昔人之所谓至宝丹也。然女流诗人，正不可少此至宝丹，究竟堂上夫人，较庵中道姑为愈耳。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曼兄再三戒弟以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亦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之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知念故及，余后告。

文顿首

九日午后十时

晴雪园卜居

元龙好据胡床卧，徐福真成物外游。望去河山能小鲁，夜来风雨似行舟。月明梅影人同瘦，日夕潮声海倒流。只恐故园戈未息，烽烟缭乱怯登楼。

元日感赋

逆旅逢新岁，飘蓬笑故吾。百年原是客，半世厌不详者，作念载可也，然语气不佳悔为儒。细雨家山隐，长空雁影孤或作高楼望眼楛。乡

思无着处，隐几倒屠苏或作一雁下南湖。

右近作二首

据手迹编入

3 致陈碧岑

1916年×月×日

接来书，感惭交并。日妇多虚荣心，弟固知之，此后当有所戒矣。“犹忆他乡同作客，那知今日独思君”句，浅而意深，自肺腑中流出者也。《奉答》四绝并未加修饰，当请曼兄为之斟酌。《咏史》三首曾博微名，不知果有新意否？弟实尚在疑似间也。日来读《南华》若有所得，每于明月夜踏梅影而放歌，几疑吾丧予也。浩兄前有诗云：“形纵难化心将死，蜡未成灰泪已冰。处士头衔原不俗，英雄末路半为僧。”弟叹赏者久之，吾嫂亦曾见之否？弟卒业期尚遥，听盲人鼓瑟，正须等等等等也（富阳俗语）。曼兄年末南归，想起程在迩矣。家乡风味，想煞天涯游子，日来天作死灰色，每读“绿蚁金尊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时，辄依栏痴立作木偶状，暝想家居对雪，脚踏铜炉，头披风帽，伸手试暖锅内肉圆光景，诚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之苦也。黄任轩君尚在京师耶？弟现有日友某（泽田学士），系与黄同学，曾询黄近况，且云黄学英文植物名时，不记字母，但记英文字之形状，如a（哀）字则记作美人头，b（皮）字则记作敲破眼镜之半面等之类。弟为之抱腹笑倒者两日，不识果有其事否？若来时可一问也。云南乱事，日人极力鼓吹，唯原白头反颇有赞成帝制意，殆因与大隈政见不合故也。沈蕴石君近来信，欲托弟购碑帖，饭店内买葱，不识其意何。居天寒甚，手冰矣，不再书。

达夫顿首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4 致陈碧岑

1916年×月×日

碧岑长嫂惠鉴：

此番春假考，弟考一半，共七科目，弟只考三科耳。官立学校无补考，此番不考各科，须待暑假考完了后，再定分数矣。所以不能考者，因半途神经病发作故（所谓神经病者，即刺激性神经衰弱，一时昏绝如羊癫病，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今日犹未痊也。医师劝弟休养，弟亦不得已听之。

富阳来信，殊令人厌，嗟嗟予欲何言。……此信系未病前二日来者也。……春假中本欲往东京，以现势观之，已不能矣。病后犹咏一绝，嘱同学书以与汉文先生松本君云："大罗天上咏霓裳，亦是当年弟子行。今日穷途余一哭，由他才尽说江郎。"同学某曰，才未尽也。呜呼，才纵未尽，其如人之将尽何。

弟颇愿牺牲一身，为宗教立一线功，不识曼兄亦许弟否？祖母未死前，弟决不出家也，恐伤老人心耳（日来苦闷极矣，有暇者祈作长书复弟，无论何事，皆可写来）。前家信中，弟但云："暑假不能归，欲参禅也。"别无激烈语。想二老尚不识弟心耳，伤哉祖母……。弟之出家云者，非谓抛弃学业也，但欲将来斋戒忏悔，披袈裟，读佛经，医贫人耳。第一学期（去年九月）弟来名古屋后，觉为人无趣味之可言，每有弃此红尘，逃归山谷，作一野人想。是以日日学课余后，跑五百里余路至"八事山"在名古屋西乡散步，藉一得生人趣。近则以普渡众生为心，即贫者病者，欲使之不贫不病，是以有暇辄埋头于书卷中，欲求得一真学问，使能

用之于实事也。然脑病作矣，吁，弟不得不为天下苍生哭。……

此事若使曼兄知之，不免又须愤怒，然岂得已哉，岂得已哉。

弟达夫顿首

此后有信请寄名古屋御器所村二十一，成器自修寮

名古屋有裁缝女学校，专教之三二者也。吾嫂亦欲来学乎？今日过永坂处，欲与之言此事，恐吾嫂意未决也，故未果。

附录《日本竹枝词》之一：

不负荣名拥绣衫，仙郎才调本超凡。辛勤十载寒窗课，换得肩书博士衔。

据手迹编入

5 致郁华

1916年9月4日

弟已于初一日归至山田喜助家矣。

弟居室系第二层楼，南面广见池，池水清且静，秋来观月，不亚于西湖。东侧能遥见八事山兴正寺，松杉苍翠，与黄茅屋顶相映。小春日和，每有田夫牧子来往于其间，非去尘市，不能见此景；非删俗念，不能赏此景之美也。

《探侦》杂志第三册已出，与此信同时寄出，想不日即可到北京也。第二册已于前月寄出，尚未得有复信，未知已达览否，念甚。其第一册，系七月一日出版，现已无余，第二版尚未付印，只能托旧杂志店代为搜罗耳，一月后必有以报命，乞少待。

前托买洋参，不识已寄往祖母处否（“洋参五元”，详见前信说祖母事条）？吾兄多忙，亮无暇办此，嘱长嫂或二兄速为一买，

寄归张宝和教姑夫转交祖母何如？前书中并不见答，想已忘却矣，故敢再告。

神经衰弱症已痊，迩唯每晨不能熟睡耳。

学校开课，在本月十一日，尚有一星期，得闲读《王阳明全集》也。

前寄长嫂诗已改为“怅望中原日暮云，一声征雁感离群。行经故馆空嘶马忆来时曾一宿名古屋，病入新秋更忆君。知否梦回能化蝶，记曾春尽看湔裙。何当携手江南墅，重试清谈到夜分。”矣。昨夜归寓舍值微雨，口占一绝云：“湿云遮路夜鸟飞，瘦马嘶风旅客归。细雨小桥人独立，三更灯影透林微。”觉有鬼气。

中国政局如何？中日又有交涉，不识亦能和平了结否。

弟质夫顿首上

病后第二信　九月四日午后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6　致陈碧岑

1916 年×月×日

不　知

王粲登楼伤此日，卢生逐梦悔当年。不知群玉山头伴，几到须弥第一天？

红豆秋风万里思，天涯芳草日斜时。不知彭泽门前菊，开到黄花第几枝？

梦逢旧识

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却诉愁。三月烟花千里梦，十年旧事一回头。

竹马当年忆旧游，秋风吹梦到江楼。牧之去国双文嫁，一样

伤心两样愁。

懊　恼

生太飘零死亦难成句，寒灰蜡泪未应干。当年薄幸方成恨，莫与多情一例看。

百丈情丝万丈风，红儿身是可怜虫。荼蘼零落春庭暮，九子铃高倩影空。

呜呼，尚欲何言，此后岁月当不知若何过去耳。附上日本乳母多摩子一信，请转交，慎勿为曼兄见，其中亦但告以此事耳，无他语也。闻二嫂时与兄有口角，此等女本无良性质，吾兄当善视之。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

此信勿令曼兄见

据手迹编入，此信不全

一九一九年

7 致孙荃

夏历1919年7月8日

卒业考毕后，久欲作书告近状，卒以俗务，故迁延至今。文已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卒业，下半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此番来即为预备入学也。树祺日夕过从，客居亦颇不寂寞，所恨者他乡米贵，每食不得食粱肉耳。刻北京长兄书来，谓十月间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试，按考试条例，文当然有预试资格，十月间颇欲乘兴西游，只愁路费孔多，又不得不将先祖遗田典卖耳。梅子黄时，晴雨无常，汝起居亦佳适否？迩欲稍学书法，是以于日记书简之类不敢粗杂书。

郁文

己未夏历七月八日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8 致胡适

1919年10月13日

胡先生：

我并不认识你，你当然是不认识我的。你们的那一番文艺复兴的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大约不认识你的青年学生，唐唐突突的写信给你的人，也一定不少的了……我也就是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个人。我此番想写这封信给你的动机，大约也是同另外的青年的差不多。自己的心理解剖，同老式的钦慕的话头，我想不再说了。

我已经在国外住了多年了，此番回来，并非为求做官回来的，不过因为生在江南，长在外国，做了中国的百姓，还没有看见祖国的首都过，恐怕被人家寻问起来，有回答不出的地方。所以才于前月初四决定回国来走一次，一则可以看看多年不见的祖母、母亲，二则可以广广知识。如今到了北京之后，已经有一礼拜了。想去看看的地方，同北京的社会的习俗趋势，大约已经观察了十之六七了。寒风吹起来的时候，晨霜降落来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同鸿雁一样的飞到外国去（因为我在大学还没有卒业），所以我在北京只有二礼拜好住了。R. W. Emerson 说：

"我也同当时的许多少年人一样，对于爱亭袍（Edinburgh）的诸公及与《爱亭袍杂志》（《Edinburgh Review》）有关系的诸公，觉得感恩不浅（因为受他们的指教不少）——就是对 Jefferson、Mackintosh、Hallam 及 Scott、Playfair 与 De Quincy 的诸公，并且我那浅薄芜杂的读书知识催发起了一种想同 Coleridge、Woodsworth、Lambs、De Quincy 及各种批评杂志上的最伟大的寄稿家 Carlyle 等三四个著作家面会面会的愿望来。所以我若说仔仔细细的寻问起那引诱我到欧洲去的原由来，——那时候我病了，医生劝我旅行——恐怕还是想去见见那几位人物的那一种念头，居其大半呢。"

我若说作起《还乡记》来，我也想这样的说，不过把 Carlyle 那些名字换几个现代的中国人名罢了。这几个中国人名的里边，有

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我的信的最后的目的，已经说出了，你许我不许我，我也不能预料。然而万一你不许我的时候，恐怕与我的 dignity 有些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名姓同我的学籍通知你。你若说肯写回信来，约我几时几日在何处相见，请你写下记的 address 就对了。我也忙，你也忙，所以我也不敢多写了。这一张信稿的章句、言语、书写，都芜俗得很，我也不想再来抄一张过，我也更没有工夫来推敲了。失礼的地方，只能请你宽恕我罢。

本京西城锦什坊街巡捕厅胡
同门牌二十八号
James Daff Yowen

十月十三日夜十时书

回信最好请你用英文写。

原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一九八〇年八月中华书局初版

一九二〇年

9 致陈碧岑

1920年×月×日

碧岑长嫂如见：

来书备述苦楚，弟亦谨悉。但弟久病初愈，日用起居，不得不稍优泰，是以用费较多，以致学费六十二元。每月不能支持。弟目下方在想一自给方法，思于学校之外，稍事工作，略补不足。然东京各公司，皆因经济恐慌，用人不多，是以稍觉困难。然无能如何，弟当谋所以自立之方，不久为兄嫂累也。今年一年内之补助费日币六十元，亦已寄出否？闻此几日中，日币价涨，中币大跌，果否？此后形势，日币有涨无跌，金价日高，银价必日贱一日，弟之所劝寄六十元来者，为此也。家中事仍无变状，唯祖母年老心劳，更衰于往日耳。四月间吾嫂行时，似赠二嫂以衣服金钱若干，曰："代我事奉祖母。"祖母每对弟言曰："汝长嫂贤，二嫂昔日孝顺我，今则背矣。"此中情节，盖有不忍言者矣，吁。

弟妇孙氏体弱人柔，不能代劳。闻伊因小产受病，目下已往母家养病去矣。

母亲心高望大，事事无成，左右邻里，无有一人赞许之者，亦可怜也。弟近作《秋夜怀人》若干绝，中有五首录之于左：

海雁西来插翅斜，秋风吹冷野芦花。青山隐隐江南暮，小杜当年亦忆家。

落落中原几霸才，机云各自困风埃。年荒世业空如洗，无奈江南庾子哀。　　怀曼兄

嵬然东海鲁灵光，三绝才华各擅场。为祝年年诗祭健，绿章连夜奏空王。　　永坂石埭

晚年爱静南乡住，仙寿溶溶乐隐沦。犹忆阿兄诗句好，白头团扇画中人。　　土居香国伊现住神户近傍盐屋山中

别是寻常会却奇，桃花泪比北山移。纵横写尽三千牍，总觉无言及李宜。

此技久不试，目下因《太阳》杂志来索诗，故偶一为之，不若从前之肯用苦工矣。

弟此后当用功于实学，不更务空虚之事，曼兄处乞以此言告之，免伊忧弟之于无为中消磨精力也。

母亲处久无信来，不识富阳近状若何？弟妇性懒事烦，似颇少执笔时候，大约伊归家养病后，当更有书信来也。

中国北五省旱荒，日人颇有为之出力募捐者，此等款项，不识亦果能达饥民口否？所可虑者，恐将为经手人吞吃去耳。

阳历十一月一二三日为明治神宫大祭之日，东京街头巷尾，皆立满了一班穿新衣新帽之人，弟则拥被高卧，与世无一毫交也。旅店秋景，大可怜已。

浩兄近状若何？虎儿定子已能读书颇佳，然不可教之太苦，恐伤脑也。

今日雨，放烟火之炮声闻于远近，离人灯下，不能少耐。作此家书，亦所以自慰耳。暇乞时赐书。九、十、十一、十二月补助费千乞于本月中寄来，否则恐日币将涨价也。帝国大学振替，因事烦不能借用，乞为设法二月一寄，或四月一寄寄来为妙。

余容后叙，此请

兄嫂秋安！

弟文顿首

曼兄久不与书，何故？下次书来，乞曼兄亦附一言。

据手迹编入

一九二三年

10 致胡适

1923年5月17日

适之先生：

五月十五日的来函接读了。我也想来看你，不过因为刚从浙江回来，还有种种事情没有干了，所以不能来奉访，是很抱歉的。

我在《创造》二卷一期一五二页上所说的话，你既辩明说你“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是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晨报》的记者说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我简直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若要说人格，《晨报》记者的那种卑鄙的行为，才可说是堕落的极点呢！

我们讨论翻译，能主持公道，不用意气，不放暗箭，是我们素所主张的事情，你这句话是我们最所敬服的。

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不免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

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

沫若的 Omar Khayyam 的译诗，原是失于检点，他在答闻一

多的评论里已经认错了，这是他的虚己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表敬意的。

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

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

你若能在南方多住几天，我们很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

郁达夫敬复

五月十七日

原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华书局初版

11 致周作人

1923 年 10 月 22 日

仲密先生：

《呐喊》一册，又蒙新潮社寄来，谢谢。我打算读完后做一篇《读〈呐喊〉因而论及批评》在周报上发表。上海方面，此书发售处不多，实为憾事，当思为鲁迅君尽一分宣传之力也。

此请

秋安

郁达夫敬上

十月二十二日

闻适之君又欲出一文艺月刊，此举亦有所闻否？我想国内文人寥寥无几，东分西裂，颇不合算。适之不识又要去拉拢几个人来干也？近与陈君通伯谈及此事，颇想将南北文人溶合成一大汇，待进行后当求先生为援助耳。

达夫又启

手迹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12 致周作人

1923年11月1日

仲密先生：

前次买来的《自己的园地》今日方才读完，大部分的意见非常赞服，里边有几处觉得与我个人的私见有些相左，不过此等地方，并不是重要的地方，我想空的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出来。

寄往上海的一本终于没有寄回来，大约郭、成二人拿去看了。

近来消沉得厉害，简直不愿意执笔，所以到北京来后，还没有做过东西，大约创作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罢！

《晨报》的特刊想来要点东西，我已答应他们一篇小说，但到今天腹稿还没有整理完全，这一回你也有为他们做的稿子么？

文学合同大会的事情，我和凤举、耀辰二人提及，耀辰非常反对，我被他们一说，现在也觉得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志摩、适之等大人物，最不可靠，不过我们少数者的发挥わがま的集合，也许是弄得成的，我想过几天邀集凤举、耀辰及你来谈一谈，不识你的意见何如。

此请

撰祺

郁达夫

十一月一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一九二六年

13 致玄背社

1926年11月15日

玄背社诸君：

记得在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感觉。以实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到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堂，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就在那时候交给了仿吾。

一两个月之后，接到了北京的信，说我的龙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伏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重到广州，是在阳历的十月底边，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时，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

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

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小刊物出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的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家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和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在该骂的人很多的现在的中国。

我们的朋友成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是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劣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这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或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却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倒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趋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此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此后也能够不屈不挠的奋斗，能够继续作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工夫。

达夫寄自广州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夜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庸报·玄背》第十七期，原题《来信》

一九二七年

14　致张友鸾

1927年1月30日

友鸾同学弟：

自从前年别后，二年多差不多信息不通。我也东南奔走，一无暇日，所以弄得来执笔的兴致，都消失尽了。

离开北京，又快一年，每想到风雪盈途的午后，围炉煮酒，作无头无尾的闲谈的逸致，只想坐一架飞机，回北京来过冬。前几天启明先生也有信来，劝我仍旧是回北京的好。正如南宋宫人，流落在大漠荒域，忽听到南方的使者，来召还归国的圣旨一样，可是此间创造社的事务孔多，一时整理不清，只好向中原北望，叹一声命苦而已。

现在《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都由我一个人在这里负责编辑，一个月差不多要做五六万字的稿子，就是天生给我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更那里有工夫，为《世界日报副刊》撰稿呢？

灵均拿了你的信来，说要我为你做一点东西，撑撑门面，我想我自己的门面，还撑持不住，又那里能够为旁人作台柱呢？

闲话少说，我现在却说说写这一封信的动机罢！我以为一二

年来，北京的文坛太沉寂了，很希望《世界日报副刊》，可以在这一个灰颓的冬眠期里，做一点积极的工作。

北京文坛之所以消沉下去的原因，我想有两三种：第一，分党派分得太多，所以一般从事于文艺的人，只想为自己的一党扶植势力，而极力想打倒其他的各种目的虽同而志趋稍异的团体。终至于本来人才不多的北京城里，小刊物出得很多，而这些小刊物上的文字，不是辩护，就是谩骂，你骂来我骂去，骂得材料没有的时候，就只好学八股文的例子，翻翻冷烧饼，把一件事情，换一种形式，换一种笔墨，甚至于换一个名字来骂，骂人骂得起劲，正经的事情就忘在脑后，所以诗人就忘记了做诗，剧作家就忘记了做剧本，小说家也便忘记了做小说。这一种情形，虽然是文学进化史上惯见的事实，然而中国现文坛的这一种争论，却是价值很低，不能助长文学的进步的。你现在既然做了《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辑，希望你不要再蹈前人的恶辙，专门去挑生是非，使你的副刊上日日有骂人的材料。第二，我想中国人的头脑，太容易为已成阶级所迷醉，致使一般新进的作家，不能占相当的势力。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而鲁迅自家却在无聊赖的暇日，和几个人出了些《未名丛书》及《乌合丛书》，现在鲁迅已将这一种工作做成，告了一个段落，谁知在他的这一个周圈里头，又似在发生变化，以后的进步，怕又是很少了。因此我希望你们编副刊的诸公，能够继续努力，将许多新进的青年扶植起来，不要为已成阶级所迷倒，好使文坛上的那一种腐沉沉的空气得转换转换。你的来信上所说的撑门面，做台柱的意思，我在此地首先要反对，因为文学界的进步，比什么

还要快，象我们这一流衰老的阶级，早已过去了，将来中国的真正的新文学的建设，责任恐怕还在现在未成名的青年身上哩！第三，我想政治上的变动太厉害，也是一个大原因。军人执政，不晓得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而一般有点脑筋的文人，说话都喜欢直言放说，于是乎通缉，禁止发行，罚金，枪毙等事情就发生了。在这一种不通的高压力之下，好的文艺，当然不会发生的。好在副刊一类的东西，在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现在还不很注意，我希望你能够用了这一点便利，把胆量放大来，竭力的介绍些有时代性而能够鼓吹煽动，使人家读了不得不兴奋起来的东西。

上面的三层意见，是我今朝看到了你给灵均的信，偶尔想到的事情，文章做不出来，就将这一段意见供献给你，好做你编稿子的时候的参考。至于撑门面，以名人自负而大摆架子等事情，是我素所鄙薄的，这一层大约你也能了解，我在此地不多说了。

达夫上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第八卷第三号，题名《海大鱼——副刊编辑室座右铭》，收入《奇零集》时题名《给〈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者》

一九二八年

15　致马凌霄

1928年7月12日

凌霄先生：

来书辞意恳切，要我为你们将出的《朝霞》半月刊撰稿，我实在不能够回答你。

现在书店及刊物开得出得这样的多，而与这些书店刊物有关的人，又多半是我所曾经遇到或认识过的无以为生的读书人。革命失败了，他们不得已就只好来以知识为资本而求换得点日用的面包。但是社会那有这般雅量，能容许你们这些文不象誊录生武不象救火兵的青年们来吃饭？所以我想劝劝你们，若有能力的，就该直接的出去和那些榨取压迫我们的官僚军阀去拚一个你死我活；若没有能力的，也该学学乖巧，如创造社的诸先生们之所为，不问手段，不问曲直，应该先去弄它妈的五六万块钱在手头，然后再来开书店，印杂志，请律师，叫叫无产阶级吓，普列塔吓，恶伏快变吓等新名词。

若这两者都办不到，那么只好没落，只好死亡，只好落伍，还要出什么杂志，开什么书店呢？

我是因为没有上举的两种能力，所以是已经落伍了，已经没

落了，就快死亡了。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我就想以这一点以生命换来的经验贡献给诸君，请诸君及早回头，或者直接的去行动，或者想法子去学乖取巧，或者竟就回到自己出生的乡下去埋头读它几年书以代替死亡，这是愚见所及的上中下三策，言尽于此，用不用由你们，至于替你们撰稿的事情，我实在不敢答应，到了现在我也真的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敬祝

请君的进步。

达夫上

七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期，
原题《通信——复朝霞书店的马先生》

16 致李匀之

1928 年 9 月 30 日

匀之老弟：

昨天谈得很痛快，可惜天气太热了一点，不能和你多谈一两个钟头。

自从被专卖特许的革命文学团体的创造社宣布了我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而要我没落以来，我自己也好象是受了催眠术者的暗示，一天一天的只在沉没下去。迁居到这一个小乡镇后不知不觉又是两个月了，没有事情，从没有到热闹的上海去过。可是在这样的囚居境里坐以待亡的我这老人——实在是还并不十分老，但是有一位以年青和美貌为资本，常在和同性作家出比目集的艺术家，似乎天天在替我们登义务广告说老人某某等将出什么什么杂志云云——的养老院中，也时时有象你那么的珍客来过，实在是使我感到惊喜，同时又使我感到奇异的事情。

前数天刚有一位西门新开书店的某君来过，他寻找不着，就又写了一封信来，用意是和你一样地，要我为他们预备出版的杂志做一点东西。

近来头脑昏愚，实在不想做什么东西，肚皮里的一肚皮不合时宜，又不敢轻轻泄漏一点，免得得罪政府的当局和得罪那些正在高呼革命文学的文学青年。所以我于接到那封信后，就想了半天，想我这文章将如何的落笔。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午后，我还是找不着妙计，最后就只好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劝他们不要再开书店，不要再出杂志的信。当然以开书店出杂志起家的人也有，如创造社成氏一门之所为，但我想现在如西门书店的某某及你老弟之流，是决不能干这一种勾当的，你们非但不能开书店发财，我怕一不小心你们简直要把老婆儿子都赔贴下去。英国的作家司考得和法国的小说家巴尔札克，大约是你所知道的罢？他们两人所吃的开书店的亏，你以为还小么？当上海交易所盛行的时候，伶俐多智的蒋总司令介石、宋国舅子文及戴大校长传贤诸公，还不免一个上当下台，如当时的交易所一样的目下的书店潮里，请你自己想想看，你还能够立得住脚么？

昨天你来的时候，因为谈得起劲，所以我不敢轻易的出言，怕打断了你的兴致，今朝庭户萧然，太阳下山之后，我却想起了昨天临别的时候你的叮嘱。别的文章，一点儿也写不出来，所以只好又把前几天给西门某书店的信里的要旨在此再述一遍。

当你新开书店，新出杂志的这一个当儿，我不来写一张红笺，恭贺你的开张骏发，却只是一味胡言乱道，讨这些不利市的彩头，自家也知道罪该万死，可是年纪大了，不大能够学那些临机应变，新从外国大学卒业回来的革命文学家了，所以有话只能直说，请你恕我这一张罗隐秀才的不出象牙的狗嘴。好在你们出的那个杂志，是在主张大家应该说出自己所想说的话的，因此我也敢大胆

的相信，这几句话，对你或者是不识相的倒彩，但对你们那杂志的编辑先生，或者是会蒙他嘉奖的。再见再见，请你就以这封信来代替我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七月，达夫敬上。

原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六日《山雨》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原题《信来代替文章》

17 致史济行

1928年9月30日

××：

来函拜读了。我因为身体不好，近来不大到上海来。并且又因为去年做了一篇无聊的小说名《二诗人》者，在《小说月报》发表之后，很惹起了王独清和马宗融二位诗人的猜忌，说若遇见我的时候，要打我一顿。因此近来小说也不敢做了，象上海那样繁华的地方，也不大敢来了。入秋以后，萎靡得尤其厉害，几乎咯嗽都不敢大声的咳，为的是怕惹是非。即使象今天似的偶尔到上海一回，也不过是买一点书报，买点食品而已，明朝一早，就要赶车到乡下去的，所以见面的机会，在近一两月之间，怕难以得到。我要求你常常写信给我，在乡下一个人独居在那里，倒很想知道些上海的近事。请你以后有信，寄到上海四川路魏盛里二号内山书店转交给我。因为内山书店内，天天要送书报给我，转信是极便的。就此祝你近来的佳兴，并希望不久可有机会和你面谈。

达夫敬上

一九二八、九、三〇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口《人间世》第一期，又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幸福》第二卷第十一期所载核对，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18　致史济行

1928年10月8日

××：

十月二日的挂号信，今天才接到，蒙你告诉我许多近事，感激得很。我有便的时候，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和你见见。

大约这七天之内，我没有空，总须在阳历十月十五以后，才能抽出半天工夫来和你谈谈，请你等着我的通知好了。我决定了时间与地点之后，当在前一两天写快信来通知你。李匀之我原是认识的，不过王任叔先生，却从来没有会到过，只看了许多他批评我的文章而已。余俟面谈。就此祝你

进步！

达夫敬上

十月八日午后

手迹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幸福》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19　致《荒岛》半月刊的同人

1928年10月20日

近来的生活，正同住在荒岛上的人一样，孤寂得可怜，所以你们寄赠给我的《荒岛》半月刊第六期，竟从头至尾的细细味读了。自第一至第五期，我非但没有见到，就连《荒岛》半月刊这一个名字，也不曾听到过。但读了第六期后，倒很想并前几期的也拿来一读，不晓得你们还有剩余的东西没有？

第六期里，以王余杞先生的《A Ceredy》为杰作，其余的小品，都很好。

因为你们的刊物上没有通信之处，所以只好借《大众文艺》的通信栏来登此短札，刊出后希望你们能将前几期的刊物邮寄给我，我尤在等读王余杞先生的作品。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达夫敬上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三期

20 致爱吾

1928年10月×日

来信拜读了，我先把你的来意摘出之后，再来奉答。

第一：大约是说因为《大众文艺释名》一篇上面有这么几段："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又"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更不能创立出一个新名词来，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作为一团体的专卖特许的商品的。"所以你觉得和我在《奇零集》上所作的几篇提倡关于农民文艺的意见相矛盾。

第二：我看不清你的来意，但仔细研求了一下，似乎是下面那么的意思，若猜错了，就请再赐以来函订正。

……"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岂不是文艺的德谟克拉西么？现代的中国文艺岂不是已经很德谟克拉西的了么？虽然中国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是没有的，但文艺却不能与政治来比。倘不加研求而即混混然说中国的文艺和中国的政治一样，那是不对的。

你的来信的意思，大约是这两层罢。因为来信是用了极淡的铅笔写在扯下来的笔记簿纸上的，所以不大看得清楚，为此也不能将原信付排，而只能用这一个摘录来意的方法，若有错误，再请赐教。

对你这两层疑问，我分答在下面。

第一：我在《奇零集》里的提倡农民文艺的意见，是因为有两个先在事实在那里的原因；第一，我以为“农民是多数中的多数”（见《奇零集》第四页下半，第五页上半，第九页中及其他各处），第二，我以为新文学起来之后，真正的农民文艺还很缺少。现在想把这层意思弄弄清楚，所以再来引一段《奇零集》第十六页里的说话来奉答：“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应当将人生各方面都表现出来的。现在组成我们的社会的分子，不单是游惰的资产阶级，凶悍的军人阶级和劳苦的工人阶级而已。而我们中国的新文艺，描写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是有了，讽刺军人的横暴残虐的是有了，代替劳动者申诉不平的是有了，独于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却还不见有人出来描写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新文艺的耻辱。”

不晓得这一段文字够不够解释你的疑惑？若还不够的说话，那我索性再来简单地说一说过罢。我的意思以为农民是最大多数，所以应该和其他的阶级一样地在文艺上有要求地位的资格的，此其一。第二，我不过想提倡提倡农民文艺而已，我绝对的不在说，只有农民文艺是文艺，其他的一切文艺，都不是文艺，都是反农民文艺，都应该打倒的，要让我一个人来做农民文艺，中国才有伟大的文艺。

第二：你若承认中国现代的文艺已很 Democratic 了，并不能拿政治来比，那我也没有回话，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边际见解的（系引用 Marginal Utility 而造出来的话），你以为是对了的时候，我以为还是不对的地方正很多着哩。况且一言及了政治，就有人来加上你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捉了去杀头枪毙的，这些话我既不能说，也不愿说。

匆匆复了你这几行，若还有疑惑，尽请写信前来责难，就此

祝你读书进益，不再写了。

达夫敬复

一九二八年十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三期，原题《复爱吾先生》

一九二九年

21 致周作人

1929年9月19日

现在上海，沉闷得非常，文艺界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龌龊，什么事情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东西了。等生活定下来后，只想细心来翻译一点东西。

近事之足资谈助者，是鲁迅与北新算版税，与鲁迅和语堂反目两事。前者是鲁迅应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鲁迅的误解。这两事，我与川岛都在场作中间人，大约川岛总已经和你讲过，细事不说了。

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上海的各小报及文坛ゴロ，都在说我已经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什么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弄得大家来问我究竟，我倒反如张天师着了鬼迷，瞠目不能答对，你说这种谣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一）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二）说我的确是小资产或有资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是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谗诬，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却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法子的。

我现在想译几本西洋现代人的小说出来，大约是要在北新出版的。听说北新近有名著百种译本的计划，这事大约小峰总也已和你谈过了罢？近况如何，乞时时见告。我打算于一礼拜后，动身到安徽去。到了安庆以后，当再作书告知。以后的通信处，是安庆安徽大学了。匆此敬复，并请你阖家的安，见到玄同先生及耀辰等，亦请代问问好。

郁达夫敬上

九月十九日午后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原信缺第一页

一九三〇年

22 致周作人

1930 年 3 月 17 日

启明先生：

前函发后，已决定北行。但于启行之前，忽又发生了结核性痔漏。现在正在医治，北平是不能来了。已托李小峰及陶晶孙两兄写信通知，大约总已接到了罢？今天于第一次割治之后，剧痛稍减，故再作此书，幼渔先生处乞代告。

弟郁达夫

三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23 致《大众文艺》编者

1930 年 4 月 3 日

编辑先生：

“我的文艺生活”征稿的信已经接到。

第一，我无“文艺”，我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写过一篇配称文艺的东西。

第二，我的没有“文艺”，就是因为没有“生活”，到现在为止，我不过是生存在世上罢了，并没有所谓“生活”的这一件东西。

去年有一个外国人编的年鉴，也曾以同样的东西寄来，要我填写自己的脚色，我也同样的置之不理。这并非是我的自谦，也并非是我的矫饰，实际情形是如此。所以要请你们原谅，暂时恕我这一次的无礼。等到我们把“生活”造成，“生路”打开，“文艺”做出之后，或者象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许能够写一点自叙传出来送给你们补白，也说不定。

达夫敬复

四月三日

原载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我的文艺生活”征文栏

24 致周作人

1930年5月21日

启明先生：

前函发后，病势转剧，割开之处，剧痛了两礼拜，现在方能起床握笔。不意于此时忽得来书，欣慰无已。前书所说之《小家之伍》，于今日才寄出（一册），大约此信到日，总不久可到也。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然现在已经事过境迁，那一批野鬼，又向另外去弄钱觅食去了。凤举处的信，也仅于今日寄出，处此时势，倒还不如上外国去小住为佳也。晶孙在上海活动，也无出路，近来已去无锡开医院，作厚生医院院长去了。昨天他自锡来沪，曾对我说起久无信来北京问候的事情，属我于写信的时候，代他题

起一声。幼渔先生、玄同先生等旧知处乞代问一声。

达夫敬上

五月廿一日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

25 致周作人

1930年6月23日

启明先生：

来函并论八股文一篇，都已接读。那篇文章——提议——，若果如你之所说，不是反话或讽刺，倒反而更觉得是反话和讽刺了。说到没落，彼此都是一样，我也不曾浮起过，所以没也没不落到地狱底里。近来病虽已经完全愈了，然而元气还没有恢复，所以什么事情，也不能动手做。在这两三个月里，所想做它完来的，就是被李小峰登预告登得很久的几篇未完稿的结束。说到了未完的稿件，又有一件事情想起来了，可以报告一声。有一个文学青年名史济行者，对于中国杂志著作界的人，都是十分佩服，常在通信的。他见了普罗比普罗还要普罗，见了不普罗，比不普罗还要不普罗。最近居然大发慈悲，替我的未完稿件，全都偷了去发表卖钱，大作文章。此外还说因为是我在生病，穷到衣食不全，向我的凡稍稍认识或竟不认识的友人处，三元五元，以至二十三十的借拢了许多款项，竟不至飞上那里去了。直到近来忽在各种《红杂志》《玫瑰杂志》上看见有许多我的小说，及接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朋友的信后，留心一探，才知道这一位姓史的郁达夫在过去半年之中，大努了这一番力。据他的对友人之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应用。真真是猗欤盛哉，普罗万岁了。鲁迅先生，近来被普罗包围得厉害，大约日后总也得尝尝这一种斗争的

苦味。

余事不再说了，等我有一点东西做好的时候，校稿出来，我就打算邮寄给你请你批评。

下半年的事情，大约也很渺茫，因此我也想不再上北平来了，横竖在南在北，要被打倒是一样的。暇时请时时赐书，上海已经热得不可耐了，来书或可当作冰淇淋吃。

郁达夫敬上

六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

一九三一年

26 致赵景深

1931年3月19日

景深兄：

来函读悉，我本想于这几月内将《蜃楼》写好，交给你们，但现在因种种杂事，怕写不成了，只好待稍迟后再说。《青年界》再刊，则当以另外的稿子给你们一点，大约第一次集稿，在何日，乞告知，当于集稿日之先，赶制一篇出来也。

达夫敬上

三月十九日

手迹原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27 致周作人

1931年7月6日

启明先生：

来信早已接读，终因杂事冗繁，迄未作复。溯自两三年来，因无业而累及先生者，不知几多次。心里头的感激，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一回的北来，恐也终不能成为事实，所以幼渔先生处，

并不发信去问，怕又要踏去年之迹，再失一次信，负一次约也。

自广东回沪之后，迄今五年，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遇人不淑，绝似法国 Verlaine 的晚年。（以此自比，原知僭越得很，然而事实却很相象，并不说个人的天才相象也。）欲谋解脱，原非不可能，但是责任之感，又不能使我断然下此决心，不得已只能归之前定的运命而已。五年来的无心创作，无心做事情，原因都在于此。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

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情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 lrony。

南方霉雨未晴，郁闷难堪，北国天气，想较好一点，若有闲暇，请时时赐书，好使我在无可奈何之中略能得着一时半刻的解放。余事后叙，就此请你们全家的安。

达夫敬上

七月六日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

一九三三年

28 致曾今可

1933年3月27日

今可先生：

三月廿六日手教拜悉，《艺术新闻》第四期我没有看到，也不知该报报馆在何处，记者为何人。至于说先生“无赖”一语，全系该报记者之误传，乞即以此信转寄该报，请他们订正好了。致美楼吃饭的事情是有的，我对于先生，谈及的话似乎很少。什么“只上我家中来过一次”，什么“请你喝酒，便为光荣，而先生到处在吹”等话，我记得，并没有说。上我这里来喝酒谈话的人很多很多，我并不是专制时代的皇帝，以为在御前赐一杯酒，便是无上的光荣。并且这话由我自己来说，更好象不近情理了。按之平日我自己的行为，似乎有点不象，因为我素来是一个自卑狂的人，那种行为除非要自大狂者才做得出来也。

《香苏山馆全集》，最近在一家书铺子里买到了，前次蒙借阅之书，当于日内送还。此信须请转寄给该报记者，故而在署名之下，又盖上了印章。

郁达夫敬上

三月廿七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原题《关于“无赖”》

29 致赵家璧

1933年8月24日

家璧兄：

Masereel的画集Mein Stundenbuch中所刻者，系他的自传，译作《我的忏悔》或比较适当。原书是有计时、历程的意思的。Mein系My，Stunden系hours，buch即Book也。法文的成语Lvred' Heures，亦是Book of the hours之意，此外有更适当的译法与否，我不知道，总之此书是他的自传及经历，实无前后连贯的故事的。

余事面谈，序文这几日内写好，大约有二千多字，三千字不足。

弟郁达夫　上

八月廿四日

手迹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30 致杜衡

1933年11月6日

杜衡兄：

快函读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不出东西来了，下一期恐怕缴白卷，但新年号上，总为你们写一点。听说蛰存已经脱离了《现代》，是真的么？洪老板回沪了没有？

《弱女子》改题了，想已无问题，印出来后，乞赐一册。

自到杭州之后，习于疏懒，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知是否因为

少了激刺。但十二月以前，我总想写一二篇，不问是哪一类东西，总可以有一篇给《现代》。两三日将去杭江路旅行，预定于两星期后回来。在杭住一礼拜，十一月底当去上海，到上海后定来看你和蛰存。

丰之余和蛰存的这一次笔战，真是意外的唇舌，大约也是Journalism上的一种作用，否则《自由谈》将不能每日热闹矣。

匆此敬复，并颂

日祉。

弟郁达夫　上

十一月六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一九三四年

31　致赵景深

1934年6月17日

景深兄：

久不通信，实因无稿可寄，空言无补也。最近之《青年界》已接阅，愈有精采矣。近接小峰书，似欲将我全集中之两三种已销略尽者，重行再版。我因久有将全集全部改编之计划，勿思再行重版。见小峰时，千请将此意转告一声。

匆请

撰安

弟郁达夫上

六月十七日

据手迹编入

32　致叶圣陶

1934年9月21日

圣陶兄：

二十日信拜悉。《杭州印象记》，当于节后写成奉上，大约可

有二三千字。此次去青岛，及回来，都因事匆匆过上海而未停留，故许多朋友，无缘拜谒。中秋过后，或将再来上海，和诸君一晤，或一醉也。东华处久已断稿，并且音讯不通，茅盾、鲁老等，已三月未见面。一住杭州，就成了乡下人，孤陋寡闻矣，一笑。匆复，顺颂

著祺。

达夫　上

九月廿一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一九三五年

33 致《妇女旬刊》编辑

1935 年×月×日

旬刊编辑先生：

来函并赐件，都拜读。答文撰就，因贵刊社址已迁，无法投递，故特借《沙发》，先行发表。贵刊下期，自然不妨转载：

达夫附言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妇女旬刊》第十九卷第三号

34 致周作人

1935 年 1 月 21 日

启明先生：

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接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原开列者亦抄在一道

周　选

郁、志摩、废名、平伯、沫若、半农

应加

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

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

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

春苔、庐隐、沈从文、绿绮、凌淑华、高一涵、（浅草社同人）

郁　选

周、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

应加

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的散文）

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冰莹、许钦文、冯沅君、（湖畔诗人等）、丁玲

此稿，我原抄出一份，以后想到，当逐日增加上去。现在我所加的一批，就算作第二批好了。

此外，还有名不甚著，而小品文散文之类，间有很好者，如浅草社同人（如陈韦熯、陈翔鹤等）、湖畔诗人同人（如冯雪峰、修人、汪静之等），只能以团体分了。

陈逵君曾与谈数次，他最近回故乡湘南去度岁去了，春天来想必有再见之机会。

你若有第三批人想出，可将前一两批人的名字省去不再录一道，即以第三批人为眉好了。

大约选三十万字一册，也很难，到后来总得滥选一点才能补足字数耳。匆问

近好！

达夫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

夫人小姐及少爷处不另。

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35　致郑伯奇

1935 年×月×日

《新小说》第三期接读了。老舍的《善人》读得很有趣。蒙你在《编辑后记》里赞许我那篇勉强试写的东西，真觉得汗颜，又蒙与这篇《善人》并举，更觉得惶恐。我自以为通俗小说，终不是我所能写的东西。近来连小说都写不出来，更何况乎通俗的小说！实在要把小说写得通俗，真不容易，曹先生所提的那一个办法，恐怕是最好的方法了，不过处处要受着方块字的累，实行恐也不易。

日本的大众小说，倒是我们的一个模范；可是要运用一般大众所熟悉的历史题材，而加以新的意识和新的用语，也很不容易成功。若同日本一样，仍旧袭用老调和那种军国思想为骨干，那我们的大众，恐怕反要受到这些小说的危害。

原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新小说》第一卷第四期，此信不全

36　致赵家璧

1935 年 9 月 16 日

家璧兄：

来函都接读，因伤风病了半月，故未复。从文亦有信来，谓总集稿已在收集，并问我的印得如何了，我无以答，只说亦在收集改编中。大约此稿又须缓期，要等十月，才能交出矣。乞谅之。

志摩生前，和我通的信札不少，但因在上海受了好几次惊，亲

友信稿，全部烧了，所以现在找了数天，终找不着一封。适之此番南来，我无机会见面。大约志摩的信，以给适之、陈通伯、凌叔华、冰心、林徽音等的为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说，男朋友间，或者周作人先生还藏有几封耳（当然洵美处也有不少）。我之所见如此，聊供这点意见，以备采择。（他给梁任公的信，思成或有得保存，亦可以写信去问问。）我月底边去上海，当来拜访。匆复，顺颂

秋绥

达夫　上

九月十六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一九三六年

37　致陶亢德

1936年2月12日

我只身来闽，打算南下泉漳，北上武夷，去一探闽中风景，《自传》以后怕写不出来了，但游记是有的。这一期正在写一篇《闽游滴沥》，大约一二日内可写成，当于这一个礼拜日以航空信寄出，极迟十七八可到上海，想已赶不及十一期了，就登在十二期上也得。此间邮信不通，每发一快信，附船去者，要五六日始能送达；船期不巧，则十日不到也说不定。航空信则只教飞机能开而不出事情，有两三天就可送到，不过每星期只有两次，自上海发者，须于星期一、四的午后发出才行。前所约定之稿费每月五十元，原系阁下及语堂之厚意，但深恐先拿了钱，而稿子不能如期寄出，致累及你们的经济，所以以后还是请你于收到两期稿后，再寄一次，款寄到杭州交王映霞收好了。我深怕负债，而又神经过敏，所以情愿将前约改订一下，照先交货而后交稿（费）的方法做去。大约到现在为止，正是货款两讫，没有预支过头，以后就请于两期货到之后，再行汇款，收条亦交杭州好了。

达夫敬复

二月十二日

据手迹编入，原信称呼被略去

38 致许广平

1936年10月19日

上海转

景宋女士鉴：

乍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祈节哀。

郁达夫 叩

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电报局收电原件所载编入，
此电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拍发

39 致林语堂

1936年

语公：

书成后，忽想起近作一首，一并录呈。

岁暮穷极，有某府怜其贫，属为撰文，因步《钓台题壁》

原韵以作答

万劫艰难病废身，姓名虽在已非真。

多惭鲍叔能怜我，只怕灌夫要骂人。

泥马纵骄终少骨，坑灰未冷待扬尘。

国门吕览应传世，何必臣雄再剧秦。

手迹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

一九三七年

40 致郭沫若

1937 年 5 月 18 日

沫若兄：

南京蒋氏有意招兄回国，我已先去说过，第一，要他们办好取消通缉手续，第二，汇大批旅费去。此事当能在十日内办妥。望兄接到南京函后，即整装返国，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电报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

此信到达后，即请复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数日，遇见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经商，他也殷殷以你的事相托，总算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函到后，希立复！

弟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上海《萧萧》第三期

41 致郭沫若

1937 年 5 月 18 日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属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南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身。

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至嫌我之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往南京去走一趟。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嘱，殊不知不待伊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

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实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将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亦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弟达夫上

五·十八

据手迹编入

一九三八年

42 致郭沫若

1938年1月20日

××：

接十四日信，知已安抵广州，文化人集中武汉一隅，置各地救亡宣传工作于不顾，不是好现象，你留粤大好。我意要文化人到各乡各村，去遍散爱国抗敌宣传种子，文化高一点的地方，可以不必有许多人做工作，倒是穷乡僻壤要紧。

故乡沦为敌我作战之区，我的杭州房屋藏书，尽被焚毁，幸家人安然逃出，先在金华暂避，不日可至福州。

战局展开，杭富争夺，形成拉锯，截至今日，详况尚不明了。

福州前亦有救亡协会之组织，因经他人之误解，我已辞去理事，但救亡工作，仍在普遍地进行，如民众训练，与民众组织之类。日夜工作极忙，没有写文章的余裕。为《救亡日报》撰稿，固属甚愿，当缓缓图之。暇请时时通信。

一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广州《救亡日报》第一二三号，

原题《短简》，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43　致刘开渠

1938年7月26日

开渠兄：

在常德时，曾匆匆发一信给若渠，中附一笺，属转交，系告以不去沅陵，而住汉寿，若有弟之信件等事，寄至沅陵，乞为转寄者。

此信谅已送达，不知弟之信件等，亦有寄至沅陵者否？

弟现已卜居于“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内”，大约战事不结束，决不离此地，以后有信，乞寄此处。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现则仍归于好，来汉寿住，亦为伊计，欲使静养数月，将此段情事忘去也。

我已辞去政治部工作，只打算多写一点文章，从前未完之稿，于此时结束一下，对世事完全绝望，唯等待老死而已。此间亦热近百度，沅陵想亦同之。

匆请

暑安！

弟郁达夫上

七、廿六。

程女士均此！

暇乞告以近状，并沅陵情形。

据手迹编入

一九三九年

44 致楼适夷

1939年×月×日

星加坡以及南洋的一般青年，个个都富有朝气，盼望抗战胜利的热情，尤其沸腾，因而此地的捐款，着实可观。自开战以后，总算起来，在南洋各属的华侨捐款，总数约在国币二万万元以上，以后还每人认了常年月捐，大约每月可以捐助国币七八百万元内外。……另外此地近来也有了抗敌救国的运动，对于奸商的贩卖仇货，敌探的散布谣言，检举得十分厉害。我现在这里计划出一文艺半月刊，名《星洲文艺》，系纯文艺性质。……你和你的友人们若有工夫写稿子，请多拉些来，好撑撑场面。这里的副刊也希望香港的作家多投稿子，你和他们见面时，请代催一下。茅盾那里若通信的话，亦请将此意告诉他一声，叫他在新疆方面，张罗些稿子来。我工作虽则极忙，但是身体却很好，写作的兴致也很浓厚，一天到晚平均每日总要写上四五千字的杂文。不过准备来写的几个长篇，却还没有着手。巴金现在那里，能为我拉一点稿子来不能。此地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在等国内的文人，有新鲜而富于刺激性的稿子来。我看了他们那种热情的样子，简直要掉下泪来。一面将他们和我在上面所说过的许多文艺商人

一比，更觉得他们的可怜。这些文艺商人实在也太丧失了良心。星加坡的书报比香港还多，不过是以英文为大宗，德法俄日的书较少些。伦敦出版的新书，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到。英文报纸，也有四家，最感到不便的是买中国书的不易。此地的起居生活，都还惯常，但顶要不得的，是天气的燥热。现在虽是雨季，温度还在八十与九十度之间。听说雨季一过，天天是九十度以上的天气，我正在这里愁将何以度夏。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九期“文阵广播”栏，此信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七日，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45 致戴平万

1939年2月2日

戴平万君：

自经洪灵菲君殉国以后，我们非但没有了见面的机会，就是大家的住处也不甚晓得。我的行动，或者你还可以由友人处传听到一二，但关于你的行动呢，我简直一向就没有探听到过。最近，自武汉退出，先去长沙南昌，后来和沫若他们分手，他们到了重庆，我便由福州而香港，而到了南洋的星加坡。

南洋的侨胞，个个都赤忱为国，看他们的那一种热情，那一种肯牺牲的精神，真要使人下泪。所可惜的，是一般风气未开，知识灌输，还不能普遍，所以他们只知道盲目的爱国，拼命的牺牲。若使他们能更多一点知识，更有一番组织，则抗战的础石，就可以由南洋的侨胞团体来筑起了。

我到星加坡来，是为了帮《星洲日报》编副刊；心里的打算，就想替南洋的知识青年，介绍一点国内文艺界的作品，与将南洋青年的创作，介绍一点到国内去。

现在，香港（托适夷与戴望舒）、新疆（托茅盾）、延安（托成仿吾）、重庆（托郭沫若）等处，都已写信去要求他们写东西，收集稿件了；只有上海一方面，还没有托人。我想请你为我多收集些稿子寄来，有必要时，我也可以供给你些稿子和材料。

此地的金融市场，一般很富裕；但只有写文章的稿费却不十分高。不过因汇兑的关系，所以在此地只是很低的稿费，汇到国内，可也有五元千字的样子（最低的）。所以，我想，替上海孤岛上的文化人，做一个沟通的掮客，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此信刊出后，请你马上复我，或写些，寄些东西来。信面但书星加坡星洲日报好了。

郁达夫谨上

二月二日

附言：请借《自由谈》一角，披露出来，可以做一海内外的联络线。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原题《南方来的消息》

46 致《抗战文艺》编者

1939年×月×日

我在此地编副刊，还想出一个文艺半月刊，名《星洲文艺》。希望你们能够代为集些稿子寄来。我也有在星加坡组织一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的计划，你们若有印刷品刊物等类请寄些来，我可以为你们代售。若要筹款的时候在此地也能想法子，不过要大规模的募，募到了之后去做些特别的事情才行，如计划出版，计划造会馆之类。此地虽系也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言论却比香港自由，消息也比较的灵通，图书杂志也还可以相当的买得到，这信到后千（万）请你马上弄些稿子寄来，稿费虽则不多，但至少可

以有国币五元钱一千字的样子。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抗战文艺》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文艺简报”栏，不全

47 致许广平

1939 年 2 月 11 日

××先生：

钦文转来你去年底的信，我在一礼拜前，才得拜读，早该复你，因在此间很忙，所以搁落了。南洋本系闽粤人的势力，所以说话只有广府话和闽南话的两种。天气长年似夏天，最热不过九十二三度，最冷则不会下到七十五度。所以此地对于衣的一方面，问题很容易解决。生活程度很高，但是以星加坡币做单位来说，倒也并不觉得怎样。

我们到这里来，只我和王女士及小孩一人，共大小三人，路费（自福州到香港，香港到星加坡）已经用了国币一千二百元，坐的还不是头等船，盖因国币外汇价跌，而买船票，则非用英镑不可的缘故。此外，还须办出国护照，这护照办时，也很麻烦。先要到香港去住一下，在香港向中国官厅领出到星加坡的护照，然后再去香港英国政府，要他们签字，才能买船票，上船，入口。

我在这里编一副刊，亦编一文艺半月刊，天天须稿，你若有工夫，请你多写些杂文或回忆鲁迅的东西来。顶好是能连续登载的东西。稿费虽则不多，但汇回中国来，至少有五元钱千字的样子。此外上海有好的稿子时，亦请你介绍一下，因为在这里，实在找不到较好的稿子。

达夫上

二月十一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鲁迅风》第九期，原题《乱离中的作家书简》，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48 致柯灵

1939 年 3 月 3 日

××先生：

接来函后，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

在接你来信的第二天，我就写了一段公开的信，在这里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栏里发表，但此稿恐怕你看不到，所以又剪下附上。今天校样已经看过了，特再在这里写几行信给你。

从专电的消息看来，上海在这半月内，情形似乎很紧张。但法西寇们的老文章，是先试以威胁，以祈不战而胜，到了对方也盘马弯弓起来，则纸老虎就会变成兔子；尾巴一落，两只短脚就会拱起来作揖的，所以上海，我想决无问题。世间上可怕的事情，只有三件，一是不要钱（无欲），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要脸。法西寇们，只具备了第三的一件，我们若具备一二两件的时候，寇们当然也毫无办法。就是西方的绅士遇着了这一个无赖恶棍之后，可以给一点小便宜时，当然会给；要知道“约翰·波儿”是最会计算的；到得忍无可忍，自然也会拿出与西班牙争雄，与拿破仑拼命的老本领来。我们这里已在实地演习空袭时的管制，与聚米积粮，作笼城的准备了；明知可以不必，但却也是一出少不得的前奏手势戏。

南洋的侨胞，爱国热忱几要达到疯症的一百二三十度，穷人苦力，于每月认爱国捐之外，更在一批一批地组织回国去服务。前一礼拜，刚有罢株巴辖的机工四十八位勇士，上了回国的征途。现在第二批也已经招募组织好了，不日也就要出发。他们出力，预

备直上战场去服役，此外的同胞及侨民团体，则合起来出钱，供给他们以旅费、零用，及杂品之类。

马来亚华侨共有四百万；拥巨资千万以上者，有十数名，百万以上者，数百名。近来虽则因锡矿受限制，树胶价钱低落之故，社会上是景色不佳，但募款救济难民的时候，一天卖花，或一次演剧，就可以捐到数千数万的星加坡币。星币一元，可抵法币三元五六角，有二十八万元，就可以合国币一百万元了。所以持久抗战下去西南西北的六七省宝藏可以不必说，就单以南洋的华侨来做后盾，在经济上也决可以继续两三年的接济。以南洋来类推，新金山旧金山，以及南美各地，我们的侨胞，还很多呢！

侨众的教育，近来也很进步了。凡在公立学校初级小学毕业的中国国民，都会唱爱国救国的歌，都愿意回国去与狄众们拼命。再过七八年，到了这一批小国民长成之时，中国的国力，一定又要增加数倍。

闲话不再说，先讲一讲我这一次将编印的文艺半月刊，大约三月底边这杂志一定可以出来。内容虽系纯文艺的，但轻松的稿子，亦想登载。上海各方面的稿件，请你和赵家璧兄及平万兄等帮一点忙；类似一稿两投性者勿录。因为邮费的昂贵，稿子最好请用航空信笺来写，若能以木炭纸作衬，录出副本，更加好了。稿费的结汇，当另外想一统筹办法。好在《星洲日报》是巨富虎将胡文虎先生所办，上海有虎标永安堂在，将来汇划是很容易的。

匆匆作复，余事下次再谈。

弟郁达夫谨上

三月三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原题《海外通讯》，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49 致戴望舒

1939年3月4日

望舒兄：

自从前次发信以后，到现在又将一个月了吧。文虎先生，这时候已在归星的途中，大约再过三两天，就可以看到他的慈和的笑容了。我们这里因为××有大举南侵的谣言，当地政府，也在弯弓盘马，充实军备；马来半岛北部的重镇槟城，调驻了大兵。岛上居民，在预备积贮粮食，防空演习的灯火管制，前月已施行了一次，本月十六日，更将大规模地举行。约翰·波儿究竟是在滑铁庐献过身手的好汉，抗议不成，自然要诉之于直接有效的办法。抵制劣货，恐怕在最近就要见诸施行。我们这里不吃鱼腥，已将两月，为的是怕劣货混入市场，婆妈贪便宜去买仇货。从这种种方面看来，××的坟墓，似乎将从两广西江流域筑起，一直到陕西的南部，湖北湖南的西部为止；将来复兴建设动工的时候，工人恐怕要多做几万工挖掘××骨头的工作。我对于第二期抗战的观察，曾在这里写过一篇短论，自以为观察得并不十分错，原文另附，你们若有机会，可以转载一下。

到了此地以后，杂文写了不少，但纯粹的创作，却终于没有工夫动手，内部虽则感到很激烈的冲动，但时间终于是没有。

文艺半月刊，决计于三月底边发行，你若有译稿，也好，请寄一点来。另外，如杜衡诸兄，有工夫写创作，亦请他写一点如何？犹太人被迫出境，路过星洲的人也很多，香港大约总也有不少吧？我现在正在译一篇伦敦《美考利》二月号上的关于德国流亡作家的文字。

达夫上

三，四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二一七期，原题《星洲来鸿》，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50 致楼适夷

1939年×月×日

……星加坡的天气，今年据说是较往年为温和，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九十度的日子，我的读书写杂文，编稿子的时间，因有一日一夜有十六小时的工夫。近来什么嗜好都没有了，连酒都已经戒绝，只在书本上翻筋斗。到星洲只有二月，长篇小说读了五六部（三部英文的，两部德文的），现在已经在开始翻译一部文艺理论的书，并非是全部的整书，系一章一章从俄、德、法、英、美各国作家的著述中抽取出来的。原作者也有古人，也有现在还活跃着的人。……这几天敌寇又有大举南侵的谣言，但我却始终不相信，敌人的侵略兵力，早已到了水穷山尽的地步。一百二十万万的经济负担，也已尽够穷小鬼们消化了，那里还再有石沙里打油的方法？况且欧洲的德意，似因食份的结果，要睡午觉的样子，我以为敌人的谣言终于是另有作用的。香港的汉奸报《南华》，就在拼命替敌寇捧场。文章要从反面看，他们那样死劲言和，就可以看出敌人的真意，是不是？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二期“文阵广播”栏，此信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51 致萧玲

1939年5月13日

萧玲君：

来函并文协捐款一元，都收悉。属介绍初学写作所应读的书，我以为读理论如“文学入门，小说、或戏剧诗歌作法之类”，还不如读实际的作品。中国新文学也有廿多年的历史了，虽然还没有长成到成熟期，然而成功的作品，象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等作家的集子或选集，都可以一读。其次，则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也有不少，是可以供阅读，作参考的。谨贡愚见，以备采择。

达夫谨启　五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原题《代简》

52　致陆丹林

1939年5月16日

丹林先生侍史：

来函拜悉，家事正在协议离婚中，蒙忠告，感甚。

兹有恳者，《星洲日报》将于七七纪念日，出一增大刊，在港各名流，如杨云史先生、章行严先生、简又文先生、叶遐庵先生，及许俊人先生等，欲各请他们题点字，或做些诗，或写一点短稿寄来。因诸先生住址不明，拟请先生为负责代求，费神之处，当图厚报。最好是诸先生的照像，亦同时赐寄，好刊诸报端，资侨民式仰。如何之处，敬请一复。匆颂

撰祺！

弟郁达夫上

五月十六日

诗文题不拘，大致是抗战两周年感想之类即行。

手迹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永安》第九十一期

53　致陶亢德

1939年11月17日

亢德兄：

今天由中国银行汇上国币七十二元，原因是为了上海的各位投稿者，地方四散，稿费不多，所以不能一一分别汇奉，现在就整笔的汇送给你，请你代发一下。先将名单及通信地址和钱开在下面：

……

以上共计七十一元五角，我寄上了七十二元，以五角作为邮费。

照上列详开稿费发毕之后，我还有一点意见发表。就是因路途遥远，邮寄不便之故，居星加坡，而欲向上海征稿，实在觉得困难太多。第一，稿子寄来，虽则十分之七八，总是勉强用的多，但现在《星洲文艺》半月刊已经因欧战而停刊了，所余的只是一个副刊。副刊的稿子，以短小者为合格，而多少又须时间性的，所以这一点，使上海的作者很难适合此间呼吸。长稿当然也要，不过一时不能要得许多篇。即徐讦先生的一篇，现在也正中止在这里，将来总打算继续为他发表，以期登载完毕，但稿费却一时不得不中止了。其次，还有地方的关系，譬如上次寄来的一篇安全运动的文章，此间就不能登，为这里没有这一种运动。

因这种种关系，所以，以后的上海诸位投稿的先生，请前后想到这些为参考。

此间所受欧战影响虽则不多，但文化方面当然也不能如平时的伸展，若有机会再出杂志丛书的时候，我当再利用了《宇宙风》来大向诸君征其稿子。

达夫谨启

十一，十七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上海《宇宙风乙刊》第二十期，
原题《星洲来信》，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54 致楼适夷

1939年×月×日

我近在为林语堂氏翻译他新出的那本《瞬息京华》……星洲很安定，战时的紧张状况，一点儿也没有，只是物价比欧战前高了二十配生，此外则市场景气，反见得好些，因为树胶锡米都起了价。侨胞对祖国的捐款，仍在源源汇集，每月的总数，不在国币数千万元之下。……重庆方面我已经为文协募了千余元国币寄去，以后每月大约仍可捐到一二百元国币，去接济他们出版杂志，派送慰劳队上前线。此外则鲁迅艺术学院的捐款，此间也络续在筹寄。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三期“文阵广播”栏，
此信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一九四〇年

55 致戴望舒

1940年×月×日

望舒兄：

久不通信，实因家庭纠纷不已，无心执笔也。现王女士已与弟协议离婚，两方各得自由矣。此函到时，乞持广告与胡好经理一谈，为乞在《星岛》封面登五行启事三天。与此信同时，弟也有信致阿好，大约能同时到也。广告费若干，请兄先为一付。弟尚忆旧账存有若干稿费在兄处，若不足付广告费者，当另寄奉。此后身居异地，当能多写一点文字。我将在最近再为《星岛》写点杂文亦未可知。

语堂想已见到？伊之小说《瞬息京华》，弟正在赶译，今年年内可全部脱稿。欧战颇有转机，我国抗战亦渐入佳境，大约最后胜利，许在三年之内到来也。

此间投稿者极多，《星洲日报》，前已嘱经理部寄上一份，不知曾收到否？信到乞复。

弟　郁达夫上

一九四一年

56 致李冰人

1941年10月2日

冰人兄：

黎先生为《周报》经理，因事去麻马一带，前来接洽，乞与一谈。又本《周报》请尽量推销是幸。

弟郁达夫上

十．二日

手迹原载《郁达夫集外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新加坡南洋热带出版社初版

一九四三年

57　致张紫薇

1943 年 7 月 11 日

紫薇兄：

……

饭店西施，若无回音，亦乞置之，因此间又有一件公案，或者可成眷属，当较巴东小姐为适合也。

匆告，顺颂

财祺！

弟赵廉敬启

七月十一日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此信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收信人所删

一九二七年

1 致王映霞

夏历 1926 年 12 月 25 日

王女士：

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就这样的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

你去上海之先，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的，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

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废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你几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上去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

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

我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
达夫
十二月廿五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 致王映霞

夏历1926年12月27日

映霞君：

接到了你的回信，我真快活极了。你能够应许我来杭州和你相见么？时间和地点，统由你决定，希望你马上能够写一封回信来通知我。

信的往复，总须三天，若约定时日，须在阴历的来年正月初二以后。你的回信若能以快信寄来最好。

达夫
十二月廿七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3 致王映霞

夏历1926年12月28日

霞君惠鉴：

昨晚上发出了一封快信，今天又想了一天，想你的家庭，不晓得会不会因此而起疑心。我胛下若有两只翼膀，早就飞到杭州来了。I think you should have understood me，You should have understood!

因为天冷的原因，今晨起来竟伤了风。一个人睡在客里，又

遇到了一年将尽的这一个寒宵，想起身世，真伤心之至。

我病了，我在候你的回音，无论如何，我想于正月初二或初三搭早车到杭州来养病。

平常回杭州来总住在西湖饭店，这一回我想住在城站，因为去你那里近些，不晓得你以为何如？

今晚上已经十二点了，我一个人翻来覆去，在床上终于睡不着。明朝一早打算就去请医生看病，大约正月初二三总能起床向杭州来的，我只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达夫

十二月廿八夜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4 致王映霞

1927 年 2 月 10 日

霞君惠鉴：

二月八日的信，今天才接到，我已经了解你的意思。杭州决定不来了，但相逢如此，相别又是如此，这一场春梦，未免太无情了。

中国人不晓得人生的真趣，所以大家以为象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写信给你的资格。其实我的地位，我的家庭，和我的事业，在我眼里，便半分钱也不值。假如你能 Understand me，accept me，则我现在就是生命也可以牺牲，还要说什么地位，什么家庭？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你的真意了。人生无不散的筵席，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吧！你大约不晓得我这几礼拜来的苦闷。我现在正在准备，准备到法国去度我的残生。王女士，我们以后，不晓得还有见面的机会没有？

达夫

二月十日

你说我这一回去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我真失望极了，伤心极了。

达夫又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5 致王映霞

1927年2月10日

映霞君：

昨天接到你的信后，又是通宵不睡，心里觉得异常的难受。早晨天刚明亮，就在炉子旁边写了那一封信（今天早晨发的），实在是头脑昏乱的时候写的东西，所以有许多不大合理的话，请你不要介意。不过我想在中国这样孤独的偷生过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实际上我现在正在准备着，准备于夏天到欧洲去。

正月初二三，我本想到杭州来的，一则因为身体不健，二则因为没有接到你的回信，怕到了杭州，也不能和你相见，所以就搁下了。现在我想，万一你能 Encourage me to come，or give me a satisfactory answer，我还是能够马上动身走的。我总想再和你见一面，谈一谈胸中积贮在这里的话。生命的危险，我是不顾着的，什么地位，名誉，家庭，更说不上了。

我现在只怨你临去之前，两次三番的躲避着我，不使我有一个吐露衷曲的机会。

想他们，必在嫉妒你我间的好感。啊，我真不知道同是人类，何以会这样的不能了解？

你岂在嫌我的病吗？我若能养生，我的病是并没有什么危险

的。

王女士，我在这世上生长了三十年，这一次还是我头一次的 Sincerely salling in L—e with you，and with you only，你竟这样的 reject me，你真狠心啊！

象这一种的怨言，本来不是 manly resignation 的表白，也是我平常所看不起的行为，可是可是，到了此刻，我实在再也不能遮掩我的弱点了。王女士，我本来是一个弱者，我这一回就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使我强勇一点，使我能够把过去的沉溺的生活改过，因为 L—e can do wonders，殊不知现在又是 nearly disappointing 了。我仍在这里等你的回音。

Y. D. F.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午后

6 致王映霞

1927 年 2 月 11 日

映霞君：

十日早晨发了一封信，你在十日晚上就来了回信。但我在十日午后，又发一封信，不晓得你也接到了没有？我只希望你于接到十日午后的那封信后，能够不要那么的狠心拒绝我。我现在正在计划去欧洲，这是的确的。但我的计划之中，本有你在内，想和你两人同去欧洲留学的。现在事情已经弄得这样，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接到了你的回信之后，真不明瞭你的真意。我从没有过现在这样的经验，这一次我对于你的心情，只有上天知道，并没有半点不纯的意思存在在中间。人家虽则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但我个人，至少是很 sincere 的，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

沪上谣言很盛，杭州不晓得安稳否？我真为你急死了，你若有一点怜惜我的心思，请你无论如何，再写一封信给我！千万千万，因为我在系念你和你老太太的安危。啊啊，我只恨在上海之日，没有和你两人倾谈的机会，我只恨那些阻难我，中伤我的朋友。他们虽则说是在爱我爱你，故而出此，然而我……

伯刚那里，好几天不去了。因为去的时候，他们总以中国式的话来劝我。说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们太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说我现在不应该牺牲（损失太大），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不过我想我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想不彻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个地步了 。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人生的乐趣，他们以为只在循轨蹈矩的刻版生活上面的。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吃了饭就不应该喝酒。这些话，是我最不乐意听的话，所以我自你去后，尚贤坊只去了一两趟。

此外还有许多自家也要笑起来的愚事，是在你和我分开以后做的。在纸笔上写出来，不好意思，待隔日有机会相见时再和你说罢。

我无论如何，只想和你见一面，北京是不去了。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只想到杭州来一次。请你再不要为我顾虑到身边的危险。我现在只希望你有一封回信来，能够使我满意。

达夫

二月十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信中第二段末句原信如此，此信日期应为二月十一日

7 致王映霞

1926 年 2 月 15 日

映霞君：

二月十三晚上的信，今晚上我才接着。这一个月中间，我也不知怎么的，仿佛又回到了做梦的时代去的一样，一点儿事情也不能做。自从那一天和你见面之后，天天总觉得心里不安静，所以弄得早应该发出去的稿子，都还没有写好。你劝我的话，我都铭刻在心坎儿上了。我总想得到你一点真诚的表示，所以每想到杭州来会你，现在你既在这样的劝我，我也只好暂时忍住，努力去做你所嘱咐我的事情罢。

我所怕的，就怕你不了解我，你既然能够了解，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你今年上半年打算怎么的过去？有一定的计划没有？你愿意再去教书么？你可不可以出来到上海来住？上海学校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你若要想教书，我可以为你介绍，只教你将条件提出来就对了。譬如教什么，每星期多少钟点，等等。你愿不愿意再读书了？若愿意再进大学，我也可以为你设法。譬如南京的东南大学，武昌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我都有熟人在那里。用费一切，你可以不管的。

今年暑假后，我无论如何，总想出国去，当然想和你同去。现在就想努力做几部书出来卖，能够得到三千块钱，两人的费用就够了。已经有一家书店，答应我于暑假前送两千块版税给我，只教我能够给他一篇十万字的长篇。我想在三四个月里，做一二十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渡欧计划，也抱着乐观，可是可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非要得到象你这样的一位好友，常常激刺我不行。我的所以想到杭州来的原因，一半就是为想得一点激刺，一半也想得到一点 real feeling，就是可以把空洞的 feeling embody 出来的实际。

我对你完全是一种 P0re，pure affection，and strong enough to be everlasting，决不是一时的 flirtation。这一点请你信用我，我

是不撒谎的。

我平生做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一个原因，倒经了许多失败。这一回我也在怕，怕因为我太 Frank 的原因，致受你的 Despise。王女士，我前回已经说过了，说过我这一回的心事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sincerely L—e 过人。”

从明天起，我想开始工作了，我想实行你所吩咐我的话了。不过我觉得总还不能捉摸到一点 reality，总还缺少一点味之不尽的回忆。在这一个中间，我总还在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个相见的机会，赐我一个 Interview，三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所以在屋里闷坐了一天。昨天晚上上伯刚那里去了一趟，他们都在笑我的痴笨。我也告诉了他们，说：“你已经很正当的拒绝了。”可是可是，这一句笑话，我总希望不至于实现。末了我还想你给我一张你的相片，你肯不肯？

达夫上

二月十五的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8 致王映霞

1927 年 3月 1 日

映霞：

我真快要死了，一离开你，就觉得同失去了脑袋似的，神志总是不清。今朝从孙家出来，因为你离不开孙太太的原因，我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不得已只好跑上周家去坐着，因为孙家寓楼上的空气，实在压迫我得厉害，我坐在那里，胸中就莫名其妙的会感到一种不自由。周氏夫妇要我和他们去算命，我就跟他们去。瞎子先生说了许多吉利的话，果然他算出了我现在正在计划的事

情。有许许多多的话，我很想告诉你知道，可是午后跑上孙家去，又遇见了那位不相识的银行员。并且在孙氏夫妇的面前，我总觉得有话说不出来。映霞，这一封信，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接到？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坤范女学去。我想约你于礼拜五（阳历三月四日，阴历二月初一）午后两点正，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的门前（候电车的那一扇门前）相会。大约我总于两点前几分钟去等着，你一来，定能看见，不管天雨天晴，我是一定去的。这一封信于今晚上投邮，明朝是三月二日，大约明朝午后，你总可接到，若来得及，请你于接到这信后写一封短短的复书，我仍旧住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创造社出版部内，你有信请寄到此地来，一定能够接到，可以不必寄往周家去。

我对你的这第一次的请求，请你不要拒绝，并且你出来的时候，请你对你的同学说一声，说晚饭不回来吃的。

达夫上

三月一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9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4日

映霞：

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

的。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想看外面可不可以和你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因此我几次的要求你，要求你不要疑我的卑污，不要远避开我，不要于见我的时候要拉一个第三者在内。好容易你答应了我一次，前礼拜日，总算和你谈了半天。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觉得非见你不可，所以又匆匆的跑上尚贤坊去，谁知事不凑巧，却遇到了孙夫人的骤病，和一位不相识的生客的到来，所以那一天我终于很懊恼地走了。那一夜回家，仍旧是没有睡着，早晨起来，就接到了你一封信，——在那一天早晨的前夜，我曾有一封信发出，约你今天到先施前面来会——你的信里依旧是说，我们两人在这一个期间内，还是少见面的好。你的苦衷，我未始不晓得。因为你还是一个无瑕的闺女，和男子来往交游，于名誉上有绝大的损失，并且我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容易使人家误会。所以你就用拒绝我见面的方法，来防止这一层。第二，你年纪还轻，将来总是要结婚的，所以你所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而你对我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要我和你见面。我起初还以为这是你慎重将事的美德，心里很感服你，然而以我

这几天自己的心境来一推想，觉得真正的感到热烈的爱情的时候，两人的不见面，是绝对的不可能的。若两个人既感到了爱情，而还可以长久不见面的说话，那么结婚和同居的那些事情，简直可以不要。尤其是可以使我得到实证的，就是我自家的经验。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的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那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头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长年的飘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从我这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我今天才得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就是现在你对我所感到的情爱，等于我对于我自己的女人所感到的情爱一样。由你看起来，和我长年不见，也是没有什么的。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真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的感到，同样的表示，才能圆满的成立，才能有好好的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象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

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了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见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说到了这里，我怕你要骂我，骂我在说俏皮话讥讽你，或者你至少也要说我在无理取闹，无理生气，气你不肯和我相见，但是映霞，我很诚恳的对你说，这一种浅薄的心思，我是丝毫没有的。我从前虽则因为你不愿和我见面而曾经发过气，但到了现在——已经想前思后的想破了的现在，我是丝毫也没有怨你的心思，丝毫也没有讥骂你的心思了。我非但没有怨你讥诮你的心思，就是现在我也还在爱你。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解除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酬应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的在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才晓得很热烈的想爱人的时候的心境是如何的紧张的。我此后想遵守你所望于我的话，我此后想永远地将你留置在我的心灵上膜拜。我这一回只觉得对你不起，因为我一个人的热爱而致累及了你，累你也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我对于自己所

犯的这一点罪恶，认识得很清，所以今后我对于你的报答，你也仍旧是和从前一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你

映霞，这一回我真觉得对你不起，我真累及了你了。

映霞，你这一回也算是受了一回骗，把我之致累于你的事情，想得轻一点，想得开一点吧！

我还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断绝了我们的友谊，不要因此而混骂一班具有爱人的资格的男人。

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的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什么男女的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不过若没有这一种必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保存着，保存到我的死后再发表。

最后我还要重说一句，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给你。

映霞，映霞，我写完了这一封信，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了，我我……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信中第三段末句被作者涂去

10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6日

霞君鉴：

昨天的一日，总算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日子。我决计照昨天你

所嘱咐的样子做去。此心耿耿，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我可以指天而誓。

杭州事未大定，你千万不可回去。在下礼拜内，我们当再玩一天，希望你能够允我的请求。我自今天起，要把生活转换，庶几可以报答你的好意。我对你如此的真诚，你若还不能信我，那是你的多疑，你要把这一种疑心丢掉才好。

你有什么不便，请你直接说与我知道，客气是生疏的时候的礼貌，我们的中间，是用不着的了。譬如你的日用起居各端，请你不客气地和我说出，我力虽微薄，心却热到沸点，能为你效劳的事情，就是丢掉生命也有所不惜。

很想做几句诗纪念纪念昨天的会谈情节，可是此调不弹已久，做不出来了。今天早晨，坐在车上，一路跑回家来，只想出了底下的几句不成调的东西：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写给你笑笑。

达夫上

三月六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1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8日

映霞：

昨天的一天谈话，使我五体投地了，以后我无论如何，愿意

听你的命令。我平生的吃苦处，就在表面上老要作玩世不恭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还在疑我，疑我是“玩而不当正经”，映霞，这是我的死症，我心里却是很诚实的，你不要因为我表面的态度，而疑到我的内心的诚恳，你若果真疑我，那我就只好死在你的面前了。临走的时候，我要——，你执意不肯，上车的时候，我要送你，你又不肯，这是我对你有点不满的地方，以后请你不要这样的固执。噢，噢，不要这样的固执。礼拜日若天气好，我一定和你去吴淞看海，那时候或是我来邀你，或是你来邀我，临时再决定吧！

我今天在开始工作，大约三四天后，一定可以把《创造月刊》七期编好。第一我要感激你期望我之心，所以我一边在作工，一边还在追逐你的幻影，昨天的一天，也许是我的一生的转机吧！映霞，我若有一点成就，这功劳完全是你的。

我说不尽感谢你的话，只希望你对我的心，能够长此热烈过去，纯粹过去，一直到我们俩人死的时候止，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

达夫

三月八日午后

来函读了，你何以会这样的呢？事情我一定为你去找，请你放心，别的事情当面再说。

切不可绕道宁波回去！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2 致王映霞

1927 年 3 月 9 日

映霞：

今天决定的事情，请你不要再变更了。你的铺盖，我当为你设法向周家去借，你决定入校之先，希望你再来创造社一次，我们还可以仔细谈谈。附上海粟的信一封，你去入校，就面交他。或者有些费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了，也好省几个钱。你无论如何，在入校之先，当来看我一次，噢，别忘了。

达夫

三月九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3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11日

映霞：

你的信，我真莫名其妙，我们两人到了这一个地步，难道还能抛离得开吗？我的日记是决不愿意在生前发表的。日记上有几处是在骂你怨你，那是的确的，我当时因为（一）我对你这样的热诚，你却对我毫无表示，（二）你既说爱我，而又不愿意和我时常见面，（三）我是一个既婚的人，我要离婚，谈非容易，而你竟不谅我的苦衷，时时以不可能的事情来和我说，因而藉口于此，想和我生疏。所以我一个人在无事的时候，前后想将起来，就不得不怨你骂你了，尤其是那一天我约你到先施来，你非但不来，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所以晚上我对你真气得了不得，想写一封信给你，和你绝交。我之所以要写这一封信，所以要和你绝交者，正因为我爱你之切，不忍一刻不见你，不忍一刻抛离你的原因，你竟以为我有别意，而出此疑惧之举，我真不懂你的心思。我的日记，是丝毫不假的把我的心事写在那里的，你若有工夫，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我待你的真意如何。你看我的日记，要从头至尾

看了才可以说话，断不可看了一节两节（这时候，我心里怨你，也许去找另外的女人的，但这并不是我的真心。），我在骂你怨你的时候的气话，就断定我待你的心思。并且我平常写东西，是不打算发表的，尤其是我的这一两年来的日记。映霞，我和你的关系，是已经进了无可再进的地步了，你以为还可以淡淡的分开来么？我的一死本来也不足惜，我不过怨我自己的运命太差，千年逢闰月，却又遇着了象你这样的一个多心的女子。我觉得你对我太没有信用了，你这没有信用对我，就是你对我的爱情还不十分热烈的表白，映霞，你竟能够这样的狠心，把这一回的事情，当作一场恶梦，想丢了我而远去吗？我想你是不至于的，你竟能够毫不动心地看一个男子死在你的面前么？我想你是决不能够的。映霞，我此刻对你的心思，若有半点不诚，请你把我写给你的信全部公开出来，使社会上的人大家来攻击我，可是映霞，我爱你到了如此，而你对我，仍旧是和对平常一般的男子一样，这教我如何能够安心下去呢？

你所嘱咐我的事情，我事事都遵守着。我万不会把你我的事情，于不完全解决之先，公表出去。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卑鄙的奢望。你若错解了我的意思，那我就不能不向天叫屈了。我那一封和你绝交的信，系在气愤的时候写的，你看了当不至于怨我罢，因为我爱你太深，所以我不见你的时候，气愤亦自然猛烈，因而有那一封信的写出。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久，而你又要拿了那封信来生是非，映霞，我看你是还在疑我。

我现在是怎么也不能再说了，觉得要说的话都对你说了。再说些好听的话来骗你，是我所万不能做到的事情。

我的日记上也记着些关于我的女人和旁的女人的话。可是映霞，你总不会因此而疑我的吧！你若还不能信任我，请你再来一趟，我把我的日记从头至尾的让你看，使你的疑心能够解去。否

则我们两人中间的爱情，竟因这一点小事而发生风波，未免太不浓厚，太容易摧折了。映霞，我这几天来精神也不好，你不要再来这样的苦我，我实在再不能尝这一种阻难的苦味了，映霞，我只希望和你两人得有早见面的机会，得早一日把你这一种无缘无故的疑心病除掉。

达夫

三月十一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4 致王映霞

1927 年 3 月 11 日

映霞：

今天晚上大约又要累我一夜的不睡了，你何以会这样的多心，这样的疑我？你拿一把刀来把我杀了倒安易些，我实在再也受不起这种苦了。

晚饭之前，冒雨去发了那一封信，现在吃完晚饭，坐在灯下吸烟，想起你那封奇怪的信来，我心里真是难过。映霞，怪不得我当时要你 ki-s，你不肯了。映霞，我的日记，你要从头至尾的看了才对，你只看了一页两页，就断定我没有真心，那你太冒失了。

映霞，我本想冒雨来看你，向你解释的，但又怕你骂我，骂我不听你的话，所以终于不敢来，可是我的心里吓，真正难受得很！

我们中间，若有缘分，我只希望早些成功，再这样的过去，我怕不能支持了。映霞，你今天究竟为了什么？究竟因为你看见了些什么，要这样的动气？我真莫名其妙，你真不了解我。做人做到这样，我真觉得没趣。映霞，你愿意和我死吗？让我们一块儿

死了，倒落得干净，免得再这样的来受熬煎。大约我想你恨我的有两种原因，一，因为日记上记有一段我没有抛离妻子的决心。二，因为我恨你的时候，说了你许多坏话。或者因为我恨你的时候，去找了一位名之音的朋友。她和我丝毫没有关系，不过在无聊的时候，去找她谈谈话罢了。至于我的决心，现在一时实在是下不了，一时实在是行不出去，因为她将要做产了。可是将来我一定可以做到的，并且在未做到之先，你也尽可以不睬我，这又何必这样的生气呢？这也值得这样的生气么？映霞，我对你真没有法子，没有法子，可以使你相信，但我想根本还是因为你还不十分爱我的缘故。你若爱我，那我的做错的事情，或者少有一点不对的事情，就不会使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映霞，我在等你的回信。

达夫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5 致王映霞

映霞：

我此刻刚从坤范回来，身上淋了一身的雨，我真把孙某恨死了。她既利用了你，来向我借钱，还要生出这样的是非来使我受苦。今天你要是不和她同来，你也不会看见我的日记的。看见了我的一页两页日记，你又发了这样的气，使我于今天半天的中间，感到了多少凄凉的苦味！

我吃完晚饭之后，又写了一封信给你，冒雨去投邮寄出，回家来想想，信终是不好，不如当面对你说明。好容易到了坤范，陈女士出来说你一早出去之后，还没有回来过。我在大雨淋着的街

上，又只好一步一步的走回家来。走到闸北，已经是十点了，心里气闷，口头就也不客气，险些儿和戒严的兵士闹了起来。映霞，我今天吃的苦，总也算不少了。你以后如何对待我，我不知道，但你若要使我吃这样的苦，我觉得还是死了倒好过些。

映霞，我恨极了孙某，以后不想再和她见面了，后天我是不去的。你若还有一点爱我的心，请你以后也不要再去孙氏那里，以后请你绝对的不要再上尚贤坊去。

映霞，我不晓得你今天何以会发这样大的脾气。我们的事情，象这样的下去，我想终究是不能解决的，我第一就要疑到你的爱。你若真在爱我，你就不该这样的苦我。

总而言之，今天的事情，统是由孙某弄出来的。我恨死了她，我不愿意再说旁的话了。

达夫

三月十一日半夜十二点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6 致王映霞

1927 年 3 月 12 日

映霞：

我今天的一天，完全为你那封信所搅乱，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这儿干什么？那封信是你回到坤范（亲戚家）之后写给我的，说死说活，又说只能和我长作朋友，映霞，你仔细想想看，到了现在，你还能说这一种话么？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待你不好，你不妨直说，就是你要去死，我也赞成，我愿意和你一道去死。旁人中伤我的话，你何以会这样的相信？你难道只知道有旁人，不知道有我么？那么你又何以要为了我而生这样的气。

我昨天接连发出了三封信。晚上又冒雨上坤范去看你。陈女士说你还没有回去。我又只好冒雨走了回来。

今天一天雨大得很，我午后在坤范的门口徘徊了两三次，因为怕你骂我，并且怕人家说话，所以没有勇气进去问陈女士。我自家想想，待你毫没有错处，并且对你的心思，始终没有变过，你何以会这样的发脾气的呢？映霞，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那几页日记，就是烧毁了也没有什么，你总不是单为了这几页日记而发这样大的脾气的罢？至于旁人的话，你若在爱我，决不至于使你能如此的发气。

映霞，这一种苦，我真受不了，请你不要这样，你有什么话，尽可以对我直说。假如你不能爱我，也可以直直爽爽的说，我也决不至硬要拖你下水的。我只须吃我的苦，你的这一种烦闷，却可以免去的。我知道你明天一定还有信来，但我今晚的一晚，可真受不了。昨天晚上，已经有一晚不睡了，今天再一晚不睡，我怕我的身体，就要发生出异状来。明天若是天气好，我打算一早就到坤范来看你，也许在这一封信未到之先。孙家我是决意不去了，我也不愿意你去。

达夫上

三月十二日午后八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7 致王映霞

1927 年 3 月 13 日

映霞：

今天的一天，总算把你的误解，消除了一部分，但我怕你离开我之后，又要想起心事来，又要疑我的人格，疑我的心地，所

以总想把你多留一刻，多对你说几句话。两天来没有睡觉，今天又走了一天，身体疲倦得很。到了出版部里，就想往床上躺下，可是你的信还没有写，仿佛心里还有什么牵挂的样子。现在草草写了这封信，希望你能够将我今天对你讲的话，牢牢记着。并且请你用全副精神的爱我谅我，勿使旁人的离间，得有虚隙可乘。你应该多看一点书，少想一点心事，身体第一要保重，我以后也要保养身体了。万一下星期有好天气，我愿意和你们一道上吴淞去看海。

达夫上

三月十二日晚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晚

18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14日

映霞：

昨晚上发出的信，大约你总已接到，我今天早晨又接了你的来信，才知道你所以忧闷的原因。我想对你说的话，也已经说尽了，别的话可以不说，你但须以后看我的为人好了。那事情若不解决，我于三年之后，一定死给你看，我在那事情不解决之前，对你总没有比现在更卑劣的要求，你说怎么样？

旁人中伤我的话，是幸灾乐祸的人类恶劣性的表现。大约这个对你讲那些话的人，在不久之前，也对我讲过。她说离婚可以不必，这样的做，我的牺牲太大了，她又说，你是不值得我这样热爱，这样牺牲的人。映霞，这些话并非是我所捏造出来，是她和她的男人对我讲的。另外更有那些同住的男人，对我说的话更

加厉害，说出来怕更要使你生气，但我对她及他们的话，始终还没有理过。映霞，我在现在，你要我证明永久不变的话，我想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和你一道死。因为我说的话，你始终总以为是空话，始终总以为是捉摸不定，马上可以变更的。

昨天晚上，我并不到周家去，马上就回到出版部来了。因为得到了你半日的宽怀，我比得到什么宝器都还欢喜，所以回到了家里，写了那封信后，又做了许多文章，写了许多关于出版部的信，办事一直办到午前二点多钟。我那时候很快活，很喜欢，喜欢我的活动的能力还没有消失尽。一边喜欢，一边更在感谢你，因为有了你的圣洁的爱，才把我的活动力唤醒了。映霞，我对你的这一种感激，难道是一时的爱吗？难道是在想一时蹂躏你的肉体的爱吗？

总之，你对我所说的话，都存在我的肺腑里，以后的一行一动，我都愿意照你所乐意的方向做去。若旁人硬要来中伤我，我另无别法，就只有一死以证我对你的情热。我想你若真在爱我，那旁人的中伤是毫不足虑的，而我现在也相信你，决不至于因旁人而就抛弃了我。映霞，我希望你能够将昨天的话记着，切不可因忧伤而损了你的身体。我是很健，身体上并无病症，请你放心。

达夫

三月十四日早晨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9　致王映霞

1927 年 3 月 14 日

映霞：

我觉得很满足，因为你能够爱我，了解我，我以后的生活，一

定要受你的感化，因而大变了。今天在家里，也做了一天的事情，光阴一点儿也没有虚废过去，我想此后总要一天比一天进步。映霞，我的主意已经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伤心，再疑我，还是好好儿的帮我工作罢。我想这样的工作过去，一年之后，必有效果，创造社若能够弄得好，我若有几万块钱在手头，那我们的事情是一定很容易解决的，现在请你不要失望，不要多愁。

今天晚上，天气很冷，周家又着人来叫我，我只好冒风出去。可是因为住在他家，怕要把我自己滚入他那个野鸡大学的旋涡里去，所以于八点钟之前，就又逃回到了创造社出版部里来。我坐电车经过偷鸡桥的时候，很想来看你，可是记起了你嘱咐我的话，所以不曾下电车。到了北站前头下车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你吩咐我的话，叫我晚上不要回中国地界来，我心里除感激而外，更想得对你不起，因为不能遵守你的话。

映霞，今晚上我要早睡，我要为你而保重身体。我希望你也要为我而保养你的，因为你的身体，就是我的生命。窗外的风吹得很大，现在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我看书本来还想看下去的，忽而想起了你来信中所说的话——叫我多写信给你——所以就把书丢开，拿起笔来写这一封信给你。

明天大约是晴天，我午前要上银行去拿钱，但午后一定在家，你若愿意来，请你过来谈谈。或者这封信迟到，希望你能够约陈女士同来（大约五点钟之前最好），我们好一同出去吃晚饭。

蒋光赤今天来坐了半天，我告诉他想为他介绍陈女士的事情，他很喜欢，我说礼拜天我们要往吴淞去玩，他说他一定来，和我们同去。

我今天早晨接到你的信后，又有一封信写出了，大约你总已经见到。我们这样的多写信，恐怕要被人家识破，说我们的笑话，以后我和你约定，若没有重要事情发生，就于每日晚上写一封罢，

你说好不好？

此信写完后，我就要上床睡了。明儿再见。

达夫

三月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半

你今天早晨接到我昨晚发的那封信后的回信接着了。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0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15日

映霞：

今天午后等到你们六点半，我才上法科大学去上课，大约是我今天早晨发出的那封信迟到了的原因，所以你们来不及出来了罢？

明天我希望你们能够到创造社来，午前来也好，午后来也好。请你和陈女士同来，因为我想请她到创造社出版部里来办事。

映霞，我今天又做了许多事情，这一天总算也不虚度过去。现在我刚从法科大学教德文回来，闸北路口并不戒严，请你放心，因为戒严在晚上的十点钟，只教十点以前回来，是并无危险的。

映霞，又是两天不见了，我想你一定还在感着不安，你明天（三月十六，星期三）一定来，到创造社来，我们可以谈谈。

要是这一封信到得迟，请你接到此信以后就来，到得早么，请你于午前十一点以前来，若在午后到，就请你于午后来，我明天一早不出去在家里等你。

若陈女士有功课不能出来，你可否说一个谎，到外面来住一晚？因为明天晚上，我在法科大学仍旧有功课的，若教得迟的时候，就可以上永安或先施去宿，不再回中国界内来了。你若能信

用我的，就请你那么办，否则我也不来勉强你，由你自己决定好了。

达夫上

十五晚九点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1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16日

映霞：

今天的半天，在我是觉得很快乐的，不晓得你以为怎么样。你们去了以后，医生的周先生又说了许多的话。他也在赞你的美，我听了心里很是喜欢，就譬如是人家在赞我一样，映霞，我与你真已经是合成了一体了。我真是这样的想，假如你身上有一点病痛，我也一定同时一样的可以感到。所以前几天，你有了精神上的愁闷，我也同时感到了你这愁闷，弄得夜不安眠，食不知味。这几天，你的愁闷除掉了，我也就觉得舒服，所以事情也办得很多，饭也比平时多吃了。映霞，以我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大约你总也是和我一样的，所以我此后希望你能够时常和我见面，时常和我在一块，那么我们两人的感情，必定会一天深似一天。今天的请陈女士到创造社来办事的话，若可以实现，我也希望你和她同来。我更希望蒋先生和她的事情，能够成功。明天蒋先生要把他著的两本小说寄给你们，希望陈女士读了能够满意。医生的周先生和蒋先生，都问我以对你的关系，我只说“我对她是十分的爱她，但她对我却是不即不离的样子。”（我告诉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说，好使你对人容易措辞，我只说我在爱你，你却不十分爱我。）我们两人内心的情感，人家都还没有晓得，我想永久不使人家晓得，你

以为怎么样？蒋先生今天又在此地过夜，他和我说陈女士，他觉得陈女士的纯洁，很可佩服，他更觉得陈女士的态度好，以为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可爱的少女。大约蒋先生对她是已经拜倒在裙下了。以后若能好好的对她维持这目下的感情，那他和她的事情就可以成了。

今天月亮很好，可惜因为你们要回去，不能上屋顶去看月亮，几时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晚月亮罢，你以为何如？从明天起，我更要努力，为你而努力。现在夜已深了，蒋先生睡在沙发上，我偷了闲，写成这一封信，以践我前次对你所定的约，大约这信到明天午后总可到你那里，那时候，希望你见了我的信能够喜欢。映霞，下一次我们相会的时候，可要秘密一点，不能教第三者来参加，并不是我想做卑鄙的事情，因为在这一个爱情浓厚的时候，正应当细细的寻味这浓情密意。人生苦短，在这短短的人生里，这一段时期尤其不可再得，所以你我都应该尊重它，爱护它，好教他年结婚之后，也有个甜密的回忆，你以为如何？你以为如何？请你下回来信的时候告诉我。

达夫

三月十六夜十二点钟在东亚的五层楼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2　致王映霞

1927 年 3 月 17 日

昨晚上发出一信，大约总已收到，今天早晨一早起来，光赤已经不在此地了，我一个人坐得无聊，所以又想写信，我现在是坐在这里等早点心，预备吃了就回到创造社出版部去。

一个人呆坐在这里，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昨天我们的谈话。第

一想起来的，就是当我上法科大学去的时候，你们所谈的文学家不做官的问题。想到了这里，我就很快活，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去做官。第二就想到了因为李剑华的夫人而谈及的我的太太。我当时只说了几句笑话(这一类笑话，我是常说的)，而吃饭回来之后，经过皇后鞋庄，在看鞋子的时候，你也说了一句笑话，说："你看什么？买一双鞋子给你的太太！"映霞，你说这话，原是无心，但我怕你又要愁闷起来，所以今天就写这一封信来问你。请你以后不要把我的那女人摆在心里，好不好？

达夫

三月十七日晨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23　致陈锡贤、王映霞

1927年3月17日

锡贤、映霞二位女士：

昨晚上谈得很快活。陈女士你若肯来创造社办事，请你快一点过来，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住房了。希望你能够于下星期就搬上这儿来住。你在坤范女中的教职，也希望你马上能够辞去，我马上能够找到一个人来接替你。

映霞，锡贤女士搬过来的时候，你当然要一道搬过来，仍复和她同住。同睡在一张床上，同住在一间房内。现在我已经和大小伙计在这里清理房子，你一决定什么时候搬来，我就可以为你们预备床铺。

在这里等你们的回信。

达夫

三月十七日

映霞，昨晚发出一封信，今天早晨又发出一封信，大约总已收到了吧？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4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17日

映霞：

今天一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心里很是寂寞，我午前发出一信，午后又发出一信，大约你总接到了罢。今天身体不甚好，因为伤风未愈，所以有点头痛，并且昨晚上和光赤（蒋先生）谈话谈到了二点钟才入睡，睡眠也有点不足。映霞，我午后的那封信，想请你和锡贤女士早点搬过来，免得我牵挂两头，心定不下来，不晓得你肯不肯。

今天午后扶病上艺术大学去，为周某办了一点事情，晚上又上法科大学去教了一点钟的书，现在刚从法大回来，身体懒得很，就想上床去睡了。可是和你约定的每晚写的信，又不好不写，所以写了这封短短的信给你，希望你能够恕我的简略。映霞，Kiss，Kiss，Kiss，endless Kisses！

达夫上

三月十七日晚上十点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5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19日

映霞：

昨晚上写好，今天早晨发出的那封信，大约你现在总接到了罢？现在天气晴了，天上散满着寒星，我很想到坤范来找你，但又怕你被人家说闲话，所以不敢来，可是，映霞，我的心却在驰向你那里去。映霞，今天我在家里住了一天，想你或者要来，但又想想，天气不好，道路泞泥很多，你大约是不来的，所以于五点钟前，出去走了一趟，到几家书店去看了一趟。从那里回来，吃过晚饭，上天井里去洗手，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光，就想你想得了不得。映霞，明天请你来吧，明天你来一下，陈女士的事情，也可以决定一下，回答我，我好预备，噢，你务必要来的呢，明天午后，我在家里等你（午前我也在家）。

映霞，我现在真想哭，昨晚上写信的时候，心里已经难受极了，今天看了你那封午前发的来信，心里更是难受。映霞，我们俩的事情，象这样的过去，漫说三年，恐怕就是三个月也捱不得，你以为怎么样？

现在出版部里，又有一点小小的事情发生，我不得不去调解，不写了，明天再见。

映霞，Kiss，Kiss，a long long Kiss.

达夫

三月十九日的晚上八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6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3日

映霞：

现在大约你总已经到了杭州了吧？你的祖父母亲弟弟妹妹都

好么？你或者现在在吃晚饭，但我一个人，却只坐在电灯的前头呆想，想你在家庭里团圞的乐趣。

今天早晨，我本想等火车开后再回来的，但因为怕看见了那载人离别的机关，堂堂的将你搬载了去，怕看见这机器将你从我的身旁分开，送上每天不能相见的远地去时，心里更要不快乐，更要悲哀，所以就硬了心肠，一挥手就和你别了。我在洋车上，把你的信拆开来看，看完的时候，几乎放声哭了起来，就马上叫车夫拉我回去，回到南火车站去，再和你握一握手。可是走到了蓬莱路口，又遇着了一群军队的通过，把交通都绝断了，所以只好闷闷的回来。回到了闸北，约略睡了一会，就有许多事务要办，又只好勉强起来应付着，一直的忙到了现在。现在大家在吃晚饭，我因为中上吃了太饱，不想下去吃饭，所以马上就坐下来写这封信。

映霞，你叮嘱我的话，我句句都遵守着，我以后要节戒烟酒，要发愤做我的事业了，这一层请你放心。

今天天气实在好得很，但稍觉凉了一点，所以我在流清水鼻涕，人家都以为我在暗泣。映霞，我若果真在这里暗泣，那么你总也该知道，这眼泪是为谁流的。

映霞，我相信你，我敬服你，我更感激你到了万分，以后只教你能够时时写信给我，那我在寂寞之中，还可以自慰。我只盼望我们的自由的日子到来，到那时候，我们俩可以永远地不至于离开。映霞，从前你住在梅白克路的时候，我们俩虽则不是在一个屋椽之下，但要相见的时候，只教经过一二十分钟就可以相见。那时候即使不和你相见，我心里但想着你是和我同处在上海，同在呼吸一个地方的空气，那心里就要平稳许多，但现在你却去得很远了，我一想到你，就要心酸起来。映霞，这一回的小别，你大约总猜不出要使我感到几多苦楚。但你的这一次的返里，却是不得已的，并且我们的来日，亦正长得很，映霞，我希望你能够

利用这个机会，说得你母亲心服，好使我们俩的事情，得早一日成功。

你的信里说，今年年内我们总可以达到目的，但以我现在对你的心境讲来，怕就是三四个月也等不得。

总之，映霞，我以后要努力了，要好好儿的做人了，我想把我的事业，重新再来做过一番，庶几可以不使你失望，不使人家会笑你爱错了人。

我以后不跑出去了，绝对不跑出去了，就想拚命的著书，拚命的珍摄身体，非但是为了我自己，并且是为了你。

今天头昏得很，想早点睡觉，只写到此地为止，此信，当于明天一早，由我自家跑上租界上去寄出。我希望你当没有接到这一封信之先，已经有了寄给我的来书。

映霞，再见，再见！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晚上写

达夫寄自上海创造社

闸北虽则交通不便，但信是仍旧可以通的，不过迟一点就是。

四月四日早付邮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7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5 日

映霞：

请你恕我，恕我昨天的一天没有写信给你。我现在才知道你对于我是如何的重要，你的不在我的身旁，又是如何的不能使我安定的。因为昨天的一天，今天的半日，我只在对于你的追怀里过活。昨今两日，天气异常的好，早晨我在床上一睁开眼睛，就

在猜想你这时候大约总在那里做什么干什么。想来想去想半天，想得急起来，就马上起来，洗了手脸跑出外面去。跑上什么地方去呢？当然是跑上新闸路你曾经住过的地方去。因为我想，我虽则不能见你的面，至少也可以见见你所曾经住过的屋宇。老在那里看学校面前的牌子等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呆呆的在梅白克路立一忽，就又跑上你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去一回，上那儿去得不久，便又想跑回来上梅白克路去。象这样的跑来跑去，不知跑了几多次，到后来弄得倦了，才回来休息，所以昨晚上终于没有写信给你，因为身体疲乏了，没有余勇再来执笔写信。

今天早晨，也是这样的跑出去了一次，后来记起了我二哥哥今天要上船往北京去，才跑上四马路去送他上船。当他上船之后，回头来对我说保重身体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前天南火车站上你我两人的分手，就不觉眼圈儿红了起来，而万事不知的我的这位哥哥，还以为我对于他的手足情深，在江头伤别哩。

从船埠头走回闸北来，满身晒着了和暖的春天的太阳，长空渺渺，也青淡得可人，我又想起了西湖，想起了你。“象这样的时候……”我想，“……象这样的时候，假如能够和映霞两个人在湖塍上闲步，那就是叫我去做皇帝，我也不干的，呵，映霞，此刻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我一边走，一边老是在这样的想着。

吃过午饭，因为想你想得出神，便想上蒋光赤那里去约他同到杭州来看你们。但帽子刚才戴上，光赤却从扶梯上走上来了。今天他系特地上闸北来问杭州的你的住址的。因为陈女士给他的信里，只说有信可以寄你转交，而没有把你的住址写上。我喜欢之至，和他谈到杭州来的事情，然而他却说，“火车挤得这一个样儿，杭州如何的去呢？”依他的意思，杭州是不能马上就去的，他教我再静待几时，等时局稍为平稳一点之后，再来看你，我的一腔苦衷，也终于不敢对他吐露，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他了。

郭沫若还没有来上海，我对于创造社的事情，现在也还不能撒手丢去，所以在最近的两三礼拜之内，恐怕仍旧是得不到自由的。我现在所最希望的，就是把一切的社会关系，脱离干净，光拿一枝笔几张纸，跑到西湖上来闲住，一边细细里的培护着我们俩的爱的鲜芽，一边努力的做一篇不朽的大作。可是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怕终没有实现的一天，所以我一想到你，一想到西湖的春日，心里就要起许多烦闷。

今晚上出版部的伙计们全出外去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守着，本来很想写一封极长极长的信，但是写到了此地，仿佛有点想睡觉了，映霞，我就此搁笔了吧，希望你这时候，也在握笔写信给我。

达夫

四月五日夜十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8 致王映霞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映霞：

托光赤转交之信已接到，我读了你的来信，真后悔得很，后悔那一天没有和你多住半天，太匆促的和你分开了。自你去杭州之后，我已经发出了二封信，这是第三封了，中国地界邮政还是通的，你以后有信来，仍请你直接寄给我。

今天火车又不通了，上海却很安稳，我这一封信，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得到你那里。

映霞，生在这样的乱世，做人真没有趣味，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能安稳，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种穷文士呢。今天是清明节，我

很想做一篇长文章来发泄发泄牢骚，可是来看我的人太多，今天终于坐不下来了。待晚上再说吧，文章做好之后，我还要写信给你。上海很平安，请你放心，我也在保养身体，请你自家也千万为我而珍摄。

达夫上

四月六日午后三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29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6 日

映霞，亲爱的映霞：

你托光赤转来的信和快信，都已接着了，我一共接到了你两封信，而给你的信，这却是第四封了。你母亲的见解，也不能说她错，因为她没有见过我，不了解我家庭的情形，所以她的怪你太大意，也是应该的。不过映霞，只教你的心坚，我的意决，我们俩人的事情，决不会不成功，我也一定想于今年年内，把这大事解决。我对于你，是死生不变的，要我放弃你，除非叫我先把生命丢掉才可以，映霞，你若也有这样的决心，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

现在杭州事未大定，火车也不大通，我决不至于冒失地到杭州来看你，等你把你母亲那里的话讲通了以后，我再听你的命，你要我什么时候来，我就可以来。

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

映霞，我们两人精神上早已经是结合了，我想形式上可以不去管它的，我只希望能够早一日和你同居，我就早一日能得到安定。

我现在正在动手翻译书，只教时势一平，我的这本书译得成功，那我们两人组织小家庭的经费就有了。以后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的朋友来代替我们解决，譬如光赤、华林诸人，都可以帮我们的忙的，只教你我两人的心不变就好了。今晚我也想早睡，不再写了。

四月六日午后十一点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原信无落款

30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9日

映霞：

我一共只接到了你三封信，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现在一封是四月五号发出的挂号信。我到今天为止，一共发出了四封信，这是第五封了。我决定于五天后到杭州来一次，见见你的娘，和她谈一谈。映霞，你切不要为我而担心，亦不可为了我而昼夜不安，我是并没有什么的（断不会被他们监禁）。可是你我二人之间，要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要保持着至死不变的态度。我现在是完全为你而活着，你也要为我而保养身体。其余的事情不谈了。

达夫

四月九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1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9 日

映霞：

今早我已发出一封快信。午后见到徐逸庭及她的哥哥，知道杭州谣言很甚，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于一礼拜后到杭州来，一切细事，当面来和你谈。徐君等回杭，我托他们带这一封信给你。请你不要着急，我在上海是万无危险的。

达夫上

四月九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2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10 日

映霞，我的最爱的映霞：

今天接到了你的来电，心里真感激得很，我午后发了一个回电，大约你总也接到了罢？我于昨天发出一封快信，在昨天之前，发出四封平信，大约你都没有接到。

昨天我在北四川路遇见了徐逸庭兄妹，我给逸庭女士的哥哥葆炎写了几封介绍信到杭州去，大约他总可以在一中和女中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因为他们俩要回杭州，所以我又托她带上了一封给你的信。

我大约于一礼拜后上杭州来，极迟也必在三月十五日。无论如何，三月半的那一天，我总和你在杭州过。

上海平安，我决不会有危险，请你放心。听说杭州谣言很甚，

以为上海已经闹得不得了了，其实上海平稳得非常，比你在这里的时候更好了，千万请你放心。

你来的信，我一共接到了三封，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一封是挂号信，最后就是你的电报。映霞，我很感激你，感激你关心于我的安危，因为我的母亲，兄弟，女人，从来都没有象你那么的注意过我。我现在因为创造社事不能脱身，又因爱牟的事情，有点牵累，大约一礼拜后，总可以办妥，我一定到杭州来过月半，请你安心候着。

好久不见了，来一个 Kiss，Passionate Kiss，endless Kiss，long long Kiss.

你的达夫

四月十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3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13 日

映霞：

我打给你的电报，大约你总接到了罢？此外更有五六封信，我想至少一封快信，一封托徐逸庭女士带上的信，你总能接到的。我的日夜想你，和你是一样的，今天闸北又因为缴总工会的械而开火，我幸亏还好，因为前夜宿在租界上没有回去。我往南站去趁了两次车（起了两天的早），终于没有趁到，今晚上仍旧宿在租界上的一个小旅馆里。现在火车又不通了，在三月半左右，我不晓得能不能来杭州，但无论如何，我总想到杭州来过三月半。

今晚上又是一晚不睡，翻来覆去，只在想和你两人同在上海的时候的情景。映霞，我们的运气真不好，弄得这一个韶光三月，

恋爱成功后的第一个三月，终于不能在一块儿过去。不过自古好事总多魔劫，这一个腐烂的时局也许是试探我们的真情的试金石。映霞，我想我们两人这一回相见的时候，恐怕情热比从前还要猛烈，这是一定的。

我在上海决没有危险，请你切不要轻信谣言，急坏了身体。我的到杭州来，也必定不至冒险前来，必要等时局平靖一点之后再来，请你放心。本来蒋先生约我同来杭州的，这样的火车一断，怕是不能同来了，因为我想绕道宁波或由水道到杭州的拱宸桥上岸。但是我现在还在等着，等火车的开通。总之映霞，等杭沪火车一通，我就可以来杭，请你安心等着，不要太着急了，小心急坏了你的身体，因为我们两人中间，一个人坏了，就要牵连到另外的一个人身上去的。窗外头又在下雨，今天午后我因为无聊，去卡尔登看了一张影片。这影片的情节，很象我们两人的事情，可惜你没有看见，你若看见了，怕你又要哭一场哩。映霞，最爱的映霞，你现在大约总睡在床上做梦吧？我希望你梦见我，在梦里和我 Kiss。

达夫上

四月十三午前三点钟（阴三月十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4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21 日

最亲爱的映霞：

我自昨天和你别后，平安到了上海。一路上并无所苦，只是迟到了一点。晚上在北火车站过夜，今天早晨才到出版部来。此番来杭州，我们的事情，总算已经定妥了一半，以后是我这一方

面的问题了，请你放心，我总至死不变，照初定的计划做去。

你们的一家人，自老祖父起，一直到双庆为止，对我都十分的要好，我心里真感激到了万分，此信到后，先请你递给他们看一看，好表明我的谢意。

现在刚从车上下来，心神未定，暂写了这几行，报你平安，好请你放心，老祖父的信，及其他的琐事，明天再写。

达夫寄

四月二十一日

上海平安，勿念。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5 致王映霞

1927 年 4 月 22 日

映霞：

今天写了一封信给你们爹爹，大约你总也能见到。我此番来上海后，精神百倍，心里也安定得多了。以后，请你不要再为我担心思，我以后要拼命的去干，好早日完成我们的心愿。昨天从车上下来，因为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疲倦得很，到了午后，喝了一斤黄酒，从五点钟睡起，一直睡到今早的六点多钟，总算睡足了。早晨一早起来，就写了一封给你爹爹的信，现在顺便再写这一封信给你。我昨天发出的快信，你大约总已经接到了罢？以后想不天天写信了，因为我要翻译书，还想做一点文章。可是你不要因为我不写信而为我担忧，我在上海，决没有危险的。一礼拜中间，出版部里积下来的文稿杂务很多，今天又要忙一天了，再见。

达夫上

四月廿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6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23日

映霞：

今天的一天，天气真好，我也在出版部里办了一天的事情。我这番从杭州回来以后，不晓得怎么的，心里觉得很平安了。我天天在做事情，不过看书做文章的心思还没有。昨天发出了两封快信，一封给你，一封给你祖父，大前天从车站出来，也曾发过一封快信，大约你总都已经接到了罢？可是以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接你的来信的经验上看来，或者我发的信，现在还没有到你手里，可恶的递书者，何以要这样的耽误我们的音信？映霞，我以后恐怕要忙一点，不能每天写信给你了，你若有三天五天不接我的信的时候，请你为我喜欢，因为我那时候若不在做文章，必在翻译书，没有工夫写信给你。以后你若不接我的信时，请你不要着急。我已经决定了，决定做一个穷文士而终，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决不会有出轨的行动和不测的危险的，请你放心。

今天天气真好，我到午后去访问了蒋霞生，可是见不到他，随后又去访华林，和他谈了半个多钟头关于文艺和爱情的话。他说他已经把我们俩恋爱的消息传了出去，被一本杂志登载出来了，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看见了再寄给你。不过请你放心，无论如何总不会说你我的坏话，不至于有碍我们的名誉的。

我自从此番到上海之日起，每天总早眠早起。现在已经是十点十分了，我就想躺上你送给我的那个黄花枕头上去做好梦，也

许在梦里能够和你相见。

达夫

四月廿三夜

返沪后第三信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7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25日

映霞：

我昨天发出一封平信给你，说以后当不天天写信了，因为太费时间，但是我无论上什么地方去，心里总丢不了你，所以仍是写信。虽然写来写去仍是这几句话，可是一样的话，我只教是对你说的，我总觉得说一万遍也不嫌，同样你对我说的话，纵使是一样的，只教从你的口中说出，从你的手里写出，我也读一百回听一百回都不厌的。

昨天是礼拜，周静豪夫妇请我去徐家汇吃饭，饭后就住在那里过夜，今天早晨才从他们那里回来，晚上想你想了一夜，今天早晨等不得走回闸北，就跑上华林这里来写这封信给你（华林系住在法界，徐家汇附近）。

华林在边上煮咖啡给我吃，他是不看我的信的。

映霞，我现在马上要回闸北去，信不写了，我到了闸北，希望能看到你寄给我的信。因为我自到上海后，还没有接过你的信过，我相信一定是邮差耽误了。

达夫上

四月廿五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8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25日

映霞：

你从杭州寄来的信，从嘉兴寄来的信，和托陈锡贤女士寄来的信，都已经接到了，勿念。我现在的生活起居，比从前好得多了，这都是你之所赐。我以后一定会将身体养好，一定要多做文章，多做事情，请你时常来规劝我，好教我懈怠的时候，得再能够奋起。我昨天去徐家汇周静豪夫妇那里，今天早晨才回闸北来，在路上因为急于要写信给你，所以就上华林那里去写了一封信寄往杭州。中午回来，看到了你寄给我的五六封信，我真愉快极了。映霞，你以后也要小心一点，当心你的身体，钱不要乱化，衣服务必要穿得朴素。你若事忙，可以一礼拜内写一封信给我，不必天天写信。我以后想发愤做事读书写文章，所以也恐怕不能天天给你信，请你不要着急。自从我到沪后，一共寄了四封信，都是寄往杭州的，第一封你已经接到，以后的大约你总还没有看见，不晓得杭州会不会替你转送过去。现在交通不便，坐火车很苦，你若没有我的信来叫你，千万不可到上海来，我希望你能耐心守到暑假期前（一个半月之后），两人再在上海相会。爹爹那里我已有信去鸣谢，系直寄至育婴堂的。葆洞昨天也有信来，说你已经上嘉兴去了，我想过几天复他一封信。你的同学对你的要求，是必然的事情，我现在正在打算做一篇长篇，等写完后，当先寄给你看，得了你的同意，然后发表。有一本《艺术界》，在《同人消息》里，登载了一段我和你的事情，和《结婚的爱》一并寄上，大约四五天后，总能送到。你要什么，可直接写信来给我，我替你买就是。锡贤到上海后，只来了一封信，把你的信附入寄来，也

不写居住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说明她这一回回上海来的意旨，真是莫名其妙。

今天午后，邮政快封了，我就在此地搁笔，明天再谈。以后你的来信，寄平信就可以了。

达夫

四月廿五午后五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9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28日

映霞：

我昨天写了一封信还没有发出，就接到你自嘉兴寄来的第三信。初级小学用《自然研究法》第一册，我今天与此信同时寄出，到后请你复我。我前回寄出《结婚的爱》和《艺术界》杂志一本，大约你总已收到，我与你的事情，朋友中间，也都知道了。

映霞，这两天来天气很热，我昨天也换了夹衫了。你呢？你可以穿那件印度红的夹衫了吧？

二中附小，何日放暑假？放假之先，你可否到上海来一趟？但是在最近的两三星期内，决不可来，因为火车拥挤，上海戒严令未除，晚上不能下车的原故。

今天有两位日本来的文学者请我吃饭，我就要去了，明天再写信给你。

达夫

四月廿八日午前十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40 致王映霞

1927年4月30日

映霞：

昨天发出一封信，又寄出《自然研究法》一册，不晓得你收到了没有？我昨天因为有两个日本人来找我，忙了一天，总算把他们送上了船才完事。他们来要我做文章，我做了一篇给他们。他们又要我的照相，我就把《创造》上面的那张照相给他们了。大约他们在下一个月的杂志上，要把这文章和照相登载出来，日本人的杂志，比中国的销路多，所以能够发财，我以后想到日本去做文章去。你近来究竟好不好？在嘉兴住得惯么？

前回寄上的《结婚的爱》和《艺术界》一册到了没有？日本人也晓得我们的恋爱事情了。

今天来新华艺术学院讲演，讲了一个钟头，总算是我到上海之后，第一次和多数学生见面。今天晚上预备做文章给《良友》杂志。我要去办公事了，再见。

达夫

四月三十日午前十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1 致王映霞

1927年5月1日

映霞：

你的来信都已接读，大约我寄给你的信和书等，总也一样的可以到的吧！这几天来，天气变热了，我早晨一醒，就要想你，想

得睡不着，所以近来总是晚上九、十点钟睡觉，早晨五、六点钟起来。又因为天气温寒不定，伤了一点风，我索性把烟酒都戒去了，到今天止，总算已戒去了三四天了。映霞，人家都说我是为你戒的，我也觉得有点是为了你，我们以后见面的时候，大约你要骇一跳，惊叹我的各种习气的改掉。

映霞，我们要几时才可以相见？还是你到上海来呢？还是我到嘉兴去？我想等火车恢复原状（至少要在半个月）后，还是你到上海来的好。你要来的时候，先通知我，我可以在车站上候你。现在中国地界于八点钟戒严，所以不论沪杭沪宁车，若于晚上八点以后到站，都要在火车站里拘留一夜，你看象这一种情形之下，你那里可以来呢？但我想半个月后，情形总要改变一点。

我现在正在忙着做书，翻译一部书，大约一月之后，可以翻完，白天在家的时候多，不在家的时候少。晚上因为租界上安稳些，所以到租界上来睡觉。我在法界新华艺术学院（就是华林在这里教书的学校）内，也要了一间房子，铺了一张床，放了一床被在这里，是预备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来避难的。到今天为止，我在此地已经宿了四晚了，可是早晨总一早就回到出版部去的。

我现在这一封信，也是在这里写的，写完之后，就要回去了。其余的事情，下一封信再谈。

达夫上

五月一日（劳动节）早晨八点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2 致王映霞

1927年5月3日

映霞，最亲爱的映霞：

你的来信，我都已接读了。自从那一天在徐家汇周家吃饭回来，一直到现在七八天中间，我因为伤风，天天睡在床上，但对你的信里，仍旧没有提及，因为怕你为我担心思。所以前几天发出的信，都只短短的几句话，昨天前天的两天，连信也不发。映霞，你以为是我对你的冷漠么？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实在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

今天好了，头也不痛了，体热也降下去了，大约再养一两天以后，一定可以复原，请你不要为我心急。

创造社的事情很忙，我一刻也抛不开，并且端午节快到了，社里的开销，要两千块钱才应付得过去，我现在在这里筹划，打算筹划好了之后，过了端午节，就去北京。映霞，请你放心，我这一方面的事情，我总拼命去办。若力量不足，有办不通的时候，我自会和你商量的，因为目下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就是我和你两个人了，另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商量呢？

映霞，在去北京之先，我希望你来上海一次，无论如何，希望你于阳历五月二十以后来上海一次，极迟也不可过阳历的五月廿五。

别的事情不再谈了，明天再说。

达夫

五月三日早晨十点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3 致王映霞

1927年5月5日

最亲爱的映霞：

前天发出的信，大约你总已经接到了。我害了重伤风，自前

月廿五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将近十天，没有好过。这中间日本有几位文学者来，我还勉强和他们应酬。写给你的信上，我也没有提及，恐怕你担心思。但是今天已经好了，完全好了，请你放心。

我决计于端午节后上北京去。我希望你于阳历五月廿一（星期六）坐晚车到上海来。星期日在上海住一天，星期一坐了早车就可以回嘉兴了。

映霞！我这几天睡在床上，想你想得要命，尤其是早晨眼睛一睁开来的时候。你爹爹和葆童，都已有信来了，他们以为我还不知道你上嘉兴去，特来通知我的，他们的好意，我真感激得了不得。

映霞，你身体好么？这一向的天气，寒冷不常，请你千万要保重。

我在伤风那一天，照了一张小照相，现在附在这一封信里寄给你，或者可以藏在你的那个心盒里头。照相照得不好，并且似乎太大，你把上下剪去，只把脸子收藏在里头就对了。

我本来还想照一张六寸半身的寄给你，因为这几天来忙得很，所以没有照，等你到上海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照好了，叫你带去。

霞生蒋氏，我到如今没有会过面，因为他的行踪不定的原因。映霞，你少写些信，我是要吃醋的，一笑。

达夫上

五月五日，四月初四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4 致王映霞

1927 年 5 月 7 日

最亲爱的映霞：

你的五月六日发出的信以及从前的信，都接着了。我现在伤风已完全医好，请你勿念。这十几天来，因为有病，所以心神不定，写给你的信，也是慌慌忙忙，你前次写信来问我的时候，我心里真觉得难过。现在病已经完全医好，心神也大定了，所以请你不必再为我担心思。昨天我写了一封信给葆恫，并且告诉娘娘，教她勿必为我的起居饮食担忧。

我前几天寄给你的一张小照相，你接到了么？心盒里摆不摆得进去？

你与霞生通信，我决不会猜疑，请放心。你寄来的霞生的信，在此地寄还给你。

又是两天不写信了，对不起得很，以后有暇，仍旧要每天写信给你。我天天在想你，所以想你于五月的中间来上海一次，限定的那个日期，本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请你不要疑心。我只想见见你的面，别的事情什么也没有。映霞，再见，请你不必为我而担扰，你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达夫上

五月七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5 致王映霞

1927 年 5 月 8 日

映霞：

昨天晚上发出一信，把霞生的信附入寄还，大约你将和此 信一道接到。现在是军政时代，我们没有通信的自由，不是铁路不通，便要被拆开检查，真苦死人也。

我的伤风，完全好了，请你放心。但是因为伤了一次风的原因，把自杭州带回来的一点勇气，又挫伤了。我自杭州回来之后，勇气百倍，做了几天事情，被伤风一来，便打断了，一直到了今天，今天已经是五月初八日了。但无论如何，我今后总要努力，努力读书，努力著书，以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为终点。

映霞，你什么时候可以到上海来？你若要来，千万先写信通知我，我好去火车站等你。这几天上海的天气真好，我因为没有伴侣，所以不出去玩，爱牟的太太（日本人）来了，我又忙了好几天，为她料理住所之类。

锡贤昨天忽而来了一封信，什么也不说起，只托我为她的朋友一位弟弟，去南洋大学运动入学，她真是奇怪，霞生未免太可怜了，可是我不愿意你去怜惜他。

你的达夫

五月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6 致王映霞

1927年5月9日

映霞：

今天接到你自杭州发来的两封信，看了使我异常的感到对你不起，因为你为了我，在那里受苦。龚某和你那位亲戚定婚，由世俗的眼光看来，当然是一件喜事，但是你的心中的感触，确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离开世界，离开中国的腐旧的社会。可是映霞，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的人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

教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映霞，我只怕你的心要摇动，要看了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摇动，所以在这里我诚诚恳恳的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因为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

映霞，我所最怕的，就怕你因为受了这一种外部的激刺而变了你的心意。你愿意我到嘉兴来看你么？你若愿意，请你马上来一封信，我立刻就可以到嘉兴来和你谈一宵话，把你胸中的郁闷遣散开去。

我前三四天，曾有一封信寄给葆恫，你在杭州看见了没有？我寄给你的一张小照相，你接到了没有？你若要到上海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并不是说只要你于五月二十日以后来，二十日以前却来不得。我不过想你到嘉兴不久，不便请假，所以说了一个五月二十日以后，你若能于二十日以前来，那我只有喜欢，更那里有什么不满呢？

今天是国耻纪念日，大约你学堂里也放假的。不晓得你已经回到了嘉兴没有？

达夫上

五月九日午后三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7　致王映霞

1927年5月11日

映霞：

你的五月十一的快信及其他的信，都已经接到，我快慰极了。并不是我不信赖你，所以发那一封信，并不是我忍心把你当作一个世俗的女子看。映霞，我早就知道你的心了，我只因为怕你一时心上忧郁，所以写那一封信来激励你，安慰你的。你现在反而因此而更愁闷起来，那倒是我的不是了，映霞，请你恕我，千万恕我。

我嘉兴不来了，在上海等你。我现在身体很好，请你放心，瘦却是瘦了，可是精神很好，千万不要为我担忧。

现在爱牟的夫人要上湖北去，大约你是会不到的，我也不希望你会她，因为她很粗糙，言语不通，会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来了（王独清），他也是很无聊，但以后他却能帮我弄社里的事务，我可以一心一意的从事于创作了。

昨天晚上才第一次会见霞生，他和陈女士的事情已经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悲伤。他说："你劝他的话很对，他现在已经不把陈女士摆在心上了。"

映霞，我决计于端午节后上北京去，请你务必于一两星期后来上海一次，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可是想是这样在这里想，但是实际上见了面，也许仍旧是没有话说的，因为这是恋爱者分开两地的时候的普通心理。

我今天晚上要去法科大学教书去，现在已经是五点钟了，此信写完后，就要出去，我想把这一封信亲自去投邮，作快信寄给你。

别的话不说了，只希望你看了这一封信后，能够快乐。Kiss，Kiss……

达夫

五月十一日午后六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8　致王映霞

1927 年 5 月 16 日

映霞：

你母亲有信来，说你那一封信发得太无道理，因为她并不在逼你答应程家。我请你千万再发一封信去向你母亲告罪，并请你将我的决心告诉她和你的爹爹，好免了她俩的牵挂。你母亲说，你的信，何以要我来转寄，大约是你想以决心示我，可是你的信里的“作难你”、“太无人情”等话，未免太无理由了。你母亲似在发气，气得很，请你千万将此信读后，马上写一封信去告罪，说“前信的所以要托达夫转寄，不过想教达夫知道我的决心”等话。映霞，你切不可得罪于你的母亲，因为你母亲实在是我们的帮手，你若得罪了她，我们的事情怕没有好结果。我的病虽然不重，但已决定明天去进病院，进那一家病院，想到明天后再写信给你。

达夫上

五月十六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9　致王映霞

1927 年 5 月 17 日

最亲爱的映霞：

昨天你走后我发出的那封快信，大约你总已接到了吧？今天早晨，我已经进了法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系法国人办的，地方很好，可惜价钱太贵，要五六块钱一天。据医生说，我的病要三礼拜可以医好，禁吃盐的东西，只许吃牛奶面包白糖之类。映

霞，五卅的时候，恐怕我不能来杭州，说不定你要到上海来看我的病哩！

昨天送你上车后，回到出版部里，就接到娘娘的来信。她在发气，说你给她的信里有几句话不该说。什么“作弄你”，什么“不体谅你”，她尤其不喜欢你将信由我转，她说这大约是你一信两用，好教我知道你的决心。映霞，娘娘终究是一个好人，你不应该得罪她，你应该马上写一封信去道歉，说你前一封信因为一时气愤，所以乱写了几句话，请娘娘不要这样的发气。映霞，你无论如何总应该不和你娘娘反脸才对，否则我们的事情，恐怕终有阻碍。

我今天进了病院，倒觉得心神安定了，大约在这里总有十几天好住，每天除吃面包睡觉外，什么事情也没有。以后有信请你直接寄到病院里来，或者托华林转交也可以，因为新华艺术学院去病院不远。

映霞，你何时到嘉兴的？路上平安么？有暇多给我写信。

今天《民国日报》上有一个创造社的启事，你看见了没有？大约以后创造社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了。

达夫上

五月十七日午后三时写于法国病院第27号病床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0 致王映霞

1927年6月28日

映霞：

送你上车之后，我就去中央银行问讯，他们也没有决定的说，可是依李某的意思，似乎总可以录取的。你昨晚上又太想得过度

了，以后请你不要这样的乱想。我对于你总是唯命是听，我们两人中间，是什么也不能离间的，以后我们俩总要保重身体，请你千万不要想得太过。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先写这一封信报告你以银行的事情。

达夫上

廿八日午后二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二年

51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15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月十五日

钱四十元到，信亦悉。富阳钱，请勿寄去，且慢点再说。我那里信可直接寄，报也请加封寄至该处。唯杂志之类，却不可寄，恐不能收到，要同在十五奎巷时一样也。今天偶来旗下，所以此信是在龙翔里外邮局写的。

文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2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17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西湖医院寄

十月十七日午后

十六日快信，今晨接到。我昨日已有快信发出，想可到了。钱到之后，曾立时发一明片通知，晚上又发了信，大约总都收到了无疑。这一次的短篇，大约于两三日后写好寄出，不知上海有王守如的印子否？已写好了六千多字，以后还有一万字内外，给《东方》太长，大约又须给施君了。我近来不出户门一步，只在读书写作。若出去，总上延益里去，宝垌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你的呕吐病如何？五十元一月的那地方，以后请勿寄，就照我昨天快信中所说的那个办法，到年下算个总账，弄弄清楚就是了。李小峰钱送来了没有？颇以为念。我这一篇短篇的钱，大约可以付得过这十一日来的房饭钱，只差两日了，大约极迟到二十总可以寄出，施某若来，乞告以此意。

荫生

十七日午后

亚子处，我曾有诗寄去。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3 致王映霞

1932 年 10 月 17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文寄

十月十七日午后四时

我刚发出一个明信片，又接到了你十六日下午一时发的平信。你若忙不过来，以后无甚要事，信可以隔日写写。延益里并无别

事，写信不写，是他们叫我代说的，因为没人写信。宝垌的病虽好，而人还要养。你的呕吐病已经证实了也好，不去管它。以后的五十元，就照我那封快信里的办法，积到过年，一起还她，以后就一刀两断，不再来往。若弄不到钱，则率性连这四五百元，都一并抹杀不提，我们迁移他处。刘大杰的书，我打算译下去，但总须等这短篇写好了之后再说。以后写作的事情，大约每日可以写三千字，住上一两月，总来得转身的。《新月》的一百元，我想就此吃了，不再为他们做。总之《蜃楼》还是第一要赶它成来。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4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18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西湖余寄

十月十八日午后

接到十七日午后所发信，我颇为你担心事，这几天夜凉，怕你是受了寒。今天下雨，天气更冷了，请你千万注意，少吃蟹，多穿衣服。今天写了四千多字，已有一万字写好了，明日当可先完一篇短篇，后日寄出。有一万五六千字，给《东方》太长，只好给《现代》了。我本想马上赶回来看你的胃病，但因这一回是下了绝大的决心来养病做事情的，所以不做完《蜃楼》，决不回来。等做好之后，则马上当回来一趟。恩娘处对你并没有什么，昨日的明信片里，已经说起过了。你身子不好，万乞保养。

荫生

十八日午后四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5　致王映霞

1932 年 10 月 19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 1442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十九日午后发

昨日发两信片，想总收到。今天又写成五千字，那一篇《迟桂花》怕要二万多字，才写得完，大约后日可以寄出。只能给《现代》，我当另外写一封信给洪锡帆。叫他稿费百余元立时送上，一面却教施某来取稿。免得你再上他们那里去跑。病后情形如何？乞告知。我的成绩很好。这一篇《迟桂花》，也是杰作，你看了便晓得。挂号信将以王守如的名字寄上，印子乞先检出。我身体极好，胃口也开，勿念。寒热不常，万望保养。

英生

十月十九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致王映霞

1932 年 10 月 19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

十月十九日晚上，后寄者

刚写好了那张明片，还未发出，又接到你十八的来信，并内附的林函及《黄钟》。绒小衫，现在我还不要，可以缓寄。宝垌的病完全好了，决不至于肺坏，请释念。寄二十元去，毫无问题，就那么办好了。小说已写到了四十三页，已经有一万七千字了，大约须超出两万字以上。

林处我明日自会复他，勿念。延益里不写信来，没有别的原因，是无人写信之故，他们对我说了好几次了。寄二十元去，只好说替爹爹买点纸帛，不可说做阴寿。我在此安好，勿念。

今天写了七千字，在前一邮片写完之后，到现在为止，又写了二千。所以两片同时发出，大约你也将同时收到。我今天在杭州遇见了伯刚，他说这是第二次的回来，托他带火腿，他说因带东西已多，这次不便。我想以后总有人来，所以也不急急。

荫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6 致王映霞

1932 年 10 月 20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二十日午前十一时发

这一忽《迟桂花》正写好，共五十三张，有两万一千字，《现代》当去信通知，大约三日后会来拿。该稿今晚再从头修改一次，明（廿一）晨付邮寄出，到后乞复。养吾自富阳有长途电话来，问宝垌病，我说已经好了，所以他不再来杭州替宝垌看了，药也已

到，勿念。你的十月十九的信，及报等都收到。我昨天又发两信片，想收到的罢？别无事可说了。陈紫荷伤风在病，延益里都好，只双庆伤了风在发热。杭州下了两天雨了，天奇寒，我已穿上了丝棉袄。绒小衫不必寄来，因为半月之后，我《蜃楼》做好，定须回去一趟，不必多化邮费也，千万勿寄来为是。《迟桂花》我自以为做得很好，不知世评如何耳。但一百元稿费拿得到的话，则此来的房饭钱可以付出矣。

英生

以后当不天天写信。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7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0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十月二十日晚上杭州余

今日午后，曾发出一明信片，傍晚又去将稿付邮。大约此明片到时，稿总也可到。我曾同时有信给洪老板，不过号数不知，只写在海宁路（北河南路西），若三日后不来取，你可以去一封信问问。这回有二万一千字，按理当有一百五元。你若见到施君，可以直接同他说，叫他快点送来。我写给洪老板之信，系告以“施君到此日为止，对我的东西，都在赔钱，这一回因过长，恐他赔贴不出，所以要老板送钱了”云云。宝垌病已完全好了，不写信，并无别事。我依旧隔日一去，勿念。寄二十元给他们，很好，不过可以不必说做阴寿之礼。若施君之百零五元送到，则寄五十元给他们也可以。富阳请勿寄，当积至过年再说。我身体安好，勿

念。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稿到乞即复。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8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4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廿四日晚上发

霞：今日到此刻止，还未接你来信，知家中无事可报之故。我今日去浙江大学图书馆看书，在路上忽而遇着泼妇孙氏，和一不识之少年男子及熊儿三人。他们并没有见我，大约是二哥没有说出来，万不想我会在杭州也。他们是常上杭州来的无疑，所以我们要迁居异地的话，杭州是不适当的，总以他省之交通不甚便利者为第一。我今日又想写而未成，大约自明日起，当加速度的做它好来。

下午书

绒小衫裤四件和围巾一，都已取到，勿念。《现代》的事情如何了？钱有无送来？若他们不来拿，则请送上《东方》徐某处，稿费有七元千字，当有一百四十元左右好拿，如何请你自己决定。你的耳疔，千万须慎重医治，恩娘说，系爬耳爬了太多之所致，不爬则不会生也。爹爹生日将届，送礼事如何？我这里身边还有十八元余。等你于阳历廿六（阴历廿七）晚上，若没有将钱汇出的信到，我想去送他们十元再说。

英生

（廿二日信已到。）接到信后又改过。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原信第二段“《现代》的事情……请你自己决定”和“等你……再说”被作者抹去

59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4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七点

刚才写好一张明信片去寄，就接到了你的廿二晚所写来信，所以将那张明信片略涂了一涂，现在又写这张明信片付邮，大约两明信片将同时送到。

预计《现代》当于今日（廿四）送钱来，那么你当可于明日（廿五）汇出一点，直接寄至延益里。五十，三十，或二十，由你自己决定。我大约两三天后，又有稿子寄上，不过不定是那一种。《东方》之胡某，复信已代我发出否？现在又接到你廿三夜发出之快信一封，并亚子信，又悉一切。十月十八，我是不愿意去，我在杭州事，大约没有人知道。但大嫂若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只说我在静写文章好了。况且今天我又逢到了那泼妇，更可以措词不去。

英生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0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5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

十月二十五日

廿四夜发来信，已悉。施某不送钱来，如何是好！第一就是延益里，不得不寄几个去。我已经和他们说过，说廿八日不一定去。因为那一天三姑母奶奶要上延益里，见了不去看她，又不好，而上保安桥去一趟，又得费一日工夫。今天又去西溪，沿秦亭山而西去，沿途都是第一，二，三的灵官殿，所以做了一首诗，和你开开玩笑，此诗已抄寄亚子了。

一带溪流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合教君来管此山。

因杭人有嘲王姓者诗也。余无事，现正在写一篇西溪的小说，成后当即寄上，译稿搁起了。

英生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1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6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二十六日晚上

廿五日所发两信，都读悉。汇至延益里的三十元，亦已到，勿念。恩娘还同我客气，我只说本系是我教你寄来的。明天他们那

里我不去，我打算一个人上爹爹坟头去一趟，紫荷在生病，没有法子，宝垌好了，但要在家料理。富阳之事，就照那么办去，我一点儿也没有气，因为我对她，早已无感情之可言，而她去弄一个年轻男子陪陪，也是应有的事情。儿女我一向就看得很淡，从此撒手，也正是好时机也，这事且待到了年下再说。

我现在在做的一篇短篇，心血费了不少，而参考书也买了十余元之多，但笔却总是迟迟不进，奈何奈何。等这一短篇写好，译文二万字译好之后，大约要月底月初了，我打算只身来上海一次，住一天或半天就回来，因为我也在想念你们，想得很切也。

英生

十月廿六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2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7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映霞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霞：今天是爹爹生日，我去延益里却遇到了好奶奶、三姑母奶奶二干娘，吃完饭后，又送她们回去，先上好奶奶那里，后上赵府，同梅生等吃酒吃到八点。你的三十元早到，前信中已提及。宝垌病愈，而双庆又病。他病了还要闹，同宝垌恩娘都闹，真是没有法子。我昨天写了半天，今天因爹爹事未写，短篇五六千字，大约要月底才写得完也。你身体如何？大嫂已去否？都请告知。我这里钱只有七八元了，你若能寄的话，请寄三十元来，寄至延益里托转交好了。李小峰处，又须去催，我想从杭州直接写一封信

去给他。

荫生

十月廿七晚上

（廿八日晨发）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3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8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晚上付邮）

霞：廿六、廿七两信，并亚子一信，都接读。我身边现在还有七八元，教你寄三十元来，其中的二十元是付杨君的房 饭钱的，十元则我做零用。仍乞汇给王守如转交好了。现在正在写的一篇短篇，名《碧浪湖头》，大约有一万字内外，已写好三千多字了，五日之后，定能寄出。回沪事尚未决定，因为所做的东西，还没有头绪。新雇用人，贵些也不妨，只教靠得住就是。大嫂何日回富，豹枢尚未到，想她总不会走。我回上海，总须在她动身以后，否则不回富阳去的事情不好说。今天接养吾来信，说那天我所见到的并不是那泼妇，因为她们并没有离开家乡，倒是我的眼睛花了的缘故，一笑。

英生

今晨曾发一片。　　　　十月廿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4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29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廿九晚

霞：十月廿八晚发出的信，已经接读，款已寄出，大后天必能送到，勿念。我身边尚有五元，今天又出去买了些烟来。短篇已写好十余页，有四千多字了，大约明后两天，必能写好，寄出总须在十一月初一了。今天是阴历的十月初一，有许多人昨晚在初阳台宿山，看日月并行，但今天却没有太阳。我身体很好，勿念。酒也少喝了，只是这几天创作欲不进，游兴也没有，只在家中读读书，记记日记。我想回上海来一次，是不好的，无论如何，总得将《蜃楼》写好了再回来。李小峰处，我今晨也有信去了，和你去的信内容相同的。这一次的短篇写好之后，译书暂时不译了，打算先写《蜃楼》。因为要译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译，而创作却要有机会才行。

英生敬上

十月廿九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5 致王映霞

1932年10月30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三十日晚

霞：今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我昨晚发出一明信片，想已收到，另外亦无事可报。今天天气特别好，我在午前写了二千多字，已有六千多字写好了，大约明天写一天，就可以写〔好〕了。这一篇东西，寄到上海之后，我想请你清抄一份。以抄出来之一份，送给《东方》，将原稿留住。我预备把这一篇及《迟桂花》，和其他的短篇集合起来，合成六七万字，给良友去出书，可以拿他们二百五十元的版税。否则原稿无有，而《东方》又不易印出，恐书稿集不起来。《迟桂花》的原稿，我已有信去给施君，属他为我保留起来了。抄书的稿纸，在北面小窗门里的书架高头。一起还有五百张包好不动在那里，请打开来使用好了。

英生

三十日晚上

宝垌已有地方，将去汉口。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6 致王映霞

1932 年 10 月 31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三十一日

二十九晚上的信收到，延益里一信，亦已转去，钱三十元未到，但勿念。我今天写完了那短篇，共万字不足，请你照抄一份，

将抄清之稿交去，原稿留着，可以出书。抄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等回目排密一点，免得纸数太多，他们看了要吓坏，商务是以实字计算的，大约他们计算起来，总只有九千字内外也。再者，此稿若刘大杰要，有六元或七元千字的稿费，则给刘大杰也好。免得再抄，原稿仍可以去问他讨回来。若他不要，则只能给商务了。稿子于明晨挂号寄出，到后请一复。余事今晚上再写详信。

英生上

十月三十一日中午

钱尚未到，但总会到的。稿还是给《东方》，勿给刘。明晨寄出。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7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1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一日中午

霞：今晨稿挂号寄上，又发一平信，回至延益里，三十元刚送到，收讫，勿念。稿可以不抄过送去，因怕你麻烦也。稿费如何，及李小峰之款如何，均在念中，乞告知。

你来杭州果妙，但第一总须于拿到《东方》、李氏的两笔钱后才可以。还有你耳朵未愈，来杭恐亦不便，还有小孩两人，如何处置？从这种种方面设想，你还是不来为是。况且现在延益里已无空房可住，而去住旅馆，又有点不大好。我自今日起，正在打

算逐日写一点，不管它好坏，想硬写《蜃楼》，你若来，怕又要搁起几天。

富阳泼妇若有信来，你可以不要开封，马上写一附笺，送回原处，说收信人不在好了。以后绝对可以不去理她。

英生

十一月一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8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3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三日晚上

霞：十一月二日中午你寄来之信，已经接读，稿子还没有到么？大约今天总可以到了吧？到后请一复。富阳我决不回去，已和养吾说好了，他十一要来杭州迎大哥他们，我将不见大哥，嘱他也不说出来。今天又看了一天书，大约明天可以写了。此明信片之前半面，于三日晚上写好，未发。今晨（四日晨）又接到你三日所发的信两封，一切都已明白，我对世人，也早已灰心，此后就只好一意的特立独行过去了。《蜃楼》想定于二十天之内写好，余事须回沪后再说。叶某我当自己写一封信去复他，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此完了一重公案，也好。十一日养吾要来，我和养吾自然要见面，但大嫂他们，则决不去见面，托养吾也不说出来。即使他们日后知道了我在杭州（——此事怕总会知道，因我在杭州曾在路上见过几个同乡——），也没有什么，世间无不散的筵席，

从此脱手，也正好也。

英生

四日午前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9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5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五日上午发

霞：寄来杂志三本一包，都已收到，勿念。此后无事，拟不日日写信了，你们无事，也可以不必写。我正在聚精会神，写作《蜃楼》，大约有半月工夫，就能写完。

一切世事，当以宽大态度对之，而自己仍持一特立独行的决心。叶某处信已复，昨上一明信片，想已接读，余容后叙。

英生

十一月五日晨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0 致叶灵凤

1932年11月5日

灵凤先生：

接沪寓转来一函，拜悉一切。称君为小子，畏后生也，并无恶意。近来饘粥不全，经济上穷迫之至，有什么真的发愁假的发

愁之足言。负荆请罪云云，更可不必，我对于你的“一时大胆戏言”（来函所云）决不感有什么怨恨。此非“前辈”（亦来函中语）之宽宏大量，乃气血衰败，年老之征也。有稿当然将卖给现代，雪帆老板，和我交往多年，而我也已途穷日暮，岂肯因你一言，而作小孩子般的赌气之事。余不尽言，雪帆老板、静庐、蛰存各位乞代候。

达夫　敬上

十一月五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据手迹编入

71　致王映霞

1932 年 11 月 6 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映霞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六日午

今日风雨很大，是真正的秋雨秋风的样子。昨日于午前午后发出两明信片，想已达览，中华钱、现代叶、南京杨等处，都已有信去复了，勿念。这两三日来，只在看书，还没有动手写作，心里很是焦急，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总要写它成来，此外任何事，且搁起了再说。大约两星期后总有一点成效可见也。其后李小峰那里有没有送来？《东方》如何？《东方》大约总在知命之数。中华之稿，决定于新写的长篇《蜃楼》中抄一段去。

英生

十一月六日中午

十一月五日午信已到。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2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8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八日晨发

六日午所发信，已收到，勿念。他们有钱的人，落得输几个，可是累你一宵不睡，实在有点不通，因为一个人睡眠是比有钱还好也，你记得我那首不伤风的歌么？一笑。我近来早起早眠，跑跑路，看看书，身体非常好了，生活清静有秩序，实在是养生的第一秘诀。宝垌去汉口否？北新及《东方》如何？都在念中，若来后，乞告知。昨天钱潮跑来，请我上菜馆去吃了一顿饭，紫荷他们数人，也轮流请我吃了几天，所以心又散了，以后还须重新振作，赶做《蜃楼》。

荫生

十一月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3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9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君

杭州旅次余

十一月九日晚

十一月八日晨所发信接读了，准如你之所说，十八我一定不去，曼兄嫂来也不去见他们。寄五十元来很好，“只好说不能算数，可是饭钱总要的”云云，请马上汇出，直接交郁生收，仍由兴业寄。帽子最要紧，请交百刚带来，皮箱可以不要，我将来回上海时，问恩娘借一只来，也使得。今天偶而看见一张《大晶报》（九日的），说是北新被中央宣传部封了，勒令停止营业，确否？请于便时上北新去问一声。恩娘将于月底搬房子，房租每月七元，且在三姑母奶奶的附近。虽只一间，但似乎她一个人住正好，我并不说什么，由她去搬小一点，也好少一点开销。宝垌此番带去二十五元，路费是尽够了，不知你那里有没有拿？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4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10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君

杭州旅次余

十一月十日晚

九日早晚两信都接读，你替孙打绒线衫，只教你有空，我一无异议。北新事，今晨已有信发出问你，我也颇为他们担心。洪若有信来，则《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今日是十日，大约后日养吾要来，我会和他说，绝对不说出我在杭州，以后曼兄嫂听到（听是总要听到的），我也不管，只须过了十

八就好了。我用钱很省，以后就没有用的地方了，余已详今晨函中。

英生

十日晚上投邮

李某是不相干的。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5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18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一月十八日

平安到杭，无事可告，一切均安。只忘记了字画在前楼上。

英生

十八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6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21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一月廿一日晨

昨天去上了爹爹及爸爸的坟，系我和恩娘两人同去的。今天

天气好极，郁生约我去游乍浦，打算去看一看，若可能的话，当去买点地皮。昨天发出两信，一致中华书局，一给小峰，已详昨函。曼兄嫂想已回沪，说些什么，请来信告知。你可以不必生气，和人家断绝的时候，总没有好话听也。恩娘搬家已搬了一半，幼青上南京去了。我在此地，身体很好，昨夜奇寒，而伤风却没有伤。今天当盖丝棉被也。计算起来，至廿六还有五日，至十二月二号还有七八天，大约这两笔帐，总可以收到了。得过且过，先弄好了过年的资本，再打算明年的事情罢。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7 致王映霞

1932 年 11 月 24 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廿四晚

廿三午后所发信并施君附函均已读悉。汤女士怕只是好奇，来看看你耳，她父亲云云，疑系托词，下回若见马某，当以此为笑谈也。乍浦回来后，曾上两信，书也已收到，勿念。今天做了一首律诗，抄给了亚子。邓某来，我早料到为此事，请婉言谢绝，或虚与周旋。近日正在写一中华的短篇，大约月底之前，定能寄出。赵家璧处，我当自己直接复他。等东西写完，将动身回来时，或将抽一日闲，去看看孙福熙夫妇，看看汤婿马氏并钱潮。恩娘明日迁居，但在下雨，怕又有不便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8　致王映霞

1932年11月27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廿七日

霞：昨天没有发信，也不接到你的信，晓得你在冒了寒风，为我寄钱，大约明日总可以送到也。自昨日起，湖上大冷，我已将丝棉袍子穿上矣，不知上海如何？以后天气渐冷，你穿衣服该多穿一点才是。

廿五那天，我预料施某不会来拿，因为他还在想我将新写好的那一本给他也。大约再过三日，至迟也不出十二月一日，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赵家璧的那一本东西，若如此寒冷过去，怕有点靠不住，但无论如何，我将勉强地写去。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79　致王映霞

1932年12月1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一日晚

今晨发出一信后，即出去跑，替恩娘的完粮之事弄好了。陆子卿遇着了，早晨信中所说的买地之事，只当作了一场空话。我想在这种现状之下，还是藏几个现钱，倒活动一点，以后不再做买房子的梦了。你廿九夜、卅夜所写的两信都收到。狐皮做领，只怕不经久，手工倒也不贵。洪世凤同来者是否世彪，她另有朋友之说，想系不确。我只在急于做东西，大约中华的那一篇，又须迟两日才能寄出了。出卖印行权，有千元也好，还是弄它几个现钱在手头的好。你可以以此意对楼说。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0　致王映霞

1932 年 12 月 2 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二日

今天是二日，第一批款，谅已收到了罢？该书杭地并没有出售，闻系禁书，各书铺都云然，不知现代又何以不晓得也。昨天在路上曾遇见钱潮，他又约我今天下午去看马一浮氏，即汤淑芳之姑丈，见了他，当告以那一件笑话。昨晚曾有一明信片发出，今天天气阴闷，冷倒不冷，故而无心坐下来写东西，写这一张明信片来告你以今日的行踪。杨家我只送了一张四元的四事卷，署名者为养吾及我。

英生上

十二月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1　致王映霞

1932 年 12 月 3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三日

霞：早晨接到你二日午所发信，我也安心了。这几日为郁生丧事忙，今天下午已将灵柩送出，我送至拱宸桥回来。郁生真是难得之至，尽孝服礼，一切均由他负担，他已经送柩回湖州去了，三日后回来。我因这些关系，所以一直没有写过东西，大约三天后，当可将中华之稿子寄出，乞稍待。已经弄好了过年的钱，我也已放心了，以后正好慢慢的写我的东西。赵家璧的那篇，我一定要为他写好了才回来。宝垌杭州尚无信来，给你的信是怎么说的，乞告知。恩娘处，我隔日一去，完粮等事，已为弄好了，勿念。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2　致王映霞

1932 年 12 月 4 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四日夜

霞：三日信并书三册，都已到，勿念。楼也有信来，我当于明朝写详细的给你，楼的复信，当附在其中。余无事，请珍摄，我强健得很。

英生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3 致王映霞

1932 年 12 月 5 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

十二月五日

霞：今晨寄出快信一封，忘记了说一句，马某已回杭州，他不来了，字画本系不关紧要的东西，由他去罢，不要带来了。今天阴雨终日，似乎要下雪的样子。我身体很好，勿念。你和小孩，千请注意，不可使伤风，因伤风虽小病，但因此可致大病也。曼兄嫂既然如此，你何不赔几个钱，去福州厨房张伊茂处，替他叫四块钱的菜送去呢？一笑。我将短文写好，选集编好之后，想回来了，湖上大冷，不宜过冬也。

英生

五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4　致王映霞

1932 年 12 月 6 日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六日晚上投邮

霞：来信都已接读，现代付钱不痛快，有天马那么一来，也可以教他们知道知道。今天天晴，西北风紧，你大约冷了罢？我今天上五圣堂六号去将你的皮袍取来了，请孙伯刚来时，上这里来取去就是。有丝棉袍子一件，恩娘说还可以穿穿，所以一并带来了，也托他带上就是。这几日正在写中华的那篇，成后当直接寄去。大约四五天后，我想小峰总有一点送来，今年可以过去矣，且努力筹备来年和十年后的事情。

我身体安好，勿念。施、楼二人接信后如何？乞告知。

英生

六日晚

五日晚的信已到。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5　致王映霞

1932 年 12 月 9 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二月九日夜

霞：来函并二十元汇票已到，我马上回来，但在何日何时还不知道。天气冷得很，《自选集》自序已经写好了，以后只须将各篇改一改错字就行，可以说是完全弄好了。余无事，只希望你和小孩等平安。

英生

十二月九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一九三八年

86　致王映霞

1938年9月22日

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在沅江停泊中

九月廿二日

临行时，颇觉依依。晨发汉寿，水上略有风波，然亦行百余里，今晚泊沅江，到长沙须后日上午。

野阔天低，湿云与湖水相接，阴阴瑟瑟，颇与此次行旅之心境相象。出门多年，往日每以远游为乐事，此番独无兴致，亦不知是何缘故？

湖乡多风，早晚祈保重，到长沙后再以书告。

达夫

九、廿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7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3 日

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长沙郁达夫寄

九月廿三日

晨发沅江，夕宿长沙。湘水清浅，大似钱塘江上游。民权船上之萧管理员，系船舶管理总所之长常段总管理人。以后一切交通，及带买长沙常德各种货物，萧君均可效劳。未婚妻李小姐全家有移汉寿意，此来系为寻房子也。她若来汉寿住下，则你们上长沙、上常德，都可以搭差船了。余当细告。

达夫

九、廿三

明日当上公共汽车去南昌。买票行李诸事，全系萧君为代办了，便利之至。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8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5 日

湖南汉寿北门外蔡天培

郁王映霞先生

达夫在向塘车站寄

九、廿五日下午四时

在沅江发一明信片，在长沙、新喻又各发一明信片，这是第

四个明信片了，不知道有几个明信片能送到。今晚在此候车，已过南昌六十里，八点上车去江山，大约明天上午可到。后日即达浦城，就算到福建了。到浦城后，当打一电报，此信到，总在电报之后也。

达夫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89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5 日

湖南汉寿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在向塘候车的中间

九月廿五午后六时

这是第五个明信片，因为空不过，并且想起了老乖乖爱写信，所以再写一张。墨水是早就没有了，原因就为了沿途请题字者太多。这些墨水，是向同在候车的一位 X（?）君那里讨乞来的。战争的时候，这一种乱烘烘的生活，实在也很有趣。杭江路是我的旧游之地，所以一路上来，都有出乎意外的招呼与接待，大约明朝到了江山，总也可以平安去浦城的，而浦城却是陈老先生的辖地了。明日再写。

达夫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0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6 日

湖南汉寿北门外

　　郁王映霞先生

上饶车站郁达夫

九、廿六

今晨到上饶，大约十一二点钟，可到江山，明日入闽浦城界。

此是第六个明信片，一路上，只在南昌南面遇到一次警报，时已离樟树，所以并不感觉危险。总算是一路平安到浦城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1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8 日

湖南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建阳站郁达夫

九月廿八

在江山发两快信，在浦城发一电报，都送到否？

下记二十八字，系在车上偶联成者，记诵为诗：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读若第）迟，万死干君唯一事，为侬和顺抚诸儿。

达夫立在车上书

九、廿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2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8 日

湖南汉寿北门外

郁王映霞先生

郁达夫在建瓯站发

九月廿八日

江山发两信，浦城又发一电，建阳站上，亦曾托挑夫去发一明信快片，不知都送到否？下记二十八字，是今天在车上联成者：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事，为侬和顺抚诸儿！

达夫在建瓯站

九、廿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3 致王映霞

1938 年 9 月 28 日

湖南汉寿北门外

郁王映霞先生

达夫在南平江上

九、廿八日

去年八一三后，返闽时，曾宿此处，今年再过，风景依然，而国事家事，却一变至此。

去年曾宿此江滨，归梦分明绕富春，今日樑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

在建瓯时作

此身自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事（语），为侬和顺抚诸儿。

达夫

九、廿八夜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4 致王映霞

1938年9月28日

湖南汉寿

郁王映霞

达夫在南平江上

九、廿八日

今日到南平，系去年曾宿处，明日便到福州矣。

去年曾宿此江滨，归梦分明绕富春，今日樑空泥落尽，梦中不见去年人。

达夫

国事家事，剧变至此，又岂是去年返闽时所能料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附录一　王映霞致郁达夫

一

……[1]

昔日雄心，今已尽随江流入海，以后只盼能如心如意的做几年人。我还时刻在悔着两年前，我为你计划的香港的事情[2]，附上港报消息一块，藉作你的参考。大约是我的命运应该孤独的吧？否则为什么刚刚有些静下心情时，而你又偏偏须远行？此信到时，只盼你已在福州，或者已决定了我们的行止。祝　安心！

映霞　九、廿二

你有没有决心实行你答应我的条件，那只有天知道，我如今是鞭长莫 及的了。

*　这批书简是1938年王映霞在湖南汉寿写给郁达夫的。见于西德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先生所辑录的《给郁达夫的信》，原载香港《广角镜》第112期页50—61。原文有王映霞、鲁迅、戴望舒、徐志摩等人给郁达夫的信件共二十三封，其中有王映霞署名的，除了《协议书》外，还有信件十二封。王映霞女士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致函《广角镜》编辑，指出部分用她的口气或署她名字的信不是她写的。此信载《广角镜》114期61页。因此，本书仅选录王女

士指为真实的十封信。

注释：

①原缺，此信前半遗失，此半顶格写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总部的信笺上。

②1936年王映霞曾通过在香港《星岛日报》工作的戴望舒介绍郁达夫去见《星岛日报》的经理胡好。

二

文：

沅江及长沙发的两片都于昨日送来，欣慰之至。

你行后我已有两快函寄闽省府托蒋秘书[①]转交。

着洗了一天衣服，警报又来了，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来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什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复仇过后心境依然是澄清的，只教你能明白自己的弱点，好好的爱护她，则得着一颗女人的心亦不难也。衡山设委会会计处寄来一张须盖章的收条，我已为你盖章后用挂号信寄去，信一张，便附一阅。愿　珍重！

映霞　九、廿七

注释：

① 指陈仪的私人秘书蒋授谦。

三

文：

各片均悉，连上之函，谅均收到，前夜得自浦城来电，计今

日已可到达福州矣；到闽后各情颇急于想知道，可惜信又慢，而事情又偏不能详电报中。此间已设立湖南省银行驻汉寿办事处，地址是在从前的中央旅馆旧址，招牌已挂，以后汇款，或可直寄此，当较为便利。望舒有来函[①]，附上一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根本人不知谋，而天欲成亦不能也，人到了中年，依然得过且过，没有一上进取之心，专赖他人催促，又何补于事实？奈何奈何？

大小均安，勿念。

映霞　九月卅日

附戴望舒致郁达夫信

达夫兄：

前函已收到否？因为通邮不便，把什么事情都弄糟了。关于《星岛日报》事，已详前函。这里的经理是个孩子，性急，做事无秩序，所以什么都弄得乱七八糟。其实我也太把细，太要做得漂亮一点，而某一些人又无耻钻营，再上道远音讯阻隔，结果造成了这个现在的局面。这里，我只得向他致万分的歉意。

《星座》的稿费始于十八日领到，我怕你也许要用钱，在十三号去预支了薪水在十四日寄你，这时想已收到了吧。这里的事什么都不顺手，倒如稿费的事，纠葛就发生了不少。编辑部在七月卅一日就把稿费单发下去，会计部却搁到五六号才发通知单，（而且不肯直接寄钱，要等作者寄回收据后才寄）。在本地的作者，竟有领到七八次才领到的（例如马国亮），不知是没预备好还是什么，今天发一点，明天发一点，最迟竟有等到廿一号才领到的（如叶秋原），使我们感到异常苦痛，自领的说我们侮辱他们，代领的更吃了挪用的枉冤，谁知道实际情形是如此。这月底以后，我决定和会计部办交涉，得一个妥善的办法，这样下去作者全给他们得罪到了。（特稿稿费收据请寄下，我替你去代领寄奉）。

《星岛》是否天天收到？《星座》稿子很是贫乏，务恳仍源源寄稿，至感，至感。中篇小说究竟肯答应给我写否？因为看见你给陶公信上也说写中篇，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两个？

家里孩子病还没有好，自己也因疲倦而有点支持不下去，什么时候能过一点优闲的生活呢！精神生活也寂莫得很，希望从你的信上得到一点安慰。

即请

俪安！

望舒　廿三日

映霞均此（如达夫离开汉寿，此信务烦转去）行迹已决定后乞来示告知。

八月廿三日

注释：

①戴望舒致郁达夫函全文。

四

文：

共得五片、二电，知你已安抵福州矣。以后的消息，只有静等你来信才知道，而信又是那么慢。立德有信来，附上一阅，记得去年我离福州时，房间内抽屉中尚遗有鲁迅旧信数封，不知已为我检出保留否，如在，请寄港，亢德[1]颇需此类函件。冯列山系葛小姐之姐夫，闽人也，亦系金小姐兄弟的连襟，冯夫人乃我之同学，因我总念念不忘星岛，便中告你。我每天都忙，阳春的房间我已为他用报纸裱糊得颇整洁，时刻都想找些事情做，忙碌自较闲暇（？）为安。亢德、望舒、秋原[2]、雨农[3]各人处，都已发函通知他们你已去闽事，他们或会有信寄闽。乡居两月，有些惯常

了，以后总不想再向乡间走，刘院长及宁县长我都没有去看他们，去拜望这类人我觉得有些无聊。只在等你信来，不知你那边的事情究竟怎样？金耀辉[4]有信，附上。余后告。

映　十月二日

附金耀辉致郁达夫的信

达夫先生道鉴：

敬肃者，匆匆送别，谅已早抵闽垣。日来阴雨连天，途中必告平安为慰。余向在湘，多承关切，并承宠赐墨宝，殊为欣幸。兹有恳者，顷以父执何幼村先生（系浙江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函，嘱为渠令亲在闽保安处电台进一言，俾得升任为实缺报务员，兹谨将原函请王先生附家报内寄呈，务恳推情代为就近关说。仰仗大力，感同身受，种种有渎，究俟先生返湘面谢。肃此　敬请

钧安

晚　金耀辉　谨上

九月廿五日

家妹嘱笔附候

附原函一件

注释：

①指陶亢德，曾任《论语》半月刊《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编辑。

②指叶秋原，郁的朋友。

③戴笠的别字。

④金耀辉，王映霞同学之弟。

五

阳春写了一张信，我再附几句，昨上一快函，想于此信到前收到。你一件罗长衫应该去洗一洗，这样放在箱内，怕坏及别的衣服。福州的日用品贵不贵？如牙膏肥皂之类此地牙膏须卖四角五，那边如便宜，可以多买几支，以便回来的时候带来，药水肥皂此处须卖三角，冬菇木耳，汉寿没处买，亦请带几元来，这些多是容易携带而不可少之物，不要忘记。最好你能派到别处去，老在福州总嫌不大好，且看主席回来后如何，我在这里等你的消息。

孩子们连棉鞋都为他们做好了，预备将来你到何处，或者我可以去。

我与你在这里的时候一样安静，但较为劳苦。

映霞　十月十五日

附郁阳春致郁达夫的信

父亲：

最近你在福州那里的情形怎样？热闹吗？有没有好的新闻可以报告我们？

今天陈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在国庆日那天，我军在江西德安县打了一个大胜仗。我想这样再胜几仗，九江湖口都可以收复了。

最近学校中举行了几次小考，我算术两次都是一百分，自然另有一次九十九分。

这几天常下雨，路上全是泥浆，难走，讨厌得很。

祝

健康

儿阳春上　十月十四日

六

文：

六日的快信反而到在七日所寄的以后，邮件之颠倒无常，这正象征了我的命运，在十几年前，我何曾会得遥想到有今日，有今日受着丈夫恶意的欺凌？这的确与怀瑜向我说的，“红线牵错了，误了前因。”一样，倘若当初你与别人“结识”了（这两字是照七日来信中所写，你的用字似欠妥当，我是上等人家小姐，似与别人不可比也。你一开口便下流，难怪从前的人的婚姻须门户相当！），马马虎虎亦会得过半生，而我，又可以作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如今是一切都成过去，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希冀于来世，自古聪明人的遭遇偏不寻常，我又何能例外？徒靠你现在的每一次来信中都述说着“不愿援用强权”是无益的，你的用不用强权，与需否用强权，这都已在过去的十年你的行为中为你证明，一个已婚的男子的第二次的结婚后，精神肉体可以再重返“故乡”，在那初婚的少女尚且能宽宏大量，能以绝大的牺牲心在万难中忍耐了过去，这才可以说并未“援用强权”，以夺取你的自尊心，但当初我的报复的心，每时每刻我都在牢记着，从未因为暂时的欢娱而衰落过，正与据你所说的你对我的爱一样。现在只教你来信中一提及往事，那即刻就会使我把过去的仇恨一齐复燃起来，你若希望我不再回想你过去的罪恶时，只有你先向我一字不提，引导我向新的生命途中走。大家再重新的来生活下去，至于你的没有爱过旁的女人和对我的爱从未衰落过的那些话，我读了，只会感到你的罪深而刑罚太浅，这如病重而药轻一样的无济于事。能不能

使我把你的旧恶尽行忘去是在你，请你记住。近来杂志读得很多，很有些想写文章写自传的冲动，但第一次的尝试，似乎总不敢下手。匆匆复你六日的快信，孩子我都照顾周到，无须你挂心。

映霞　十月十八日午后

别人都会在文章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

七

达夫：

今天为孩子们补了七八双破袜，且时刻都在等你有信来。顷得十一日平信，气得我手足都凉，又是半夜未曾合眼，原定不复你信，想想总似乎有些话不说不明之恨。所以又从新起来。

你喜欢听传言，我自然不能管，不过自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有身价的了，我永远都记得“有人赠我三十七万余元港币”这句话，请你去谢谢那位告诉你话的朋友，这样秘密的事情又偏会给他——你那位忠心的朋友知道，到今天我始知你朋友的本领不小，而且你的这个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家庭的生命，亦许就会断送在你朋友的口里！粤汉路敌人两面在夹攻，湘省似有危状，汇款至今未到，你又偏善听近路之言，早一封信晚一封信来摧残我对你的感情，我今处于这样的情势之下，苟延残喘能有多久（?）时尚不能定，但愿你永远去和你的朋友生活下去！这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存折，于我们死后，都留在这里转赠你，让你再去买一个有这样身价的女子，因为你是喜欢有价钱的女人的，我始终并未要你一个钱，这似乎亦是你怕我会收别人的三十七万余元的原

因。

以后我是喜欢钱了，你记住，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对你已无话可说，即此愿你多多听些人言！

映霞　十月廿四日

“人言终无计消灭也”这你只须去谢谢大公报上的广告，你太能干，而这能干又偏不能用在事业上，专会登广告做文章骂人，不知正如吃了砒霜药老虎，终于自己害自己，我是过来人，已被你无缘无故的在六年前的书中骂得狗血喷人[①]，如今还怕什么呢？你一切都是自做孽；只能怨自己的手段太佳，欺凌弱女子的手段太高明的报应。

我仇视你之心，自然难以消灭，八年前的春日的一个人偷偷的跑到富场满舟街去住七夜[②]，即是与别的女人困七夜，和在六年前为我的女友而又跑上别的旅馆中去住半月，那些时候，你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八年后的今日，这一个被你认为是弱女子的人；也终有一天复仇的日子的，万事不能预料，连自己亦不知自己将来的结果如何？你能看得我到底么？

注释：

①1932 年，王映霞的同学刘怀瑜到上海旅行，王到刘住的旅馆去探望她。郁达夫为此事生气，出走半个月，并写了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的文章，影射王映霞和刘怀瑜搞“同性恋”。

②1930 年春，王映霞怀着第三个孩子（郁云）九个月之时，郁达夫提取了王映霞在银行的五百元存款，回原籍和他的原配夫人孙荃同住。

八

“全家都在危城里，冬日寒衣未剪裁”。

达夫：

昨日寄上一平快，已送达否？久候汇款未到，昨日已发一电告你，欲你再向行中一询，我原想到常德向农民分行去探听，但又怕白费车费，仍不得到手，日前已有挂号信去问，且再等几天，看那边有没有回信来。

广州于廿一日失陷后，湘省人心惶惶，衢先生（君左的姊丈）亦已于前日自长赶回，拟接家眷去桃源，然后再看风色而西行，生怕被关在汉寿城中将来欲走无路也，他今天来看我，问我们的计划如何？我仅告以须候达夫来信后再定，晚上一个人回到房中，给孩子们睡后，前后思量，不觉心酸泪下矣。母亲只在吵着回浙江，自然，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浙江的安全地带做事，又何苦在跟着我受气，（因有时我怨气无处出，难免有重言相向）可是她有时看着这苦命的女儿拖了三个孩子在吃苦，自己亦难以走得开，唉！在十余年前的王映霞，又何曾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凄苦的命运！在这十二年中，你假如能够节省一些买书买烟酒的钱，怕我们一家在安全地方亦有一两年好生活了，从前总是苦口婆心的劝告，无奈你习惯已养成，朽木难雕，终于改不转来，专靠我自己节衣节食，甚至变换了衣饰来作家用，而你又哪里会得知道，知我那时欲未雨而绸缪的一点苦心？前年在日本两月，还买了五六百元的书，可怜到如今，只在给别人一车车的拖出家门去卖，若依我的计划，把所有的书籍全部赠给图书馆，又漂亮，又经济，如今是什么都完了，十年来向你的种种忠心的劝告，都只等于零，请想想，是不是无形中只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没有明白自己的短处，不望成家立业的短处，还能怪着别人？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

主席[①]回福州了没有？你的任务究竟已完了没有？还有汇款等

种种事，都在累我日夜不得安宁，假如在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倒不如回来的好，悔不该要你去的那么急，若早知道主席须来汉口的话。一个人写写想想，愈想愈心焦，此信约于十一月五日左右可到，全家行止如何，盼于此信到后即复一电？闽中如安全，或全家迁闽亦可，省得你不安也。

映霞　廿五夜

注释：

①指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

九

达夫：

十一日十四日平信均悉，我会再把你十四日的信寄还给你，请你仔细的再看看，而且再请你看一看我十月四日寄上的信中，是说着为了什么事而亦许不愿再写复信。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都是废话，大家把一切的气愤全都丢弃了，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大局不意变化得如此之快，你不去香港，不去广州都成为塞翁失马，而你福州去得那么快主席又偏去开会，亦是不幸之至。这是后话，且看主席回来后如何再说，总之；我们一家，只须你心思好，待人好，不怕会饿死，到处都可以生存，这不必愁，宽你的心亦就是宽自己的心。为了汇来的款未到，急得我日夜不安，五日前曾有一电告你，三日前又有一电问你我们的行止应作何打算，时局如此，在电报上不能多说，一切已详廿五夜快函中，昨天实在因为急不过，马上坐了轿车到常德农行中去问，据云本月中并无福州汇款到来，我虽颇为诧异，然亦无法可想，只得白花车钱今日悻悻而回，我真在怨你为什么不在信中汇来，时局日紧一日，不

知这二百元，我还有没有福气承受也。此信到后，乞速设法将款取回，再以电汇湖南省银行转汉寿分行，因省银行在此间已成立办事处，颇为方便。匆匆写此，因刚自船上下来回家，又得你这两信，暂复，余晚上再写。

映　十月廿八午后　四时

十

达夫：

自常德回来后曾上一快函，内附常德农民分行的回信一张，想已收到？此二百元至今并未送来，而我身边只有百余元，战局日紧一日，欲走无路，欲留又非冒大险不可，人生至此，真甜苦均已尝尽矣。不得已昨日去此间乡下——即你从前所赞成的那位寡妇在教书的乡间——房屋，欲于万不得已时迁去暂避，穷人之出路只有这样一途，而最急者即钱尚未汇到，不知你因何缘故不自邮局用汇票？不自湖省行转递？偏欲于汇款最慢之农民分行寄来，而一方面政治部音讯毫无，至此即可见朋友之高低也，深为日暮途穷者之一叹！我们穷处异乡之苦，较你所可怜他的养吾为尤甚，弟兄须帮忙，而妻子是可以不顾的，心急如焚，不能再写。如款退回，请速自湘省行转汉寿分行用电汇！至要！

映　十一月一日夜

附录二　半生杂忆

王映霞

前　　言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差不多了。当快要到达尽头之时，再回顾一下自己已经走过了的路程，和在那长途跋涉中所遇见的鲜花遍地或者荆棘丛生的景况，那些值得珍贵和追怀的事物，真令人无限地感慨。

虽然我曾为鲜花所迷恋，也曾被荆棘刺得鲜血淋漓，但在今日，已经是不值得再来计较的了。雪泥鸿爪之念，就是促使我写这一篇东西的动机。

在本文中所连带写及的人，有的是已经作古，对于他们，我是应该尽量寻求其优点而为后世的人所瞻仰与凭吊的。还有一些生存者，为了叙述时的便利，有的未将姓名写出来。但最主要的，还是写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闻所见。从近乎消失的记忆里来写述，挂一漏万，轻重不匀的缺点，自然不少。加以限于水平，文笔幼稚，是有望于读者鉴谅的。

一、在外祖父身边

人生最快乐的时期，莫过于童年时代。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每一回想起来，也总还感到和昨天的情景一样。

一九一二年春，在大弟快要诞生的时候，我已经是虚龄五岁了。杭城光复的三月里，外祖父把我们一家接去住在他的身边。这一次的迁家，在我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懂得妈妈爱我，爸爸也爱我，但无论怎样，总比不上外祖父对我好。他会讲故事，常领我逛大街，坐茶馆，看朋友。平时我就老在惦记着他，盼望能够跟在他身边。

外祖父的家离杭州城区廿多里路的拱宸桥是一个小商埠，甲午战役后，日本人就划去了一大块地占为租界，铁路又筑了支线，水路有小火轮可以直通上海和苏州。若到杭州城里去，还有人力车和轿子可以代步。永安里一幢幢住宅的格局，像上海式的里弄房子，对远在几十年前的拱宸桥说来，算作是最新式的住宅区了。外祖父家里人虽不多，但为了想住得宽敞些，所以也便在这里租下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住了下来。

在外祖住屋的后面，相隔一条弄堂，有一所外祖的朋友王某所创办的里弄小学堂。这所学堂的大门，正好对着我们的后门。在我四周岁那年，进了这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堂去旁听。当时的所谓旁听，也不过是在这一间教室的最末一排上，空出一个座位来，每天让我去挂着小书包坐着。当然，我既不会写字，又不懂看书，倒总算尚能不吵不闹的，全神贯注听着上面的先生在讲课。因为过分的安静，反而给我带来了睡意，有时候我竟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到下课时铃声一响，才又将我惊醒。

外祖王南，号二南，胖胖的身材，一张长圆而终年都红润着

的脸。说话的声音沉着洪亮，一直都是带着笑脸向人，总是一视同仁的和善。他对于自己书房里的一切东西，老爱收拾得整齐清楚。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哪一只放信纸信封，又哪一只放笔墨，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小就好奇心极强，愈是他平日交代过我，不许我去乱翻的几只抽屉，我老喜欢等他出外时，暗中去抽开来望几眼。有时看到抽屉里有一张红纸，或者几个较大的笔套，我便取出来拿在手中玩一会，玩够了然后再放进去。自己认为是已经放归原位的了，外祖父回家一定不会觉察。谁知等他回来后一开抽屉，便马上觉察已经有人去开过他的抽屉，动过他的东西了。

二、回到金家

我爸爸叫金冰孙，曾祖辈弟兄都在杭州经商，曾开设过规模较大的当铺、酱园、南货店等。祖父金鸿藻，既未做官，也不会经商，在他一生中，当然家业日衰，辛亥革命以后，他把杭州余官巷的大宅院 卖掉，同时在离市区近四十里的湖墅信义巷西头，买进了一所较小的住宅。这宅院的东首，有一座观音桥，西面有一条浒弄，后来的宁杭公路，就从这浒弄里打通出去。跨出大门两三步，就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西通余杭，东往松木场，听说还是运河的支流。当时因为湖墅的生活程度较低，所以我们的祖父也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在买卖迁徙之时，适当大弟出生之后，我们正住在拱宸桥外祖家里。

一九一四年的重阳过后，虽寒蝉抱树，木叶尚未尽落，但偶尔一两阵风来，也着实有些凉意了。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带着我，爸爸抱了三岁的弟弟，分乘了两顶小轿，小轿后面跟着两担行李，从外祖家里搬回到这一所祖父新买进的宅子里来。进了信义巷，我还没有等轿夫把轿子停妥，就打开轿帘，四下观看。这是一条静

静的小街，面前是大墙门，门内就是我们的家。

祖父安排我们这一房住到三间花厅里，就在大厅的右首。三间花厅是坐西向东的，东南北三面是极高的封火墙，所以即使在晴天，也只有在中午前后，才看得见阳光，而这仅有的阳光，也都还是从院子里那两棵大梧桐树的枝干缝隙中射进来的。院子里是泥地，院子的形状，正形成了一个横的长方形，正好铺在三间正屋的前面。除了正中有两棵梧桐之外，一面有一棵玉兰，另一面还有一棵夹竹桃。对面粉白的照墙上，还种上了两棵木香和蔷薇。这两棵树的树根，正好插入到东面靠墙的花坛上。花坛前面有两条石凳，分列放在两旁，中间安放了一张小圆石桌。因为不容易晒着太阳的缘故，在每一棵树的树根旁边，都长满了青苔。记得我第一次跑到院子里去玩的时候，便滑了一大跤。

祖母体质素弱，又加上她那一双缠得纤细的小脚，累得她平时就不愿意随便出来走动，总爱独自个静寂地坐在屋子后面、竹园旁的一间小厢房里，终日捧了一串念佛珠念佛。我们初搬来时，妈带我进去看过她老人家一次。祖父则终日笑脸常开，手中还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旱烟筒，东看看西摸摸地在料理着家务。他走起路来，总喜欢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无论看见了哪一房的哪一个小辈，也总是笑嘻嘻的。笑起来，他嘴旁的那两撇八字胡子，也就随着他的笑容分了开来。

自从我们搬回来住以后，祖父几乎每天都要踱进花厅里来看我们一次。来了之后，除了经常和妈谈些家常以外就是爱抱弟弟，逗弟弟玩。对于我，有时只顺口说一句："少跑少跳，女孩子要文静些，不然会给别人说闲话，说你不懂规矩的。"我听了，并不知道什么叫"闲话"，又什么叫"规矩"，但总感觉到没有在外祖身边那样开心，好像无形中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等祖父踱回去时，经常将弟弟抱着带走，却总没有带我一同去。他们出园门后，

妈就会到外房的小洋铁皮箱里，去取出一包豆酥糖或者几块香糕来，拉我过去，塞在我的小手心里，于是我重又蹦啊跳啊的，独自个去玩了。

爸爸早出晚归地在城里工作，我不常见他的面。大弟三岁了，长得很结实。当我们俩在屋子里玩腻了的时候，就缠在妈妈身边。逢到这样的情况，妈便低声地向我说："陪弟弟上大门口去玩一会，好等爸爸回来。"

大门外有一条石板路，再过去便是别家的菜场地。通过菜地，就到了河滩。河滩上经常堆放着许多别家未运走的木排。河面上不时有来来往往的小木船。满载着河虾蚌壳之类，到杭州城里去出售。有时亦会有一二只渔船停靠在河边。我们看着坐在船头上晒太阳的大人和儿童，船头上光滑的甲板，以及甲板边上安放着的锅灶菜橱之类，若再从船舱向里望，还可以看见小桌小椅和棉被等。我往往会站着呆看多时，心想，要是我们家也有那么一只小船，爸爸将小船撑到各处的大城市里去，夜晚也就睡在船里，多好。

一年后，大伯母故世了，大伯父带了堂姊们去江西做官，二伯父一家搬到杭州城里去了。不久，我们这一房也就搬进了城，另立门户。

三、正式进学校

当年杭州最热闹的地区叫做"旗下营"，简称为"旗下"，顾名思义，是从前清军八旗盘踞过的地方。一九一七年，我虚龄十岁时的一个春暖花香季节，我们的这一个小家，在旗下仁和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安居下来了。爸爸在附近的一个机关里做书记员之类的工作，收入足以养家，这是我们在经济上和祖父脱离的

开始。

有一天，爸爸对妈妈说：“女孩子大了，老在家里玩也不是个事情。今天，我下办公回来，就在旁边那条马路旁的惠兴女学校里，替她去办了报名插班的手续，插入小学二年级。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女的，校长姓费。就明天将她送进学校去吧……”

于是，我正式进学校读书了。学校生活，使我感到兴奋，感到新鲜。晚上上床之后，也总会想起白天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许多事物。

暑假之后，在规定秋季开学之时，我们忽然接到了学校的一张通知：“本校因事延期开学。”至于什么原因，究竟延迟几天才可以上课等等，则一概都不明白。过了几天，从同学们的传说里，才得知了学校之所以延期开学的原因，是因为校长和教导主任之间闹了意见。又传说后来因为教导主任的势力大，竟把校长逼走了。逼走之后，教导主任就自任校长。听到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我着实难过了许多时候，然后就去邀集了十多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赶到那一位被逼走的校长家中。我们毕竟都还是孩子，未等开口，就都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是同情的哭还是分离的哭，当时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过了好一会，总算还是我鼓足了勇气，涨红着脸，像口吃似地叫出了一声老师说：“你另外再办一所学校吧，我们都跟了你到新的学校里去读书。……”旁边的许多同学，也都附和着说：“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想的。”校长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孩子们的愿望，竟给了我们那一位校长不少的启发和勇气。隔了一个多月，在较远的一条巷内，树起了一块“行素女子中小学校”的牌匾。而我们这十多个所谓发起人的学生，也都瞒住了家长，改到行素女校去读书了。由于我每天的早去迟归，日子一久，当然被爸爸发觉到了，他曾说过我几句：“你还小，凡事也应该向

大人说清楚了再去做，这样的独断独行，将来要弄出是非来的。”从此以后，我就很顺利地把书读下去了。

一九一四年，外婆在拱宸桥的寓所里去世，不到一年，舅舅和舅妈也相继辞世了。外祖父孑然一身。一九一九年的四月，爸爸租定了章家桥里塘巷内的一幢三楼三底的石库门房子，将外祖父接了过来，和我们共同生活。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十三岁。

外祖父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他说：“在家里不吃苦，到社会上去要吃苦的。”他所说的吃苦二字，就是指的参加劳动。家里的扫地抹桌，收拾整理等之类的事，都要我们自己动手，不准我们随便呼唤佣人。尤其是外祖父房间里的清理打扫等事，他更希望我替他代劳。每当我耐心地在做着各种杂务的时候，他总在旁边鼓励着。上慈下顺，童年的欢欣，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记忆里。

每逢寒暑假或者星期天，老人家的兴致总是格外高。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在安排我们老小俩第二天的活动了！上哪里去散步，去看哪一个亲友，讲一个什么故事，给我看哪几页书，或者讲一个什么典故。他还教我读唐诗，找出一些浅显易懂的名句来，深入浅出地分析给我听。他在讲“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一首通俗的七绝诗时，告诉我也可将字词拆开，改成一首词，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带我出游的时候，还给我讲许多西湖掌故。后来我的看书和喜欢读前人诗话的习惯，是和外祖父对我的引导分不开的。

我除了在学校里的时间以外，总是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外祖父，他真像是我的慈母兼严师。

四、进女子师范

大概我快要在初级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外祖父向爸爸提

议说："让她承继给我，改姓王，以后就算我们王家的孙女，你们同意不同意？"

"只要你老人家喜欢，孩子本人当然是愿意的，我们怎会不愿意？况且金家房份多，女孩子不少，承继一个出去，想来她祖父也不会不赞成。"爸爸马上接上去回答。

就这样，我的姓名就由"金宝琴"而改成为"王旭"。但外祖父又觉得这"旭"字不大容易称呼，于是又添上了"映霞"二字，作为我的号，后来就索性改成"王映霞"。我亦从此将外祖父改称为祖父。

金家的祖母生育了五男二女，爸爸是行四。爸爸先天既不足，后天又没有得到好好的调理。而且在他虚年龄十七岁那一年，便和刚满十八岁的我妈结了婚。婚后没有几年，就担负起一个小家庭的责任。十几年来，就无法再注意起自己身体的保养。我们搬在里塘巷住定的这一个夏天，他才卅六岁，便病倒了。据妈说：他患的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拖延了三个多月，在一个大热天，正当我在学校里考试的时候，他就撒手丢下了妈，丢下了十三虚岁的我和九岁的弟弟，去世了。

爸爸逝世后的第二年暑假，我就考入了浙江省立女子师范附小的高小一年级。这所学校的规模以及教师的水平，当然远远地超过了"行素"，我的眼界，也因换了学校而开阔了起来。我长到了十四五岁时，不但智力很快地上升，而且感情也日益丰富。若遇到某一个我所爱听他讲课的老师离去了，或者回家了，我竟会很多日子暗中不开心，甚至会独自流泪。有一种不知所以的哀愁，萦绕着我。

高小毕业后，祖父考虑我的升学问题。这时杭州的女子中学并不多，男女同校的自然也还没有，基督教会所办的那两个"弘道"与"冯氏"，终日要忙于读圣经。祖父是没有这种宗教信仰的，

当然不会同意我去投考。从经济及校风上着眼才决定让我去投考那一个为全省重视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的秋季，我便以投考生分数较高的名次被录取了。

女师的校舍是一座极大的旧式花园房屋，校园里有假山流水，亭阁楼台，处处都还呈现了古香古色。我搬进学校住宿之后，从一个家庭的小天地而跨入了这样的一个大集体中，觉得很满足了。全校有几百个同学，来自外地邻县的占据了半数，从她们的衣着和举止上看去，似乎有些“粗俗”，不过身体的壮健，读书的用功和人事的通达上，却胜过我们这一些城市的女孩子。她们中有的已经结过婚，有的订了婚，也有的正在进行男女交际。我则寻求和我性格相近，嗜好相同的女同学。我的同性友谊的情感发展，怕也就在这个时期。时间真像白驹过隙，一转瞬间，便已到了我们毕业的那一个学期。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北京大学文科的毕业生。他常将“五四”以后的许多文学作品批进课本去结合着讲解，使我们接触到这许多新的，没有知道而正想探求的知识，因而更增进了对于这一位老师的尊敬和崇仰。从此在我们的课堂里和寝室里，增添了不少正在流行着的新小说。冰心、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名字，也时常会在谈话声里听到。

我读完了鲁迅的《彷徨》和郁达夫的《沉沦》。对于鲁迅是人类的斗士和民族的精英的提法，觉得实在还不够理解，只看出了他的笔法很坚很健；至于《沉沦》里的大胆的描写，觉得有些怕看，有些难为情，因为和我这时的实际生活，不相符合。有一种似真似假的猜想，我的意念中也曾动过了不少的疑虑。后来又接触到了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我只热爱诗篇那些新的词儿和新的体裁，至于内在意义，还相当模糊。不过在作文中，自己也曾以极幼稚的笔法来模仿过。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的

专情痴情，以及两性间细致的心理描写与分析，却无端地引动了我不少愁怀。在求知欲极旺盛的我的当年，和这许多新书一接触之后，便对于每一个作者的形象都产生了一些想象。而同学中，则常常传说某一个作家来过西湖，住在西湖的什么地方，或者哪一个作家的什么亲友，在我们学校的哪一班读书。

五、从温州到上海

不久，我临近毕业了。我向往新的生活，希望走得远一点。有一天我对祖父说：

“爷爷！我快毕业了，你看以后怎么办？”

“你自己怎样打算？”祖父反问我。

“我打算先去教书，空下来的时间，设法补习日文，打算考考官费看。因为我们学校里的毕业生，在日本读书的人不少。”

“你倒有这样好的如意算盘，哪来这样巧合的好机会？”祖父在笑我。

“有是有的，温州的十中，有好几个教师是从我们师范里调过去的，像林本侨先生，他就懂得日文。”我以充分的理由回答祖父。

“难道你为了想补日文，就到这么远的温州去么？不过，那边有教书的机会，倒还可以商量。”祖父松口了。

“有是有的。我们的级主任说，那边的十中附小需要一个音乐教师兼幼稚园主任，他说我去较合适，就是怕你不肯，所以那一个位置现在还空着。他还说这几天打算来看看你。”因为我知道级主任先生是祖父的朋友。

“哦！”

后来，到温州教书的事决定下来了。

祖父和妈在这一个暑假里可够忙的，为我准备衣箱、铺盖。到

了三伏过后，暑气将消时，我踏上了去上海的早班火车。因为祖父已经去打听过，只有乘早班车到上海，才能赶上当天开往温州的轮船。

汽笛声响了，我将头伸出车窗外，向站在月台上的亲友们挥手时，顿使我感觉到别意离情的令人惆怅。火车驶过了艮山门，离杭州越来越远。顺眼望了一下四周的乘客，竟觉自己的年龄，好似已经增长了十多岁，也和大人们一样地能够单独出门了。想到从此能自由自在地开始独立生活，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这种感觉又把我对杭州，对儿时的故乡的离愁，冲淡了。

温州是一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滨海城市。那一座建筑在瓯江中的江心寺是我周末唯一的一个游憩之处。幼年住在拱宸桥时，我爱着大洋桥下的运河；住在湖墅金家时，我又爱门前的那一条小河；如今是，我更爱着这浩渺无际的大海了。

一九二六年的年终，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影响到了温州，一时传说纷纭。有说要马上封锁海口，又有说学校快将停课停伙，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我究竟还是一个未经风霜的女孩子，听这听那，把那游子思乡的情感浮动了起来。

隔壁第十中学里的教师林本侨，原来在女师教过我日文。我初到温州的时候，曾去看过他，由他介绍，认识了他的同事杭州人孙百刚。平时我在家信中，曾向祖父提及过孙。祖父来信说，孙百刚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叮嘱我倘或遇着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时，可以就近找孙先生商量。

由于形势的变化，校方表示有停伙的可能。我到孙的住处去和孙百刚夫妇商量，并表示打算和他们共同行止。他们马上同意了。隔不了几天，我们这几个人，就在万般困难中搭上了一艘最后离开温州的轮船。

次日，换船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跟随孙氏夫妇一同住

进了旅馆。住定之后的首要大事，便是探听驶往杭州的火车究竟开行不开行，又写了一封快信给祖父。很快祖父的复信来了，说火车中还是乱嘈嘈，还不如随同孙家暂住上海再说。于是我和孙家商议，说是长住旅馆既不舒服且又多花钱，倒不如找一间房子住下再说。好在孙氏夫妇早就把我当作了自己人。我们就一起在白未尼蒙马浪路（今名马当路）的尚贤坊四十号内，租定了一间前楼，又向朋友们借来了一些床桌应用之物，住了下来。

我对于孙百刚先生，始终以长一辈的世伯事之，平时不必要的话，对他从不多讲。孙师母因为与我年龄相差无几，性情又很柔和，在生活起居中，常把我当作她的妹妹对待。烧菜煮饭等家务，当时我完全是外行，比如叫人拆洗了棉被，我就无法再缝它起来。她却不声不响地帮着我做，有时还向我打趣地说："家务还是应该自己学着做，省得将来有了家庭，只是依靠佣人，是很不方便的。"

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无论谁家有亲友来访，大家都不分彼此地一同接待。出门也彼此一起。到上海后没有几天，附近的几条马路，我渐渐地熟悉起来了。虽然已近岁尾年头，而自己也还在他乡作客，在残年急景里，我也居然没有感觉到寂寞。

六、认识了郁达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

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随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

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个好熟悉的姓名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在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镜，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地打量了这一番之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这一位朋友竟接二连三地跑来了许多次，来的次数一多，自然相熟得也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照例地邀请大家一同出去吃饭，吃酒，看电影，有时甚至听戏。不过我并不爱听京戏。在这一种场合下，我很懂得应该不使大家扫兴，于是我亦勉强参加。

如是一连几天的应酬下来，彼此间都相当的熟悉了。有时，我听见他和孙先生在用日语交谈，总以为他们所谈的事是与我无关。不过有时从他们的笑声和神态中，看出了所谈的似与我有些联系，可是为了礼貌上，我当然不便去探问。

马浪路附近的路我都走熟了，在上海的几个同学和亲戚的住处我亦都已经去过多次，我已经不感到像初到上海时的寂寞。有一天，我去新闸路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我们住处的后门，老远已经望见孙师母站在后门口向我招呼，她说："你上楼之后，最

好一直走进厨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打门，也装作没听见，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听了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猜想内中一定有蹊跷，又以为孙先生在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的朋友有事商量，我进去会不方便的。上楼之后，我照孙师母所嘱咐的做了。过了一小时之久，大约已经吃过晚饭，孙师母才来叫我回房。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事情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未曾马上追问。不过凭我的猜想，也许会和郁达夫有关，也许因为我昨天已经将郁的来信公开出来的缘故。天天来我们这里的这位郁达夫，惹得大家发笑，弄得我很窘。郁说：

……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似乎她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面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七、岁阑归故乡

自从开过这一次玩笑后，我仍旧感觉不出自己在感情上有什么变化，每当静下来的时候，还暗暗地在计算岁阑的归期，最好就能在这几天内回杭州。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我一走，一切的事情也都随之而烟消云散，再不会有什么枝节的了。谁知郁达夫却暗中在想：

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我与她的缘分，就尽于此了。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家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

为了我，他竟将所有的女性都骂进在内了。虽然在骂着，诅咒着，但他的愿望则是：

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

归根到底，怨恨还是敌不过热情，他居然在我还没有离开上海之前，冒冒失失地先到杭州。火车抵达城站之后，既未探听到我杭州的住址，也没有知道我回杭州的日期，却留在火车站上一班车一班车地等候着、焦急着，等了两天，仍是见不到我。在寒风侵袭的无可奈何中，不得不仍旧搭车转回到上海。郁达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的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雪里立了两三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颊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回到上海来了。

在郁达夫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正是阴历十二月廿二，我离开上海，回到了西子湖滨的故乡。

我很愉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与家人团聚了，它冲淡了我

这半个月来心理上的紧张情绪。我满以为一离开上海，能在温暖的家庭里，重度有规律的生活。可是我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事情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在我回家后短短的几日里，在上海的郁达夫并没有把事情结束，他是：

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三日回去，住在杭州金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

昨天探出了王女士的住址，今晨起来，就想写信给她。

阴历十二月廿五日，郁达夫寄到杭州的信是这样写的：

王女士：

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就这样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

你去上海之前，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的，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

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芜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你几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上去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

听说你对钧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

的轻轻抛去。

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我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

达夫

十二月廿五日

我接到了郁达夫从上海寄来的一封又一封的信。我回答的内容实在空洞得可怜。我满以为这样不着边际的写了几次信，应该不会再延续下去。就算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一位作家，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郁达夫，他却打算于正月初二三，再到杭州来看我。这样一来，我有些着急了。理智在告诉我，若再相见，怕不是一件妥当的事情。于是，我就索性不分亲疏地写了一封信去责怪他。说他想到杭州来的动机是不应该，不纯正的。我以为一个人受到了这样的婉言拒绝，该会马上断绝杂念，至少，也总该搁起笔来，少写几次信，或者从此不写信来的了。谁知这不过是我这个毫无社会经验的人，对于男女间微妙感情的一种天真想法，事实上，反而很快的发展到第二阶段上去了。

在故乡度春节，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尤其是从烽火连天的异地归来，到了慈母身旁，真有如婴儿睡在摇篮里那样的酣甜。的确有许多天，我曾下决心，再也不给上海写复信了。不料，却因此受到了他的诅咒。他说：

去年年底，我写了两封信去给王，问她可以来杭相会否，她到现在还没有回信给我。

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了。

但我有时也想，假若和他做个朋友，永远是朋友，让自己在生活中增加些丰富的养料，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因此，我在几次的去信里，在字句之间，暴露了我这个愿望。他都不满足，他希望排除一切，立刻把两颗遥远的心凑合在一起，这才遂了他的心愿。所以在正月初十，他的日记里有过那么一段：

> 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绝了。也罢。把闲情付与东流江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场，就从此断绝了烟，断绝了酒，断绝了如蛇蝎的妇人们。
>
> 半夜里醉了酒回来，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我不知这一回究竟犯了什么病，对于她会这样的依依难舍。我真下泪了，哭了，哭了一个痛快。我希望她明天再有信来，后天再有信来。我还是在梦想我和她两人恋爱的成功。

八、郁达夫的病和婚约

新年里，我去过一次上海，当然和郁达夫见了面的。和一个月前的初相识时相比，在彼此的心灵里，都有着不同的感觉。我和他一起散步，一起谈笑，我仿佛把他当作一个大人，向他问这问那的。而他也降低了年龄，压住了原来的个性，凑合上我的好玩好动的脾气。

有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创造社出版部）里去，偶然间翻看了他近日的几页日记，心里有些恼火，同时有些怕羞。我开始感到和一个作家交往，有些胆寒。回到杭州以后，我更狠狠地下决心要和他疏远，免得日后闹出许多笑话来。但不知怎的，自己

的感情上似乎已起了什么变化，每当他一封封情意深长的书信，传递到我手中时，我却立即拆开来看，看完之后又非写复信不可。写了寄出，寄出之后又后悔，像这样起伏变化的心情，一天不知有过多少遍。时而想打算后退，时而想抛除了一切大胆地前进。同情与顾虑，充塞着我的心胸。我不想去告诉谁，但同时也希望有人能够了解我，同情我，帮我分析。有时想到我从前读过的他写的小说《沉沦》，书中那一个孤零得可怜的“他”，现在仿佛在我眼前摇晃。“他”实在是足以同情的。我为什么怕？我为什么不敢同情呢？“他”不是还立过誓么？

>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脏里生出来的同情……

如今，给与这同情的似乎只有我了！我亦不希望再有另外的人，来与我争夺这同情的付与。但我又马上想到，这太不简单了。他有一个复杂的周围，还有一个那无可奈何的处境，于是，我彷徨了，我立刻想到了家庭惜我，社会绝我，一切的亲友耻笑我。我苦闷，我无以自遣。我去找母校的老师，答应到嘉兴二中附小去教书，打算离开杭州、上海这两个是非之地。

到了嘉兴以后，我的心情依旧是沉重的。我在回忆，我在梦想，我重又为他一封封热情的来信，所眩惑起来。它竟占去了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我只能在难以告人的沉醉里度我的晨昏。

四月间，蒋介石叛变，在南京成立了他的独裁政府。上海的创造社同人有朝不保夕的危险，郁达夫生了严重的黄疸病，虽然辗转就医，但仍无法痊愈。他写的《王二南先生传》里，更有过

几段这样的记载：

> 当时，我在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因政治关系而入了停滞的状态。……我也受了当局的嫌疑，弄得行动居处，都失掉了自由。
>
> 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的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迹。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
>
> ……先生一见，就殷殷以保养身体为劝。

祖父为了爱屋及乌，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介绍医生啦，搜求秘方啦，劝他到杭州养病。这又促成了他和我的接近。由于接近，了解得较先时深，同情也就更甚。于是我就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将我和郁达夫的婚约关系正式公开在亲友的面前了。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上，这样地写着：

> 六点钟上聚丰园去，七点前后，客齐集了，只有蒋某不来，男女共到了四十余人。陪大家痛饮了一场。周天初——映霞的图画先生，——和孙太太——我俩的介绍人——都喝得大醉。

这年九月，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出版了。这是他半年多来生活思想真实的记录。他的日记的出版，事前我一点也没有知道。

他之所以不让我知道，主要是希望我和他在感情上从此不再发生旁的枝节。他觉得光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不够，这样地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作漏网之鱼。这是他个人的想法。我读了《日记九种》以后，却感到他处处在为自己打算。至于当时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发现了这样一件大胆而新奇的事情时，人们将以何种目光来看待？他从未想过，也没有关心过。因此，我则为此而不快了好多天。而且，还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不大愿意和他同进出，少说话，并有近于后退的打算。但是我究竟还年轻，社会上的事情所懂得的还是太少，一时想过恨过，也就算了。郁闷在心头的恶劣情绪，过了不久，就被他的热情所融化。

就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祖父答应了上海哈同花园姬觉弥的邀请和群治大学之聘，来上海教书，便把我们一家也搬到上海来住，为了进出方便，我们就住在靠近哈同花园的民厚南里（现称慈厚南里）880 号的全部二楼。

这八百八十号是弄堂靠西的最后一幢石库门房子，是两楼两底，并连有过街楼。我们并将统厢房隔成了三间，另外还有一间前楼，倒是方方正正，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米。

这时郁达夫和创造社的关系并未全断，每天还是在闸北宝山路办公，我在嘉兴二中附小教书，来往于嘉兴上海之间。祖父看他每天来来往往，实在辛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郁达夫暂时搬来和祖父同住。他就住在我们的前楼。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了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二月廿一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二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

了三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然后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口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了是我们的喜筵。

这件事的始末，大约只有我杭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知道。当时他们正住在东京，接到请帖后，到了二月廿一这天，去精养轩扑了个空，再写信来问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去。除了她们夫妇，大约是没有其他的人知道这次结婚的秘密。

住在旅馆里的这一个月的生活，就诚如他所说的，“日日痴坐在洞房”，只能从窗户外偶尔吹进来的几阵春风里，知道春天是已经来到了。几十年来，有不少关怀我们的亲友，陆续地来问起过，我总笑而未答。现在想来，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应该向大家说明的。当时我虚岁廿二，还是一个不明世故的少女。

九、我们的小家庭

三四个月以后，祖父嫌住房陈旧，就在住处附近的赫德路（今名常德路）上，看定了单幢的两幢房屋。弄名嘉禾里。

嘉禾里是一条较小的弄堂，内分并列着的两条，我和郁达夫住的是前弄，是东洋房子（就是没有天井的）一四七六号，房租每月 8 元。

祖父他们住的是后弄，有天井的石库门，单幢，房租每月 12 元，门牌是一四四二。一九二九年祖父又迁回杭州，我们就租住了一四四二号。

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灯蛾埋葬之夜》这篇文章，

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写成的。

在他文章中的报道是这样的：

> 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季节是交秋了，往后的这一屋的附近，这文明和蛮荒接近的区间，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声是秋声，色当然也是秋色。
>
> 不晓得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以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
>
> 所以断绝交游，搬撇戚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
>
> 这墓地的历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出的洋梧桐树看来，少算大约也总已有六十几岁的年纪。

我们这一间新屋的房租与设备，他是这样说的：

>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室内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

嘉禾里对面正好是一个电车场，所以，这里的不少居民是电车司机、售票员。我们之选中这一个住处，一则是为了和祖父的住处相近，二则是因为这里的房租低；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一处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上海滩上，比较容易隐蔽。有了以上这些原因，郁达夫是很满意这个环境的。

住房并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的光线较为充足。可惜是朝北，冬寒而夏暖。从亭子间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静安寺公墓（今名静安公园）的所在，那墓地里每一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

的大理石安琪儿，也都历历可数。

因为政治，我们初搬入时，没有把这个地方向朋友们公开过。亲友信件，也全由书局转。所以亲友们也就无法知道我们究竟住在何处。真所谓“和地狱底里的幽灵一样”，来迎送那四季的变幻。从斜阳影里，我才知道一天将过；再从后门外面几阵秋风里飞过来的落叶，知道寒冬已即将到来了。生活费用，当然是少得不可再少，因为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够把欠债偿清？精神与经济，是小家庭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主要的还是前者。在精力充沛的我俩的心灵里，只有和爱，只有欢乐，只有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

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十、下厨房和逛马路

妈只生我一个女孩子，在家的时候，是从来舍不得我去做粗重的家务的。所以当我开始独立支撑一个家庭时，最感到苦闷的就是家务，煮饭时我不懂该淘多少米，放多少水。记得最早时候我们曾买过一座抬灶，上面可以放一只菜锅和一只饭锅。应用的时候，常使我手忙脚乱，往往顾到了饭就顾不到菜，不是把饭煮焦，就是将菜烧烂。光是两个人的一天三餐，已经使我忙不过来，又何况郁达夫每当写出一段好文章或者得意的诗句时，他就会到

灶下来把我拉上楼去，让我先看一遍，读一读，问我顺口不顺口，往往弄得我两头顾不到。为了学做厨下的一切琐务，我真着急了好几个月。

郁达夫还常常用“孺子可教”这四个字来鼓励我学做家务，其实我所最担心的，是每日清早提着菜篮上菜场去买副食品。既要抛头露面，又须讨价还价，妈在背地里可怜我，说我爱去搞这些粗工作。祖父则叮嘱我说：“学会了是自己的本领。”我只想硬争这一口气，好好地来撑住我们这个小家庭。

烧菜是一件难事，两个人都没有经验，而两个人却都爱吃。郁达夫爱谈烹饪理论，也不知是从哪一本书上看来的，他喜欢在我面前充能手，充内行。教我某一种菜应该烧几分钟，哪一种肉要煮多少时间，这样的一教我，把我这个初学手弄得糊涂了。不是炒得太生，吃不动，就是煮得太烂。他看看不对头，再来大家研究。时常把一顿饭搞了两三个小时。后来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说：“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去吃它几天，我们边吃边讨论，这样一定容易学会。”于是，我们前前后后也就去吃了几十次，把一个月来的稿费全吃光了。很显然的，开销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算。于是在每一次上好馆子走回家的路上，我总爱埋怨他：“乱花钱，有些得不偿失。”他道：“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则非要吃过好菜不可，不然的话，便成了瞎子摸象。现在我们暂时化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钱又有滋味?”他还说：“人的身体最要紧，身体是别人抢不去的财产。”因此在我们家里，从不讲究穿着，只在饮食上多花些钱。不这样，他的黄疸病和肺病，又怎么会得好起来的?

他平时所讲的关于学烧菜的途径，我觉得也颇有道理，从此以后，我就认真地学烹饪，学会烧许多菜，尤其是他所爱吃的几

样。连日本的酱汤，我也曾学着做。其余如缝纫、洗衣之类，我也学会并熟练了。

达夫爱喝酒，我因之亦能喝上一些，不过对此不喜欢。结婚以后，为了想使他少喝酒，当然我应该首先不喝。表面上他总答应得好好的，总说“就这一次”，或者是“从下月一日开始”，但他一看见酒，总还是十分贪。我很懂得酒能伤神，亦能乱性。酒后会说出许多不应该说的话，做出许多不可以做的事情。好几次是为了吃酒的问题，我们中间发生过小争执。不过这一种小争执，并不伤脾胃，不至于有切肤之痛，过了一会，也就恢复了原状。

寒冬十二月的一天，外面大雪纷飞，一个友人跑来邀他去浴室里洗澡。他走后，我一直提心吊胆，从下午等到傍晚，再等到午夜，不见他回来。心里虽焦急，但亦无可奈何，怕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但干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次日黎明，只听见我们住屋的门敲得很急，很响，我从睡梦中被惊醒了，马上起来开门出去一看，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踉踉跄跄地踏进了客堂间。那个陌生人喘着气，向我诉说：

“清早我因事路过赫德路，见嘉禾里口的马路上倒着一个人。慌忙扶他起来一看，才知道是醉酒。于是我马上叫醒了他，问明了地址，才把他扶来了。”

我谢了这一位好心的过路人之后，马上把他扶到楼上，他半睡半醒，我才知道郁达夫昨夜是在马路上的冰雪里过的。马上煮姜汤，拆洗棉衣，足足忙了我一整天。从这一次给我的经验教训以后，凡是有朋友来邀他出去吃饭或喝酒，我一定要这一位朋友负责送他回来，否则，就下“禁令”，不许他出去。

这样的约法三章，初几次很有效果，但后来，不是得罪了他的朋友，就是郁达夫自己没有信用，甚至于恼恨我，想想我真是自寻烦恼。再后来，我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真是何苦！

每当轻寒薄暖的季节，我和郁达夫时常出去闲步。在当年的极司斐尔路（今名万航渡路）和愚园路上，时常会碰上回到曹家渡去的独轮车在兜揽生意，郁达夫老爱和我坐这种“第四阶级”的小车子。开始坐上去的时候，我有些怕难为情，又怕摔跤。等上车坐定之后，我们分坐在两旁，我的右手拉住了他的左手，一路上和在后面推车的人聊上几句，的确是别有风味。有时遇见了我们坐小汽车的友人，当他们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向我们打招呼时，我们亦就略为点一下头，颇有我行我素的自得之乐。愚园路尽头，便是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我们从车上下来，进了公园，一直缓步到公园的后门（曹家渡）出来，沿路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我总爱向郁达夫问个明白。他就像大人对孩子似地，不厌其烦地讲得很详细。

逛马路成了我们寂寞生活中的一种课程。郁达夫喜欢溜达，老是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不作一声地向前走去。我们常在霞飞路（今名淮海中路）的洋槐或洋梧桐下的人行道上散步，向西走去，行不多时，徐家汇天主堂的双尖顶就可以望得见了。倘若我们的脚力还可以胜任的话，那就会折向龙华。龙华寺前的龙华塔，是我们经常去的。这样的一段并不太短的路程，是当年我和他经常去散步的地方。来回一次之后，我们并不感觉到怎样疲劳，可是这一晚的睡眠，必然很甜很香。

十一、内山完造与鲁迅

从静安寺搭上一路电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北四川路底的终点站。下车之后，就可以望见一家白漆门面的书店，这就是我们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夫妇开设的内山书店。是当年进步作家们常到的地方。我和郁达夫认识不久，他便把我带到这地方

来了。我们定居上海以后，每隔上两三天，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去一次。谦恭而好客的内山夫妇，一见我们进门。也经常是茶啊，烟啊，点心啊地继续不断地招待着。郁达夫把我带到这家书店去的最大目的，第一，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同进出已经习惯了，任何地方我都跟着去；第二，他在暗示我，到这里来买书可以暂时不必付款。因为我们当时经济并不十分宽裕，而郁达夫是有无限制的买书欲的。一到内山书店之后，他总要我安心坐等，他自己则去找刚从日本寄到中国来的新书和杂志。挑选了一大堆之后，便笑逐颜开地告诉我说，这些都是不易买到的书。而内山先生呢，有时也知道我们不一定能马上付清书款，但他总以极真诚，极信任的态度要郁达夫将书刊先拿回去。不仅如此，在郁达夫经济上有来不转的时候，比较进当铺更容易得到钱的地方，也便是这里。而且，可以让我们分期付还。

记得在我和郁达夫结婚后的初期，郁达夫领到版税以后，也立即转到这里来还清过许多积下的欠债。有几个逃政治难的朋友，来到上海后一时无容身之处，最安全的办法，便是去找内山，他总会给你以极保险的住处的。

这一位有道德有正义感的、决心“死，也要葬在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日本朋友，居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在一九五九年的九月十九日，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到中国来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国庆大典。不料由于身体衰弱，飞行的劳顿，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脑出血，不治而逝在他的第二故乡了。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初，一个我难以忘怀的日子，郁达夫陪我去看了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和许广平。

大约是在爱多亚路（延安东路云南路口）的一个广东人开设的旅馆的二层楼上，我们去拜会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大文豪鲁迅

和他的学生许广平。

郁达夫和鲁迅在一九二三年就已经见过面，而我，这次还是第一次，才由郁达夫给我介绍认识。

这天，鲁迅穿的是一件旧的薄呢夹袍，因为才从广东到达上海不久，所以看他的脸上，还有一些风尘色。和我谈话的时候，听得出他在普通话中间，夹着一些绍兴口音，但听起来，觉得极自然。

许广平坐下来和我打招呼。她是广东人，因此，她说的是北方语言中间夹着广东音，听起来也很容易懂。我和她一见如故地在闲谈家常，彼此都极坦率，不像是个初次见面的人，正谈得津津有味时，却被郁达夫催我起身的话声所打断。

以后我们在上海生活的四五年中，去北四川路鲁迅家的次数也不少，总觉得，鲁迅和许广平二人，待人的诚恳是我绝不多见的。

海婴出生后，不久我家又迁往杭州，我和许广平，大家忙于自己的家务事，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下去。鲁迅逝世时，我在杭州得到噩耗赶来上海，到大陆新村的时候，见着了她的满面悲戚之容。

再后来，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天，她带了海婴等一家人，到上海来为鲁迅先生迁葬，她教人来找了我，我们大家又在她住的上海大厦的房间中，彼此诉说了多年别后的积愫，从此后，就再也没有见着她了。

平时，郁达夫总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过："我们无产者唯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又说："文章做不出事小，身体养得好好，这是第一着。"他这些话我完全听得进去的。他自己也时常想把老嗜好烟酒等戒去，日记里天天记，嘴里亦时时提，弄到结果，就是缺乏决心，没有恒心。于是就说："人生应该有一种嗜好，

才不至感到寂寞。”他为了想拖我和他同犯，曾要我喝过量的酒，还特意去买些中外名酒来让我试饮，又劝我吸卷烟。对于酒，原是祖父让我饮过的，可以勉强饮几口，但对于烟，实在学不会，我只能做了逃兵。

十二、阳春和静子的诞生

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出世了，取名飞，小名阳春。因为他的出生正好在旧历的十月中旬，刚刚是十月小阳春的时节。

孩子出世以后，我们都不主张自己喂奶，郁达夫的意见是："女子一喂奶，身体就要差。"我还是在爱玩的年龄，若要我管了孩子，便一步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就很快地雇用了奶妈。有了奶妈，这原来的两口之家，一时便成了四口，不但在无形中添了许多热闹，而且在简单的小家庭里，也就谨慎得多了。我除了主持家务之外，俨然像是一个母亲的样子，其实，这时候，我还是虚岁廿二岁啊!

第二年的八月间，在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诞生的前两个月，郁达夫受安庆的安徽大学之聘，只身去安大教书。在他动身之前，我想到他的工作不一定有保障，在替他购买轮船票时，我为他买了来回票，以防万一。(当时的所谓来回票可用半年)在送他上船的时候，要他千万注意身旁环境，不要去冒险。他抵皖后还没有住到一个月，正在开学的前一天，他的好心的朋友邓君到他住所来通知他，说有人正在布置暗算他，要他立即离开此地。好在船票已不必再买，郁达夫便马上上了一条船，回到了上海。行李等物，已经来不及取，全部留在安大。这时，我竭力主张去和安徽大学办交涉，要他们赔偿损失。郁达夫怕多事，结果我还是代他去了

一次安庆，代他向校方算回了一学期的薪金，并把他带去的行李取回。

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中，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静子出世，是一个女孩。不知道是因为她爱哭呢，还是因为郁达夫从安庆回来之后情绪不佳，他总嫌这个孩子会闹，不怎么爱她。所以在静子满月以后，我就请妈把她带到杭州去抚养。好在祖父他们早于半年前就搬回到了杭州。况且雇用奶妈，也总是杭州方便。如是一住三年，等我将她带回上海自己带领时，她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但不知怎的，郁达夫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好玩，要送给人家，几次和我商量，我拗不过他，便允许了。有一天，就由郁达夫把孩子抱到淞江，交由一个淞江的保姆带领。不到两年，孩子生了病，病了一些时候，就夭折了。我们中间仅有的这一女孩，从此见不到了。

鲁迅和许广平还为了静子的诞生，写来了信，还送来了礼物。

十三、收版税和做“护士”

郁达夫的全集及日记，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就全部归并到北新书局出版。如果真能按当时的销路来收取版税的话，量目还相当可观。若以这些版税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不说富有，总还可以过得去。但北新当时的情况是，有时明明双方讲妥，书局一个月应发付多少钱版税，年终再另外结清，你若不用电话或书信去催付，则他们也就会忘记送来，或者迟些时候再送来。这是北新的作风，也是北新的方法。当年鲁迅要和北新打官司，怕也由于北新的这种方法。所以，当年在嘉禾里口右首的那一家药材店里的电话，我每个月总要去借打几次，向北新要钱。逢年逢节，则更须打得起劲。

郁达夫的每一种书的初版或再版，照例由我贴好几千枚“版权所有”的印花送往。印花送去之后，去催讨版税则是我的份内事了。不过多多少少，每月的壹贰佰元钱是可以催到手的。其余的开销，则全赖各报刊零星的稿费了。钱拿到手后，郁达夫总爱先抽出一部分来买旧书，若在旧书店里看得高兴的时候，他就会倾囊。书则用人力车送到家里，他便得意洋洋地指着一本本的旧书对我说：“这些都是珍本，孤本，都是绝版书。真不容易买到手的啊！”我听了觉得好笑又好气。为了他这样的没有计划的买书，用他的心血换来的报酬，很替他可惜并且担忧。不过比较起来，比用在买烟买酒中，总还略胜一筹，我亦就不再开口了。

有时所收到的数目较大，我就暗中为他储蓄了一些。将这不固定的收入来作固定的开销，有时我也就觉得有些困难了。不过郁达夫对于我的经济安排，从无异言，也确知好歹，我们在这十二年生活中间，从来没有为了经济而发生过意见。

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的自由大同盟先后成立，在发起人的宣言中，郁达夫第一个签名，并多次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治的示威性的集会。在这前后，他和鲁迅等一起署名发表过不少抗议国内外反动派推行法西斯战争的宣言。正在这紧要关头，郁达夫患了很严重的痔漏。据老北门一个由胡适之介绍给他的医生的诊断，说非住院施手术不可。但从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来看，住医院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又还有朋友跑来通知，说租界上风声不稳，黑名单内有郁达夫的名字。于是我们立即设法对付，赶快把家中的有些书籍和重要文件，全部包好藏好，有的则转移到别处去。又在住处的附近，租下了一个小亭子间，让郁达夫独自一个移居到那里去，暂时隐蔽起来，至于租住亭子间的理由，只说是为了乡间来了许多亲友，家中一时住不下。至于对家中的奶妈则说：“先生有病要开刀，去医院住比

较方便。这样的两面一布置，大家都非常相信。郁达夫搬到“新居”后，每顿给他送饭送菜的是我，每天陪伴他去老西门一位中医那里看病的也是我，有时我还得学做护士，为他敷药换绷带。家务和孩子，也不得不挂在心上。当时我虽然终日忙得无片刻余地，但是我的心情是愉快的。

十四、裂　痕

一九三〇年的夏天，我们这一个小家庭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住在我们家。弟兄相会，分外亲热。他本来就同他的二哥感情非常好的。这次见了面，我备了酒菜招待他。看他俩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劝说不能再喝了，并说：“我们还是大家吃饭吧？”郁达夫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只穿了一身中式的单衫单裤就出了家门。我和他二哥起先还以为他走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后来一等再等，依然不见他回家。于是，我安排他二哥宿在客堂间里，自己则回到楼上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他二哥回富阳去了。家中空荡荡的，少了一个人。天快黑了，我收到了一份电报，我急忙看电文，才知道是郁达夫从宁波发来的。电报上说，他的钱和手表被窃，要我马上送一百元钱去宁波。

幼稚柔弱的我，一想到他的安危，怎么也要弄到钱给他送去。弄口有一家当铺，但家中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当。我想来想去，决定将我结婚时母亲赠送给我的手镯、项练拿去当了，当了一百元，立即赶到十六铺轮船码头，买票上船。

第二天的清早，船到宁波。

我找到了他的住处，见了他，我第一句话就说：“给你送一百

元来了。”他“哦”了一声，说：“我们一起到普陀去玩几天，再回上海好不好？”

在去普陀的船上，郁达夫告诉我，那一天傍晚他从家里出来，是因为我阻止他喝酒，使他很生气。等走到十六铺码头，天已黑，就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之后，便买了船票到宁波。手表就是在码头上不见的。

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他每当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这一次事是做错的了，他亦了解这件事情之在我的精神上所留下的伤痕，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永远无法消除的。

一九三一年，当我怀着第三个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又是由于我劝他少吃酒，他出走了，并且在家中拿了五百元的一张存单，出走到了富阳，去住了一周。我本不知道他是回到富阳去，但是，第一，在钱塘江边有人看见他手中提了两包旱烟；第二，在他回来时所带的网篮铺盖上，是都有姓郁的标签的。我也不和他吵、或闹，只写了一封信给我祖父，祖父从杭州赶来了。

郁达夫知道祖父是当年我们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应允者和促成者，而今的事实放在眼前叫我怎么办呢？祖父问他：“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郁达夫无言以对，马上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祖父，祖父用信封封好，交给了我。

于是，他们二人作长谈，从深夜谈到了天明。第二天，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的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亲笔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存一份。于是，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情是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但在我的感情上，创伤却一日一日地加深下去，因为任何物质，是交换不到感情的。

没有几天，祖父要回杭州去，我在送他老人家上火车后的归

途中，感到心酸。回到家中以后，很有一股特然的感觉：似乎这一个家已经不像是我的家了。猛然间，阳春走到我面前来喊了一声“妈”，才使我恢复了原来的神智。想着已经出世了的两个孩子，想着腹中那七个月的胎儿，又想到这几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完整的家，我真感到了来日之茫茫。

自从这次以后，我的胆量大了不少。我做了许多次郁达夫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如去探望几个独身的同学啊，告诉了他们我的痛苦。等郁达夫不在家的时候，约她们到我家里来看我，或者在空闲时给她们写几封信，我更不像前几年一样地死守在家中。

郁达夫的个性自幼孤独，青少年时代就没有开朗的机会，尤其是在日本一住十年。正如他自己在《血泪》中所写的那样：“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环境给他养成了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个时候，他想恢复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会无声无息地出走一次。但走，也不会走得太远，不久自己也就会回来。不过从我的性格上想来，他的这种举动，似乎是我们家庭生活的症结。为了爱面子，在朋友面前我不敢声张出来，爱与恨的复杂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我曾动过多次可怕的幻想；但等到他安然地又回到家中的时候，便立即消失了。

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

许多事情是不能有一个开头的。有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第三次，甚至于无数次的了。有时为了饮酒，又有时为了别的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我只须看他眉头一皱，头一摇，知道他马上会犯出老毛病了。有时我总觉得好奇，想探究一下他倒底是往何处去的，去做些什么。为了感情，为了他的安危，我就在后面追踪他。

两个人距离二三十步，有时十几步，更有时好像并行着。不过彼此老是默不作声，活像两个陌生的行路者，有时向西行，从住处走到曹家渡，有时又走到霞飞路尽头，大家自管自的走着。这几条熟路，都是我们结婚前后携手同行过的地方。而曾几何时，心情便各有不同了。一种伤感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的步子，便自然而然地缓慢了下来。原来在我前面行走的他，偶尔一回头，发觉我跟在他后面。时间已经到了深夜，他自己也走得有些疲倦了，他就马上会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我身边，让我跨上坐定之后，他也就坐了上来，两个人无言无语地回到了家中。这样地走了一场冤枉路，在他总算是已经发泄了闷气，我却在受折磨。他倒是若无其事地与往日一样，叫我，逗我，为我倒茶递水，示意我休息。于是我又只能在疲劳里，在悔恨中，去度我的残宵。

住在上海的这四五年中间，像这样的情形的反复，是不计其数的。弄得久了，我亦习以为常。任他自去自来，任他愁烦欢笑。在一次次的纠纷以后，我也曾摸索到了许多教训，我不敢把我心底里真正的思想暴露出来。我孤独地苦闷地想起了在我和郁达夫结婚前妈对我讲的箴言，师长同学对我的轻视。又想起了我那可爱的令人怀念的故乡的一切，儿时的一切。我热烈的真诚的感情渐渐地改变了，同时，家庭影响我的娇，社会影响到我的骄，在逐渐发展。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取名云，小名殿春。这孩子的面貌与性格，从小就特别像他的父亲。未到满月，我就得到祖父在杭州的患脑溢血的电报，我和郁达夫就匆促地赶往杭州。总算见到老人家最后的一面，我从不爱哭，但这次在我祖父的灵前，却流了不少眼泪。老人家长眠了，从此他再也不知道我此后的日子是欢乐还是悲愁。

十五、移家杭州

自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这两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已衰，对于各项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就很盼望有一个开支可以节省的安定的去处。郁达夫他亦与我有同样的想法，后来他在《住所的话》里，有过这样的理想：

>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间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也睡不着的枕上。
>
> 尤其是春雨潇条的暮春，或风吹秋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树舍的梦想；游子想乡，飞鸿倦旅……

我和郁达夫，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来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的去处，可以作为我的终老之乡。在大家都这样想过之后，于是决定马上写信去托了在杭州的友人徐葆炎。没有多久，他就为我们介绍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内的一所旧式房子，门牌是六十三号，在一个庵堂的隔壁。我立刻写信去，托他租定了下来。

这所旧房虽说旧到不可再旧，但环境清幽，房间宽敞。在上海鸟笼式的里弄房子里住惯了的我们，都认为很满意了。尤其是低于上海一半的生活开支，给我们经济上带来了不少的方便。书局若能守信用，把每月两百元的版税照常寄来，那么我们在生活

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了。而且在杭州，我的母校就在附近，母亲的家也住得不太远，平时我也可以去走动，无形中增添了我不少活力。

一九三三年的四月里，我们在上海生活了这么五年的家搬到了杭州。

就在移居杭州的第二个月，我生下了第四个孩子耀春，又名亮。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了。对于现实的生活环境，虽然清苦一些，但我相当满意。家的命运，孩子的命运，我的曾有过的而且不止一次的危险打算，与那幻灭的悲哀，都因此渐渐地黯淡下去。

我和郁达夫在去上海时，曾到三四年来和我们过从较密的鲁迅先生那里，去向他谈到我们已经搬家的事情时，周先生略略地表示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和郁达夫因移家心切，便也不去十分注意它。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我们又因事去了上海时，我就用了四张虎皮笺要求鲁迅给我写他自己做的诗。他应允了。第二天我们要走的时候，再去他家时，不料鲁迅先生早已为我写好，后来我拿去裱好，就挂在以后的新居里。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增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周先生的诗，似乎在暗示，有劝我们离开杭州的意思，表示

出了他对于杭州环境的高超见解。

初到杭州时，我只觉得换了一个新鲜环境的开心，还没有体味出杭州的特殊境遇。两三个月以后，警察局派来了几个人，说是来检查书籍的。这个时候，我才暗中感受到自己一贯疏忽政治的可怕。继之而来的，便是各式人等的接二连三的来访，有的自称是“学生”，又有的说是“同学”，还有的竟在当地的报刊上登出了访问特写。这就很自然地给我们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日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母双寿，乃至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来我们家庭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

十六、青岛和北戴河

杭州是一个群山环抱盆地式的城市，一到夏天，不但蚊子苍蝇会随人来去，而且那日夜闷热的气候，会使你喘不过气来。每年从端阳开始，一直要到重九前后。在这一段日子里，很少有不流汗的时候。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未到初伏，已经是热不可耐。当时气象预告，说今年将有六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热流降临杭州。消息一传开，我们就有些担起心来，商量凑出几个钱，去找一个清凉的地方避暑。有一个朋友来信谈起，到青岛的海边去住一个夏天，用

费不多而交通便利。于是我们决定去青岛。孩子打算只带 一个大的，小的两个留在杭州托我妈照顾，说走就走。

轮船驶抵青岛港时，就可以望得见在绿树浓荫里的一幢幢红瓦洋楼。把视线横扫过去，则是一条弧形的海岸线。青岛的温度，据说最热亦总保持在华氏八十度上下。虽然骄阳烈日，但当你一望见青碧的海水与澄蓝的天空时，身心便自然而然地会清爽起来。我们在青岛海滨的三四十天的时间里，清晨或薄暮，我几乎是在海滩上度过。当游泳游倦了的时候，我便仰卧在沙滩上，将两手枕着头，闭上双目，愁烦和俗情俗念被冲洗得一清二净。

游兴未尽，我们便又从青岛乘车到了北京。车过济南时，我们还下去领略了一番济南市里的大名湖和趵突泉，眼看着碧清的泉水会从石缝里向上冲，这当然又是新鲜的。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多，但这时的季节，正好是已凉未寒的时候，在北京人说来，这是最好的季节。北海故宫的历代古迹，虽然是值得令人瞻仰浏览，但我对于阵阵秋风后所随之而来的风沙，多少是有些顾忌的。

孙百刚先生这时已在北京工作，老朋友异地相逢，当然是分外高兴。他就挤出了时间，陪我们一起去游玩了北戴河。

当时的北戴河海滨，都是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别墅。据说是禁止使用汽车的，则其地之清静，可想而知。若缓步在静寂的海滨，除了潮汐的冲击声外，所偶尔能听到的，便只有林间的鸟语。北戴河可以用以代步的，只有驴子。我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玩意儿看待，每每骑上背之后不肯下来。

在我们游兴未阑时，却得了杭州家里发来的电报，说四儿耀春病重。接到这一份电报之后，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于是我马上踏上归程，单身回到杭州。

总计从盛夏到初秋，两个月来的游历，已把我的俗虑与愁怀，在表面上已经洗得洁净无遗。回到杭州后我和郁达夫的感情，似

乎暂时地又恢复到了当年。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怎么也忘记不掉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我们共同生活时的许多作为。

每当他不在家中的时候，我总要拿出一包他从前给我的一些旧信来翻翻。不过翻阅的结果，总容易把我的思想感情，拉回到几年以前我和郁达夫初认识时的境地。这原因大约就在当年他写给我的某一封信，当年是怎么写，而现在又是怎么做，若能用以对比一下，则又大大的不同了。今我为了纪念他，纪念他初期给我的情感，我有时把这封信上的句子，背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

映霞：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悉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虎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想看外面可不可以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因此我几次的要求你，要求你不要疑我的卑污，不要远避开我，不要于见我的时候要拉一个第三者在内。好容易你答应了我一次，前礼拜日，总算和你谈了半天。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觉得非见你不可，所以又匆匆的跑上尚贤坊去。谁知事不凑巧，却遇到了孙夫人[①]的骤病，和一位不相识的生客的到来，所以那一天我终于很懊恼地走了。那一夜回家，仍旧是没有睡着，早晨起来，就接到了你一封信，——在那天早晨的前夜，我

① 即孙百刚先生之前夫人杨掌华。

曾有一封信发出，约你今天到先施[1] 前面来会——你的信里依旧是说，我们两人在这一个时期内，还是少见面的好。你的苦衷，我未始不晓得。因为你还是一个无瑕的闺女，和男子来往交游，于名誉上有绝大的损失，并且我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容易使人家误会。所以你就用拒绝我见面的方法，来防止这一点。第二，你年纪还轻，将来总是要结婚的，所以你所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个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地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而你对我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要我和你见面。我起初还以为这是你慎重行事的美德，心里很感服你，然而依我这几天自己的心境来一推想，觉得真正的感到热烈的爱情的时候，两人的不见面，是绝对的不可能的。若两个人既感到了爱情，而还可以长久不见面的话，那么结婚和同居的那些事情，简直可以不要。尤其是可以使我得到实证的，就是我自家的经验。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

[1] 今南京路浙江路口的服装公司，原来就是先施公司。

全由父母做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触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的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的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那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常年的飘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从我这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我今天才得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就是现在你对我所感到的情爱，等于我对于自己的女人所感到的情爱一样。由你看起来，和我常年不见，也是没有什么的。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正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盛，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的感到，同样的表示，才能圆满的成立，才能有好好的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像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

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到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现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说到了这里，我怕你要骂我，骂我在说俏皮话讥讽你，或者你至少也要说我在无理取闹，无理生气，气你不肯和我相见。但是映霞，我很诚恳的对你说，这一种浅薄的心思，我是丝毫没有的。我从前虽则因为你不愿和我见面而曾经发过气，但到了现在——已经想前思后的想破了的现在，我是丝毫也没有怨你的心思，丝毫也没有讥骂你的心思了。我非但没有怨你讥诮你的心思，就是现在我也还在爱你。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除解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酬应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的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才晓得很热烈的想爱人的时候的心境是如何的紧张的。我以后想遵守你所望于我的话，我此后想永远地将你留置在我的心灵上膜拜。我这一回只觉得对你不起，因为我一个人的热爱而致累及了你，累你也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我对于自己所犯的这一点罪恶，认识得很清，所以今后我对于你的报答，也

仍旧是和从前一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你（按：下边两行字用墨涂了）。

映霞，这一回我真觉得对你不起，我真累及了你了。

映霞，你这一回也算是受了一回骗，把我之致累于你的事情，想得轻一点，想得开一点吧！

我还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断绝了我们的友谊，不要因此而混骂一班具有爱人的资格的男人。

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的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什么男女的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不过若没有这一种必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保存着，保存到我的死后再发表。

最后我还要重说一句，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于你。

映霞，映霞，我写完了这一封信，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了，我我……①

我在心里不高兴的时候，经常把它拿出来看看，藉以冲散我的悲愁。但郁达夫是不知道的。现在已经把它公开在《达夫书简》里了。

---

① 上面这封信没有具名，也没有日期，从词句上看来，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二月中所写。

十七、风雨茅庐和三儿之殇

杭州是我的故乡，年纪大了几年，总时有一种鸟倦知还的感觉。对郁达夫说来，这也很有诱惑力的，他在《住所的话》里写着：

> 这一种好旅游，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有所移易了。总之是懒得动。
>
>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
>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得阔一点的回廊，房子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

这希望，不但是郁达夫的，而且亦是我的。事也凑巧，就在我们住房的贴邻，有着一块菜园，菜园中间有一座五木落地的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这一块东西略长而南北较短的长方形地，若用它来建造一幢普通住宅，还是可以的。而且从我们搬来杭州住宅之后的两年里，这间房屋，就从来没有什么闲杂人进去，只有一位老人，像是这块地方的看管者。

有一天，在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里，遇见了一位姓沈的朋友。这一位姓沈的朋友，在七八年前，是曾托人向祖父向我提过亲而被祖父回绝了的。今天在朋友家中突然相见，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有些局促不安。不过被热心的主人一介绍，彼此也就恢复了常态。在聊天的中间，我们谈到了住处，这位沈先生谈到了他正在负责整理的浙江省救济院的院产。沈氏又顺便提到："在场官弄内，好像也有我们的院产，但不知是在哪一头？"

我听了他的话就有些注意起来，认为场官弄并不太长，没有很多的房屋，这位沈先生所提到的，会不会就是我们住处隔壁的那一块闲地。沈又接上去说："也许就在你们住屋的附近，有一块空地，里面只一间破屋。"

"你们的空着的院产，不正可以拿来利用利用？像这样的让它荒芜下去，不太可惜么？"百刚先生插上了一句。

"最近我正在作一个全部整理的计划。还这样打算，谁如果看中了院里空着的地产，则可以设法以山地来交换，不过，当然也要向省政府申请批准。"

沈氏的这一番话既符合公家要求，又遂了私人心愿。我很想再了解得深一点，但终因我与沈还是初见，不能求之过急而作罢。隔了半个多月，沈氏到我们的住处来。他提起了我们贴邻的那一块地说："今天我是专程来拜访二位的，而顺便又可以测量一下你们住屋房边的那一块院产。这一块地，有一亩多，造一间住宅倒还合适。如果有人能用三十亩山地来和我们交换，那是符合院内的计划的。"

"谁又有那么多的山地？除农户人家，不过他们也不会需要城市中的空地。"我说。

"这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是城市居民想交换，那么他可以托熟人为他们代购山地。"沈氏进一步提醒我。

我们送他到大门口，当他跨上车子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贤伉俪需要山地，我一定可以代劳。”

过了些时候，沈氏把玉皇山背后三十亩山地的地契送了来。价款一千七百元，当面付清，然后我们又正式办理了向浙江省政府申请转移产权的手续。这样，不到三个月，这块“风雨茅庐”的地基总算定局。郁达夫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记上了这样一笔：

“午后，邻地之屋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

凑合着这几年来积聚下来的一些稿费，加上从安庆安徽大学里收回来的半年工资，付出了买山地的价款之后，就所余无几了。但既已有了这一块地，就决心把房子造起来。我们请了朋友兼建筑包工的郭某来计划了一下，他说：“如果光造四五间平房的话，则所费也有限，有四五千元，亦可以应付了。”

我一听这口气，觉得还有些把握，如果郁达夫能在平日里少买一点书，我再节约一点家用，凑上了版税，大约也差不多了。何况在买地之初，有一个朋友还许下了大愿，说愿意借给我们以造屋的钱。

房子式样的蓝图送来了。东改西添。郁达夫爱有两间独立的书房，我又喜欢三间平屋，于是墙外一座三开间，墙内两间书屋，再加上所谓猫狗小舍与儿童游戏室，以及浴室下房。又从很远的郊区去搬来种下去树木花草。排场虽并不大，数目却可观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一九三六年的春季完了工。合计建造这幢“风雨茅庐”，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地皮的大，是一亩一分四厘。

在杭州，郁达夫有一个丁姓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并非是在什么学校读书的。她不过是一位富有人家的小姐。年龄三十左右，

结了婚，但因不如意而又离了婚。住在她娘家，慕郁达夫之名，昧昧然的甘拜他为老师。她的父母也经常和我们来往，她们在上海和杭州都有住宅，对于这几千元是不稀奇的。所以造“风雨茅庐”的不足之数，是这一位郁达夫名义上的女学生来替我们补足的。他的父亲是富阳人，是富阳的富商，现在杭州延令路头头上还有他们的住宅，丁姓的洋房。

因为很多朋友来向我们问过这一件事，我就在此地说明一下。

我想买地造屋的动机，除了上面所述的以外，当年我还有另一种想法。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与其留在手头，倒不如把它适当地用掉为好。至于房屋的布局以及房契的姓名等，是通过我和郁达夫二人详细的协商后才作出决定的。在西面墙脚的角上，向里安放了一块界石，这块界石上是写着“王旭界”三个字，是郁达夫的亲笔。

在新屋动工之前，我们家里曾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秋天，我匆匆的从北京赶回杭州，就是为了我们的第三个儿子郁亮的病。我们日日请儿科名医钱潮来给他诊治，拖了半年，也还是离开了人世。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身体的肥硕，在杭州城里都是少见。但不知怎的，由感冒而引起了肺炎，再变成了脑膜炎。从他起病一直到断气时为止，不到一个月，从来没有哭闹过，只在钱潮医生为他动手术抽脊髓时，才听见他几声哭声。后来看看无法转好，我们才陪他坐汽车回到富阳，因为郁达夫的意思，是要“埋近先茔为树槐”的。不过，这孩子在生前短短的两年里，我们的确无条件更好地抚养他。郁达夫伤悼这孩子的诗，是这样的：

赢博之间土已陈，千秋亭畔草如茵。

虚堂月落星繁夜，泚笔为文纪耀春。
命似潘儿过七旬，佯啼假笑也天真。
两年掌上晨昏舞，慰我黔娄一段贫。
跬步还须阿母扶，褰裳言语尚模糊。
免教物在人亡后，烧出红绫半幅襦。
明眸细齿耳垂长，玉色双拳带乳香。
收取生前儿戏具，筠笼从此不开箱。
魂魄何由入梦来，东西歧路费疑猜。
九泉怕有人欺侮，埋近先茔为树槐。
生小排行列第三，阿戎原是出菁蓝。
怜他阮籍猖狂甚，来对荒坟作醉谈。

十八、郁达夫去日本和到福州前后

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在应酬中，无意间遇见了在西湖作寓公的葛敬恩（湛候），他是陈仪的亲戚。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郁达夫想到福建去，我们为此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考虑。他在和陈仪通了几次电信以后，才决定了他的福州之行。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上旬，旧历是正月十二，我为郁达夫准备好川资行装等，郁达夫预备趁早车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南行。

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了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这一点仅有的旅费将必然会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他认为，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而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都不坏，

但是闹却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马上赶到了曹秉哲律师的住处，和他商量，接通了上海靖安轮船上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已有这么的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后，我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的责任了，不过胸中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后来在郁达夫写的《闽游滴沥》里，也记载着那一晚我和他的难堪的情况的。这样写的：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旧都里一样，并且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

“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先还是浑浑然不晓得是为了什么，随后才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日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电报送去之后，方能稍稍淡薄了下去。”

郁达夫发来了平安抵闽的电报，随之而来的是一封信，信里有一首诗：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不到一个月，我写信给他说我想去福州，被他回信拒绝了。我

猜不透他拒绝的原因。后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我到福州后，才看见他这样的几段日记：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连得映霞来信两封。即作复，告以缓来福州。”

“三月五日，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之前的一夜也。今晨早起，更为此事不快了半天。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下午约了许多友人来谈，陪他们吃茶点，用去了五六元；盖欲藉此外来的热闹，以驱散胸中的郁愤之故。”

“三月六日：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三月七日：自前天到今天，为霞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发霞信一。”

后来我曾细细地咀嚼过郁达夫那几天的日记，得到了一个要旨，就是说“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想了心中有些不舒服。

一九三六年中秋节的前两天，我在杭州分娩，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郁达夫得到消息后来电报，说取名“荀”，小名建春。这孩子生下地来就体格健壮，食量大极。在杭州找不到适当的奶

妈，亏得富阳郁达夫的老母亲，替我们找了一个，叫人送到杭州。顺便还送来一盒东北的人参，说是叫我在产后服用的。

孩子逐年增添，在毫无保障的旧社会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威胁，这里母性的烦忧，做父亲的是体会不到而平时加以忽略了的。

一九三六年的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电文的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原来是通缉郭沫若十年），同时，交给郁达夫制装费数百元。当时，我还从杭州赶到上海来送郁达夫上船。

郁到东京后，去看了老郭三次，还请他吃了饭。而且也去看了许世英大使。这些，都是为郭在一九三七年的回国作好了准备，部署了一切。

次年春末夏初，郭回国了。这一件事，在郭所写的文章中从未提到，不知何故。

郁于十一月间由东京回国，郭来送别，郁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
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郭沫若亦有诗相赠，在东京车站上送郁达夫时，谓：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郁达夫在从东京回国时是绕道台湾的，在到京都之后他发了一封信给我，信的题目是：《从鹿囿传来的消息》：

霞：昨天到了京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旧都，我在入高学生时代，曾经来过好几次的旧游之地。将近二十年的久别，这回见了，心里的确也感到了不少的愉快，但是腐蚀一切旧文化的物质文明，在这旧都的表面上，也留下了许多俗恶浓艳的斑点样的波纹。火车站前高耸着的“丸物”的层楼，“京极”边野屋檐下闪烁着的轻质的年红，以及少女身上穿着在那里做不相称的洋服，我以为都是将这旧都的固有的美摧残下去的污点。

五层的塔，有挑角的寺院，广袖虹文的少女的衣裳，日本人叫作“蓬婆丽”的那一种像斗斛似的瓮灯，这些日本固有的美，现在虽则也还存在，但被新世纪的魔术品来一打击，颜色是黯淡得多了。

今天起了一个大早，坐汽车到了奈良法隆寺前，是日本圣德太子的道场，古物之多，多得像进了北京旧日的博物馆。木造的那间经堂，阅时一千好几百年，现在还坚固得同新造的一样。五重塔，仁玉门，以及东院的梦殿传法堂之类，古色古香，没有一处不肃然起敬。我在这梦殿里想起了正在受难的祖国，想起了又将纷乱的国内的政情。

午后到了奈良寺内，与作家“志贺直哉”氏谈了两个多钟头的闲天。他的作品很少，但文字精炼绝伦。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大可以比得中国的鲁迅。我们也曾谈到了这一位新近去世的中国最大的文人。

这两日来，日本天气变得异常的闷热，虽在十二月里，却有点像黄梅时节的样子。我在奈良的汽车上，遇到了一阵大雷大雨，在志贺氏的书斋里也看了许多打在他那座庭园里的拳头大的雨点。两个人听着雨声，吃着从新村送来的梨儿以

及美味的红茶三明治等，竟把门外面等着送我回车站去的汽车忘了。直到志贺氏告诉我说："把汽车先回复了它吧"的时候，我才感到了谈话的时间过于久长，想立起身来告辞。但一则碍于主人的款待太殷，二则也嫌天上的雨点太大，看看他所收藏着的八大山人沈石田以及元人的画幅，竟又把站起来的半身坐下来。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雨点住了，我匆匆地向他道了谢告了别，但他却硬主张同我一道地出去走走。临行的时候，还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著作集《万历赤绘》，一边走出了门，一边他说："印错的字太多，实在不愉快得很。"

从雨后的山谷里，穿到上春日山、若草山去的那一条深林古道，实在令人有点舍不得马上就将它走完。他说："昨天有古装的行列，前天将宝镜从里宫搬到了外宫，今晨又搬回来，这是奈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祀。可惜你迟来了两天，没有赶上。"被他这么的一说，我倒也深感到了昨天不上奈良来过夜的失策。

我们从山后走到了山前，在路上又遇着了东大寺的住持上司氏。由上司氏引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看完了大佛寺及附近的一切值得看的古物与风景。

志贺氏说："我虽则在这里住上了十几年的光景，但一个人却从没有出来这样的走过。"

在大佛寺前的茶座里吃完了一盆薇薇做的糕饼之后，天色也渐渐的晚了；我们和上司分了手。他又和我走上了坐公共汽车的站头。在灰暗的夜阴里踏上汽车，和他点头作别的一瞬间，我于感激之余，几乎想再跳下车来，仍复送他回去。若在十几年前的年轻时代，当这样的时候，我想又免不得要滴几滴伤感的清泪了。志贺氏的待人的诚挚，实在令人感动。

我真想不到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还会遇得到这一个具备着全人格的大艺术家。他是日本第一个寡作的小说家，正唯其寡作，所以篇篇都是珠玉。他说："近来在改削那篇长篇《暗夜行路》的后半。"我坐在回京都来的电车中，仿佛看到了他那种枯坐在灯下，握笔推敲，不到自己满意时不止的真情热意。今天是十八，明天要上船离开日本了；上床睡不着，所以重新起来，挑灯写这一封信。

你将此信看完之后，就请加封转寄给"亢德"，信上面应加上一个《从鹿囿传来的消息》的题名。余事等到了台湾之后再谈。祝你和小孩们都好！

达夫十二月十八夜

一九三七年的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心中的闷气还是未曾消除。将杭州的家务略一安排，随身只带了郁云。因为他从小脾气古怪，容易闹事。到福州之后，我随时注意郁达夫之所以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是痕迹毫无。既是多年来的夫妇，我为了自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陪我去玩过几处名胜，吃过多次名菜，访过许多朋友，可惜我还没有住上半年，在这个临时的家庭刚刚安排就绪时，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商量决定，我带了殿春先回杭州。我竟毫无远见地把这一次民族敌人有计划地大规模侵略，当作了过去的国内几次军阀混战一样，以为战争不过几个月而已。

十九、避难富阳、丽水

"八·一三"上海战事起。上海"大世界"前面落下一颗炸弹，给全国人民响起了警钟，当然也击破了杭州所有的官僚、党棍、政

客的好梦。大家都纷纷准备逃难。许多过去来往过的友人，相见时都问起我家的行止。这些外来的紧张，使我有些惊惶失措起来。我正在对着一个老人和三个孩子一筹莫展时，郁达夫为了到上海去迎接一个从海外乔装归来的朋友，顺道回到了杭寓。他的回杭，壮了我不少的胆量，满以为彼此的行动，是可以一致的了。谁知不到半个月，他又匆匆由海道赶回福州。不过在临走前，他曾说过，倘若上海吃紧，教我带了孩子，带了简单的行李，先避到富阳，托养吾二哥为我们租一间房子住下再说。

重阳过后，沪战形势更紧张。第一步，我当然先退至富阳，就在鹤山脚下，“春江第一楼”旁，租定了两间房屋。这房子在富春江畔，门窗一开，就能见到白茫茫的江水，距达夫母亲所住的鹤山亦不远。每当茶余饭后，我老爱牵着两个大的儿子到江边散步。或者静坐在江边石上，遥望那来去的风帆。

有一天夜间，郁达夫忽然回到富阳来了。他一进房，就告诉我：说是他所乘坐的海轮，竟在吴淞口外遇着了敌人的航空母舰，该轮为了安全，立即折回宁波，几时再开，无从得悉。他因为住在宁波心焦，就索性转回杭州。一进场官弄的家门，才知道我们全家已经到富阳，这就牵动了他的肝火。他又连夜赶回富阳，找到了我们的住处。和我一见面，他脸色就变了。我辨言察色，知道他是在怪我离杭过早。他几曾想到六十多岁的老母，一周岁的婴儿，又有奶妈，全家大小的行李等等。我究竟不是一个旧式的乡间妇女，能够忍气吞声。怨火上升时，原想很痛快地和他评一评理，可是年龄一大，涵养也就较深，而且在兵荒马乱的此时此地，还是忍耐为好。三五天后，他便又从浙赣路回到福建去了。诗纪中的“去年曾宿此江滨，归梦依依绕富春”这两句诗，就是暗指此事。

在年荒世乱，我又匹马单枪，带了六旬老母和三个不满十岁

的儿子，寄居在他的故乡，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不过两个月来，无论是在富阳城或是乡间，我和达夫的老母亲，或者和养吾二哥的一家，彼此都相处得融洽和谐。我们住在杭州时，老人家也曾来过两次，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这次来富阳，亦并非初次。老人家年龄大了，难免有点重男轻女的看法。我身边的三个都是男孩，这一点是老人家最开怀的。老人家吃素，念佛。我每天总挤出时间带了孩子看她一次，顺便带一二样她所爱吃的素菜，而我们大小，也就陪她一起吃了饭，才回自己的住处。在闲谈里，她告诉我，想翻一身丝棉袄裤，说富阳没有人能替他翻。我就马上满足了她的心愿。在我们要离开富阳去金华之前，在责任上和礼节上，我应该邀她同行。她摇摇头说："你们年轻，又带了孩子，应该马上离开这里。我老了，不中用了，而且又舍不得离开这个老巢。饭总不会没得吃，饿不死的。"

谁知言犹在耳，这一位辛劳了一世的老人，竟在我们离开后不久，敌人侵入富阳时，孤身一个，活活饿死在自己的住所里。

在福州的达夫，由于邮路的中断，竟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我的兄弟在建设厅工作，这时正拟随机关撤往金华，过富阳时，我和他以及母亲一起商量，都认为走这一条路比较安全。万一敌人进一步侵犯金华，则我们亦可以从江山翻过仙霞岭而去福建，因此，就决定了走金华，避丽水的计划。一九三七年的年底，我们一家是在丽水过的。

丽水是一座浙江的小县城，但城里燧昌火柴公司的房屋相当宽敞。从杭州搬去的浙江省政府，民、财、建、教四个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驻在这个燧昌公司里办公。本来像我们这样是不能与省府各机关住在一起的，后来经过了财政厅长程远帆的周旋，总算允许我们也租住一间，我和老母亲以及孩子们就都住在这一间房间里。等一切安顿好，我的心才算定了下来，马上写信

去告诉郁达夫，并要他写信向程远帆道谢。

教育厅长许绍棣的一家，也住在这幢房子里。楼上是省主席黄绍竑的家和办公室。许绍棣的夫人已在两年前因病去世，还有三个女儿，有时，也就与我们的两个孩子一起玩耍。初到丽水，自然也觉得很新鲜，有时在饭后，就带了两个孩子去走走街上。

二十、爆　发

我憧憬着的浙东的几处名胜，像永康的方岩和金华的北山，往昔只能在郁达夫写的游记里了解一些，到了丽水之后，一有时间，我便约几个朋友去玩个痛快。游踪所至，游兴之浓，我在家信中都告诉了郁达夫，当然，从他的脾气来讲，他是会不高兴的，冷讽热嘲，在他的复信里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一九三八年的春二月，郁达夫从福州回浙江丽水，把我们全家，就是母亲、孩子、奶妈等，接去汉口。在临走前，他的朋友李立民（安徽人，一九三八年在浙江省政府做秘书，后死于车祸）来看他。他说：达夫！丽水不是久留之地，我家人口多，女儿也有五个，妻子又亡故。为了逃避轰炸，我想趁你们全家去汉口之便，托你把我的大女儿李家应带走。到了汉口，她会去找亲戚的。

次日上车时，除了我们自己七个人之外，又添上了李家应。她和我是初次见面，从外表看来大约有廿八九岁。

我们从金华乘火车到南昌，一路上和李家应谈谈说说，并不感到寂寞。李家应和我也就渐渐地熟悉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这次是打算到汉口去找工作做。她又继续的说：她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叫孙多慈，现在也在丽水，未婚。孙的爸爸，在浙江教育厅做事，孙要陪爸爸，

这次就没有和我同行。李家应又问我，说："伯母，你有没有适当的人替多慈介绍一下?"我当时考虑到，怎么读到大学还会没有朋友的？就问李家应，"孙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朋友么?"李回答："从前是有过，就是我们的系主任，后来由于孙的爸爸不同意，分开了。"

我停了一会，再说："我们认识的人并不少，未曾结婚的倒还未想到。有一个许绍棣，两年前他妻子亡故，但遗有三个女儿。"李家应马上说："他有三个女儿不妨事。到了汉口，伯母，你能不能给我写信去征求一下对方同意不同意?我家里还有多慈的相片，有必要时可以附了去。"我答："试试看。"因为我和李家应谈话是在火车上，郁达夫看见我和她谈得久了，就过来问："你们谈得这样的津津有味，是谈些什么?"这是郁达夫多疑的脾气。"我们在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友。"我回答他。郁达夫不响，走开了。

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南昌时，郁达夫说："既到南昌，何不去玩一下庐山？这里去也不远。可惜的是时间还才是冬末春初，气候还觉得太冷一些。"我们于是走马观花地去玩了庐山，然后再匆匆地从九江乘轮船去汉口。

到了武昌的第三天，李就来找我，并且把孙的相片也带来了，要我替她们写封信去问问。我迟疑了一会，告诉她："让我慢慢的写。"

我的信寄去之后，等了多日，没有回音。李家应要我再去信。隔了一些日子，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做做朋友。我就随随便便地把许绍棣的回信放在台子上。谁知，郁达夫在酒醉之后，便将这一封信去照相馆里印了出来。后来就算作是许绍棣给我的"情书"。所以等在武昌住定后，我和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似乎他总看不入眼。书信的来去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的个性，既骄又娇，总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词去向他

解说。我感到苦闷，却又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道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他的内心，还是极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便更确定了他的幻想确是已成了事实，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

他打算出走，没料到我在他出走之前，竟大胆地不顾一切的离开了家。我住到武昌曹律师夫妇的住所里去了。这是我十年来的第一次的突然行动。他着慌了。失了神智，三四天里，做出了许多没有理性，不顾颜面的事情来。从“寻人启事”而至“道歉启事”，这反而大大地刺激了我，又惊动了当地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来劝解调停。

我怎么会想到去曹家的呢？既负气出走，但是我却不能走到一个单身汉家里去，也不能到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家里，我去的，一定要是一个可以替我讲话的人家，以防日后他会含血喷人。这一位曹先生，不但和我是朋友，而且和许多富阳人也都相识。曹先生是做律师的，他这个律师，是专做富阳人的律师生意的。他的夫人也颇贤慧，深明大义。

我到曹家后，曹氏夫妇就把自己睡的一张床让出来给我睡，他们自己则睡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我心中无鬼，既然郁达夫将我逼出家门，且看他自己如何安排。三个孩子有我母亲看管，这是可以放心的。但是这一晚我没有睡好，我想到，我和他共同生活了十年以上，又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每次和我闹别扭的是他，闹了之后，每次单独出走的也是他，出走后再回来的又是他。等等往事，想起来也真使人痛心。这样的乱想着，不知不觉已是到了天明。

第二天，曹夫人来问我，究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马上

将真实的情况说给她听，她听后只是摇头，叹气。我把什么事情都想穿了，想透了，第二天晚上，我倒睡得比较安宁。

第三天一早，曹先生出去了，真没有想到，他是去我们家里通知郁达夫的。

第四天一早，我看到大公报上登了一则郁达夫的《启事》，却真把人气死了。《启事》是这样措词的：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启

过了两小时，武昌的公安局局长，打了一个电话给曹律师，说：“郁达夫的夫人，是不是逃在你家里躲着？如果是的，应该叫她回去……”

曹律师答道：“郁夫人是在我家，但并非逃来，他们是夫妻口角，我是他们的朋友，当然要劝她回去的。请你们不必费心。”这样以后，电话就挂断了。

曹先生说：原来郁达夫已去报告了公安局。并且，昨天我到你家里去的时候，还看见你的挂着的一件白底绣黑花的纱旗袍，上面还写了“下堂妾王映霞之遗留物”。曹先生摇了一摇头，叹了一口长气。

这天下午，郁达夫跨进了曹家的房门，一见了我，就要叫我回家。我说：你不是寻人启事也已经登了出来，若我今天回家，则这段启事不是白花心血了？还有，你已经报告了公安局，若公安局里来人把我抓进去，则你现在又将叫谁回家？他说：“我因为不

知你的去处，所以才去登了启事。”后来据我了解，他一见我拎了箱子走出门，并且坐上了车子，便马上去车站和码头上找我。找不着，他呆在家中半天，最后看见写字台上有几封信，是许绍棣写来的，他亦没有看仔细内容是什么，就马上把这几封信拿到郭沫若先生的住处。告诉郭，说我已失踪，并且检到“情书”几封，然后邀了郭先生到我家去看现场，要他看我“卷逃”的痕迹。

等后来曹律师到我家去，告诉了他我的行止，他虽已安了心，但对我非出口气不可，并且要倒倒我的霉，让别人说“王映霞也卷逃了”。这样，他才到大公报馆里去登了启事的。

他在曹家挨了一天，我没有理他。天晚了，他要求住在曹家，我说：“没地方给你睡！你必须走！假如我今天进了公安局，而你也住到公安局里？”后来，经过曹律师的说项，我才准他在地板上睡一夜。

次日，他又提出了我回家的问题，我就向他提出：“必须再由你在大公报上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由我写了交给你。”随后，郁达夫拿着稿子走了。第二天的大公报上，就登上了郁达夫的“道歉启事”，云：

>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
> 此致
>
> 映霞女士
>
> 郁达夫启

我回家了，这一场风波，总算暂告平息。郭沫若在论郁达夫

一文中，这样写着：

“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

二十一、到汉寿以后

武汉危在旦夕，我们这一家，于一九三八年的深秋，听了易君左先生之劝，扶老携幼，搬到湖南汉寿暂住下来。我在盛气之后，余怒难消。要完全恢复十年前的我对他的热情，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不过在两个人的心中，在到达汉寿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也的确有过重归于好的愿望。他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国与家》里，确是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较具体地写出了隐讳之言。他写着：

> “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个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境地。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抚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愁眉苦脸，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了几场。本来是

我先打算以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过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二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的母亲与三个孩子，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做龙阳的，现在是称作汉寿，避居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住在汉寿，读着他这样半忆半忏悔的文章以后，我胸中的闷气也略为平了一些，我是个个性倔强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只在意会而不想言传。要我从口头上表示出甜甜蜜蜜，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只打算在大风大浪的袭击以后，让心境渐趋平静，再来恢复自己对他的感情。而这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我相信，我们若能熬过了这一段静默的短时期，又何虑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佳境来到？可惜的是，郁达夫偏偏忽视了女性的纤细的心理。

九月中，公洽（即福建省政府的主席陈仪）来电促他去闽，于是，正彷徨在歧路上的郁达夫，船舵一转、心一横，来了一个“我也决心为国牺牲一切了”。他这次只身奔赴闽中，实在是一道彻底毁家的催命符。

郁达夫动身之后，我扪心自问，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究竟为了什么，要来承受这样多再也承受不了的凄楚？左顾老母，右视娇儿，我深感时日难耐。武汉陷落了，我就决心在

困苦中离开汉寿。到达长沙后的第二日清晨，几经转折，才买到了我们一家的火车票。打算先到江山，然后再跨仙霞岭而去福州。火车刚驶出了车站不远，长沙便发生了全城大火。消息传来，我既庆幸自己一家逃离火窟，又担心我们的全部衣物行李，还全堆放在车站的月台上等待运走。觉得是凶多吉少了。最使我痛心的，是这十几年中的函件和全家的相片，还有“保证书”与“版权赠与书”。在火车上的这几日几夜，为逃避敌机轰炸，露宿荒郊，使我的精神没有安定过一分钟。到了江山，我把老母和孩子们暂时留在江山，自己再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再到大火后的衡阳长沙查询行李，但火车站上的员工回答：“行李全部没有了。”我只好再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重又回到了江山，越过仙霞岭而到福州。

随后据友人说：长沙大火时车站上的行李，并未全部被焚，而是被那些坏分子趁火打劫抢走的。又说，我们行李中的那包信件和相片，曾被一个在湖南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青年燕君，无意中收藏起来了。所以，这些信件的大概下落，我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知道了一些，但就是没有人来物归原主啊！

二十二、在星洲离婚

烽火长沙夜入吴，
残年风雪过闽都。
一帆又渡南溟岛，
海国春来似画图。

这几句诗，是在我到福州后，与郁达夫又即将南渡新加坡时写给我同学的，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寒冬腊月的事。看到南国的蕉林椰树，碧海青天，也不能使我的心情愉快起来。初到的时候，虽

然两人都还各有各的心事，但为了应付新知旧友，适应环境，我们亦居然同赴宴会，同游马六甲和槟榔屿。而平日在家里却哑口无言，只有在朋友们到来的时候，才看得见我们的笑容，听得见我们谈话的声音。友人一散，这一个家又重归沉寂，真正的心与心的微笑，我发不出来，当然他也无法来开导和启发。

三个月过去了。香港出版的《大风》(十日刊) 周年特大号寄到了我的手里。使我马上读到他写的所谓《毁家诗纪》。读了一遍，再读了一遍，觉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目力。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我因刺激过深而引起的反感情绪，促使我立即写了《请看事实》与《一封长信的开始》的两篇答辩文章和给《大风》主编陆丹林的信，马上寄给了《大风》杂志。我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之一，是想让大家了解了解真相；动机之二，是希望郁达夫再来一个反应。不料，这场戏没有了下文。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不过，我替他设想，若不是这样默认下来，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于是我就找机会，找友人，向他提出了离婚，只教无条件的离婚。

说句良心话，夫妻闹到了这种地步，谣言造得如此活灵活现，应该是恨之入骨的了，但我并没有。我有时还在可怜他，还在为了他在这一生中的没有一个知心好友而惋惜，并联想到他今后的生活将是如何度过。因此我之提出离婚，实在还是对他的一种试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如他所说的有了可以写“情书”的“情人”，更没有什么人在“等待”我。

第一次无效，再来第二次。我就一个人到离开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廖内去住了下来(廖内有我的同学在办学校)。我是想到那边去教书散闷的。郁达夫没有细味出我的用心，这行动的内在动机

是什么。不但如此，他还要写信到廖内学校里来诋毁我。

于是我通过他的友人，第三次向他提出离婚。我对他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也不要你的什么东西，只望你能将护照还给我，让我一个人回国就行。”出乎意外地，他这次竟允许了。但是，口头上虽然答应我，而护照仍扣留在他那里未曾交出来。我猜想到他并不愿意马上放我走，所以还在有意刁难，我亦只能装作不知。请他立刻签字，他签了，我亦签了。这是一九四〇年三月间的事。

合法的离婚手续已经完备，我已是一个可以自由的人了。但我还要作最后一次的试探，我就提出了三个儿子的教养问题，我说：“由我来管，请你负担教养费用。”他不愿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断了我和他中间这仅有的一条可以联系的线。

一直到一九四〇年的八月，我才设法取到了他身边的，我的出国护照，也才能够申请到合法的回国护照。我总算只身离开了新加坡，经香港到重庆。像浪潮似的我的半生，也就从此告一段落。关于我的坚决要离婚的动机，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确切地写出他了的正确的看法和批评。他说：

> “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绎干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

在我离开星洲上船时，达夫还在报馆里办公，我就留下了这样一封最后的信给他；

我马上要上船了，一切手续也都办妥，你们报馆里知道我缺少路费，昨天送来了贰佰元，这是我首先该向他们表示谢意的。以前的家用中所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

你我结婚十二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今后如何，那就要看我的家庭出身，要看我的本质的如何了。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虽然他们都是从艰苦朴素里成长起来，毕竟他们都还在学龄，没有自立的能力，父亲若不以身作则的来管教，又让谁来管教？

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的，你应该自己处理。我只带了几件自己的替换衣服走，留着的，随你安排。对这一些身外之物，我是素来不加以重视的。

我是中国人，忘不了中国。一定得回中国去，大概你是愿意永远留住在南洋的了。三个儿子，既坚决说须由你教养，我亦不想硬来夺走，但希望你要把他们教养得像个“人”的样子……

二十三、写在后面

郁达夫自己曾说过："我的气氛，是波浪形的，紧张一时，弛放一时，不能有一年半载的长期延续，不过颓溃的时候，却不至于沉埋到底。"我亦理解他由于极度的自卑感和变态心理，所以也就容易做出那一件件的，有些绝不顾前后的事情来。在夫妻的情分上，我既理解他，也就应该原谅他。这在平时我都愿意想得通，能够接受下来，但一遇到和我本身的爱好面子，爱好荣誉的个性相抵触时，便怎么也维持不下去了，不过在千钧一发，当我提出离婚的同时，我曾替"内心里还在爱我"的他，作出这许多缓冲之计。雀恋故巢，燕归旧馆，我究竟不是他所设想的"杨花"或"柳絮"，我懂得情感的牵累，所以也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婉言提出了"孩子由我抚养，费用由他负担"的建议。我想，有了这一系列的藕丝联系着，那末我回国，也只是暂时的分居，双方平平气，回忆回忆，看未来的形势，再来安排往后的问题。然而他没有想通，没有体会和接受我这份最后的苦心。

还有，留养在我妈跟前的两个儿子郁云和郁荀，我在离婚签字时，有意不曾提出来，这也还是在暗示他，给他一个悔悟的机会。但是聪明了一世的他，竟会放弃这一个最终的机会。不久，他将这两个孩子，去托给了福州的他的两个女友廖兴亚、廖兴荣管教，我和他中间的最后一个根，也被他拔去了。

我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多，在他短短的五十年生命里，这是一段并不太短的历程。一直到我离开新加坡时为止，他都表示并没有不爱我。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他的确是还在爱我的话，恐怕也爱得不够和平，不够柔丽，我是无法来领受这种方式的爱恋的。

和郁达夫人天永隔，转眼三十余年。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并没有把他忘却。在这篇长文中，有许多是关于他的记载，今谨诚献上，留作永久的纪念。

杭州或日本结婚

我在《团结报》第620号及621号上看到一篇翻译的郁达夫的旧信，是他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写给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译者是一位日本留学生，当然不会译错。从信件的内容看来，有的是当时的事实，不过其中有一段，则近乎设想了。现我在且把这一段信抄在下面：

> 佐藤先生：
>
> 为了尽快启程赴日，所以在上海上船过早而受到了怀疑。抵长崎时是否许可上岸尚未可知。只好当作一次旅行了。兹有事拜托：如有寄到关口町府上的我的信件等，烦请加封转回（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王宅）……。

从这段信的内容上看，他显然是已经上了轮船在船上写的。

我自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和郁达夫相识，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新加坡和他分手为止，在这中间，郁达夫单身搭乘日本船赴日的事情，据回忆所及，只有一次。就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郁以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的名义，为购买印刷机而去

日本的这一次。

至于其余的十多年岁月中，除了他在福建工作的少数日子以外，他的出门，我都知道。现在，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有他上了日本船而在抵长崎时又被退了回来的一段情况。

还有，郁达夫在一九二八年前后所写的文章中，往往有“因为我现在隐居乡间——上海附近，无法去邮局……”，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都是住在嘉禾里，也就是他所称的“上海乡间”。如有人真正认为他是住在乡间或吴淞等处，那是有出入的。我是第一手资料，不会错。

至于还有些朋友看到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所记录的请客的事，以为我们已结婚，这有说明的必要。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和我在杭州聚丰园请客的事情，是有的，但不能说明我已和他结婚。在当时社会中，男女双方在相识后要确定关系，而向亲友们邀宴，叫做“订婚”。这是旧礼节，现在是不必要的了。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我和郁达夫本拟去日本东京结婚，后来因为经济不足而没有去成，就改在上海东亚饭店请了两桌客。请的都是些平时最熟的朋友，这样一来，就算作了我和郁达夫的夫妻身份的公开。现在有些刊物上讲到我们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杭请客结婚，又有的说我和郁达夫在上海东亚饭店——即旧的先施公司——请客结婚，这显然是把两次请客的用意未弄清。

在我和郁达夫共同生活的十二年中，一起搭轮船出门的次数并不多。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我们去青岛时搭乘过一次轮船。在一九三二年，我和郁达夫从普陀回上海，也搭过一次轮船。再后来，则要算在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和郁达夫同赴新加坡，是搭邮船的，其它，从来没有搭乘过日本轮船。

一九二八年前后，由于白色恐怖，郁达夫的住处没有一定，逃难和躲避的事情不是没有。但由于那个时候他身体有病，决不能

离家独居，因此既未去乡间，也未上船去他方，不过就在赫德路附近租间亭子间住住，避一下风头而已。

总的说来，我既没有和郁达夫共乘过日本船，而他单身去日本也仅有在一九三六年冬天这一次。那么，他的当年写给佐藤春夫的这一封信上所说的，只能算作是他的设想了。设想不一定要成为事实，不过我们应该弄清真相，这对于后世的郁达夫的研究者说来，是有好处的。

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

一、漫天烽火　达夫远去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间，照农历算来，正是正月十二日，离开元宵节还有三天。郁达夫从他杭州场官弄的旧居里出发，到了杭州城站。他是预备启程去福州的，去担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

郁达夫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并不认识，因为陈仪的亲戚葛敬恩这时住在杭州，在朋友请客的宴会中，郁达夫和他认识了。于是由于葛的介绍，才知道了陈仪，他才知道陈仪是留日的。于是一来一去的通了几封信，陈仪便邀郁去福建工作。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这一首诗，就是郁达夫到福建后数日，寄回杭州来给我的。

这时，我们在杭州建筑的新屋尚未完工，郁达夫在到了福建后的第三个月，他又请假回到杭州。由于新屋刚刚落成，所以他就在西湖边的镜湖厅里，请过一次客，作为我们新屋落成的庆祝

宴会。

八月十三日，我在新屋里分娩，是第三个男孩，我们把他取名郁荀，又名建春。满月后我就打算去福州，郁达夫来信叫我不要去，我也只能不去。

次年（一九三七）二月，我征得了郁达夫的同意，才带了第二个孩子去到福州，住在城内光禄坊。我去时还带了一个保姆同行，这是打算在福州久居的意思。光禄坊的房子，是郁的朋友暂时借给我们用，是一所大房子里的花厅。一共才住了五个月。

七月七日，芦沟桥的事变发生了，我想到杭州有老母，有郁飞和郁荀两个儿子，和郁达夫商量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还要我先回杭州，战火若扩大，那么在杭州也好有个打算。于是我仍旧带了第二个孩子启程回上海，再转杭州。陈仪的女儿陈文瑛，这次也是和我同轮回上海的。

到上海之后，因为要去北新书局拿版税，我就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然后再回杭州。等我回到杭州以后，眼看战火就要扩大，若扩大之后，马上要波及杭州。在杭州的许多亲友，有的去金华，有的避上海。我们这一家究竟是走还是留，我没有人可以商量，当然唯一的办法，只能写信去福州征求郁达夫的意见。大约过了快十天，他的回信才到。照他的看法，说是战争不会扩大，如果要移家，第一步就回富阳去，到富阳后，再可以和他的二哥商量商量。

郁达夫的二哥叫郁浩，字养吾，在富阳城里做医生，和郁达夫最好。

向当时的杭州市长周企虞借用了汽车，整理了一家简单的行李，我就偕同老母、三个孩子、一个建春的奶妈，浩浩荡荡的回到了富阳。因为我已先有信通知养吾，所以他已经给我们租定了靠富春江边的两间房间，总算是我们全家的安身之所。

过了没有数天，郁达夫回到富阳。他说，他是因为所乘的轮船在海上遇见航空母舰，轮船无法开行，他便从宁波回到杭州。到场官弄的住所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知道我们一定是已经回富阳，便马上赶回富阳来看我们。

我在心情烦乱之余，见郁达夫回来，倒松了一口气，总以为一个家庭里的大小事，可以有人商量了。没有料到，隔不了几天，他又单身从金华江山翻仙霞岭而去了福州。

二、移居丽水　接近许绍棣

这时，我唯一可以商量的人，只有养吾，只有郁达夫的二哥了。

我家在富阳住不上两个月，养吾告诉我，他准备把他的全家（即他的夫人和孩子）全部搬到富阳的南岸环山去住，暂时在他的妹婿家住一个时候再说，并且问我去不去，我们打算怎样。我听了之后自然心里很焦急，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二哥他们同行止。

于是整理行李，雇了一条小木船，去到了环山叶家。

这叶家原是郁达夫的姊夫家，姊姊自小就嫁给姓叶的，不久病故，但这位忠厚的姊夫还和郁家来往。他自己造了新房子，也就完全让我们两房人家占用了。

我们在环山还只住了两个多月，已经是木叶萧萧的初冬气候了。外面但听人说，战争扩大，富春江也快要封锁起来。我想富春江若一封锁，则我们住处的水上交通就断，只有到十里外的场口这一条通道了。这个时候如果郁达夫能回富阳来，则我是一定要和他同回福建的。一家同住一处，我那紧张的心情，也可以松弛一些。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我打算单身再到富阳城里去打听一下消息，不料在富阳城的街上碰到了程远帆。

程远帆是浙江省的财政厅长，也是我们从上海搬来杭州住下后才认识的。这时他刚从杭州到金华去，路过富阳，听说富阳是郁达夫的家乡，便下车来找找我们看。不料，就在街上遇见了我。

据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住的环山，不能久住。若一旦富春江被封，环山到富阳的交通只能依靠十里外的场口镇。场口又是一个小镇，容纳不了许多人。程远帆劝我们还是出来，走出这一个小圈子，从金华方面走。先到金华，住定之后，然后通知郁达夫，要他马上来接。

对程远帆的这一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今即将封江，富春江若被封，则我们又如何能出来呢？

程远帆叫我不要着急。他说如果富春江被封，他可以向富阳县的县长解释一下，并向县政府借用一条木船，把我们一家老小，从环山接回到富阳，再在县政府借住一夜，第二天车子一到，不就可以走了么？至于程远帆自己，当天马上要回杭州去，第二天，他就会叫一辆卡车，到富阳来把我们全家接往金华的。

我当时听了他这一番有见解、有安排的话，觉得不论往后如何，在目前，这实在是一个忠厚长者的肺腑之言。

于是，我只能别了程远帆，马上再回环山去，向母亲把这一个计划讲了。母亲听后，也认为这计划不错。于是把行李整理好后，别了养吾，我们这一家老小，用木船重新又把我们装回富阳。

第二天程远帆的车子从杭州开来富阳，我们这一家，就搭上了他的车子，一直到金华。到金华住下来，马上去信福州，告诉郁达夫我们已经到了金华了，盼望他能到金华来把我们接走。

谁知到金华不久，大约是要过春节的时候，听说浙江省政府要搬到丽水来，若从丽水去江山再到福建的浦城，是比较容易。至

于我们的家，住在金华和住在丽水，也是相仿。何不就在大家搬家的时候，我们也搬到丽水去住呢？这念头一转，索性一搬再搬，在一九三七年的冬日，我们老小六人，租下了丽水燧昌火柴公司的两个房间，住定了下来。

燧昌火柴公司在丽水是新造的房子，而且相当的大。这次搬到那里面去住的，计有浙江省政府，民、财、建、教四个厅，还有浙江省政府属下的附属机构。里面的房子，是可以论间出租的，我们虽说非厅非局，但也因为有熟人可以通融，居然也住了进去。伙食可以包在里面的大厨房里，在这里面住家的人，既省事，又安全。

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的妻子于两年前病故，他带了三个女儿，也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一样，住在燧昌公司里面。和我们住的地方相近，两家的孩子，也总在一起玩耍。

三、我为许绍棣作媒人

一九三八年的三月间，郁达夫从福建来到丽水，说是将去武昌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设计委员，要把我们也一同接了去。我私心自慰，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

在我们刚要动身的头一天，来了一个李立民，他是郁达夫的多年老友，现在在浙江省政府担任秘书。他来的原因，据说是想托我们把他的大女儿李家应带到武汉。他说："我妻子早年亡故，留下了五个女儿，在这战乱期间，到处轰炸，真连自己也难保，怎么还能顾及这五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呢？知道你们将全家迁武汉，真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达夫！我烦你们把家应带到武昌，她就能自己去找亲友找工作做的。"李立民就这样地托了郁达夫。

这一位李家应大约有廿六七岁，是在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

业的，是画家徐悲鸿的学生。

从丽水到武汉，我在寂寞的长途行旅中，能添上这样一个人作伴，该是多么高兴。我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了多少，但毕竟我是比她长一辈，因此她总称呼我郁伯母。

从丽水到南昌虽说是一段不短的途程，在火车上谈谈说说，日子也过得很容易。

在火车上的闲谈中，李家应告诉我：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和她感情很好，名叫孙多慈，也是画家徐悲鸿的学生，她和徐悲鸿因为是师生关系，所以和徐悲鸿比较接近。而徐悲鸿正在追求她，不过李家应并不赞同这一件事。因为徐是有妻子的，又是留法的，孙多慈又不懂法语，若和徐结了婚，日后在生活上的问题正多着呢。况且，孙多慈的母亲早年病故，她父亲是在浙江丽水工作，因此，她现在还住在丽水。李家应的口气，很盼望我能够给孙多慈在丽水介绍一个朋友。这些愿望，当然也是人之常情。

火车在向前疾驶，我的心为了想替孙多慈介绍一个适当的朋友而开始不平静起来。望了几眼从我身边踱来踱去的郁达夫。我想，倘若这件事被郁达夫知道了，他会不会嫌我多事，尤其是拆散了徐悲鸿正在进行的这一段姻缘，去找麻烦。又考虑到也许不会吧？君子成人之美，也是应该的。我想郁达夫，他决不该说我多事的。

然后我想到，我们熟人虽多，但要找一个没有妻子的人，就只有许绍棣。就是这样吧，就决定给许绍棣介绍试试看。我心里这样在打算，也就把这个意思，向李家应讲了。

四、达夫猜忌　顿生风波

到了武昌住定之后，李家应便送来了孙多慈的照片，托我写

封信给许绍棣介绍。这样的来来去去的写了几封信，郁达夫便有所猜忌。他的意思是，不喜欢我去做许孙两人的介绍人，他叫我不要去管这闲事。

经郁达夫这样向我表态以后，我信也没有再继续写，李家应也不好意思再来我们家里。后来听说，许绍棣和孙多慈经过我和李家应介绍后，就做了朋友，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又据说，我所写给许绍棣的这几封介绍孙多慈的信，后来竟被算作了我给许绍棣的“情书”，郁达夫还去影印了许多份，分发给他的朋友。

我和郁达夫在结婚以后的十年之中，夫妻间小小的争执不是没有，但吵过争过也就算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情况似乎较为严重。

在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之后，我经常见他眉头一皱，头略略一摇，从经验告诉我，这是他快要发脾气的先兆。他脾气发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走。但他出走几天也就会回来的。不过在这个时候，非寻常可比，飞机日日在乱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无论如何我决不能让他再走。

母亲可以由我带去，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呢？这一个重担，教我又如何挑得起？想到这里，我只能先开口问他：

“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

其实，我所提出的“就让我走”这四个字，原是一无准备，是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气的。却不料他居然来个“你走就你走”这几个很坚定的字。

这些年来，我从未听见他对我讲过触犯我自尊心的话。这时，我顿时怒火高烧，站起身来，马上去我母亲房内取了两年替换衣服，手中提了一个拎包，三步并两步地，从堂屋走到天井，再从

天井里跨出了大门。假戏已经在真做，郁达夫看了我这一个样子，也跟在我身后走了出来。

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有一辆空车，我就一边跨上车去，一边向车夫说：

“你给我踏到火车站！”

因为心中有气，所以便不经考虑，就说出了“要走”的话。其实，我到车站去做什么呢？找什么人呢？我的亲人就只有老母和孩子，不是都在我的身边么？不是都在武昌么？我真的还有什么人可找？我正在这样地反问自己的时候，车夫却把车子拉了起来，要起步的样子。我的头脑里略略地清醒了一些，就又重新对车夫说：

“不，不去车站了！你把我拉到小朝街四十一号！”

原来，小朝街是我们在杭州时候的朋友曹秉哲的住所，曹先生是杭州的名律师。在杭州和富阳，他的熟人最多。现在他住在武昌，是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秘书的名义。他是我们在杭州时候极好的一个朋友。

我离开家庭时，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最为适当这一个问题，是着实要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的。就是说，我不能去到单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个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几分钟之内，马上决定下来，这实在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决定去了曹家。

曹秉哲夫妇一看见了我，就知道一定是我们家庭中又在发生口角。就劝我：

“休息，休息，慢慢来，你就在我们家住几天，然后我会去叫达夫来接你回去！”曹先生说。

我一听说要来接我回去，就着了慌，马上摇手示意，并对曹先生说：

“曹先生！我今天之来，是打算在你们这里住几天，你可万万不可以去通知我家里。若你要去通知，我马上就走。”

曹律师夫妇看到我这副心慌意乱的神情，倒是可怜了我起来，说：

“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里！噢！我一定不去通知。”

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周折之后，我总算才安定地住了下来。

五、弄假成真　刊登启事

这一夜，曹律师把他们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让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但是人是有灵性的动物，思前想后，这一夜中我心情之恶劣，为十多年来所未有。

七月初的天气，在武昌是相当的炎热，我心中的郁闷也与天气的炎热成了正比例。好心的曹律师夫妇，总以为我们是一种极平常的夫妇间的争吵，过上两三天，气平静下来，不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么？

这一天，曹律师夫妇把我的住处暗暗的去告诉了郁达夫，这使郁达夫的心境十分安定了下来。

第一，知道我并未与他所想象的那样，去到浙江许绍棣的地方；第二，既知道了我的下落，则他就要向我出出气了。首先，去叫了第三厅里的他的许多同事，到我家来看我的所谓“情书”（就是给许绍棣介绍孙多慈的几封来往信件）。然后，他又写了两封给许绍棣的上级的长信去告状，最后，到大公报馆去刊登了一则启事。

这几件事情一做，他觉得他的身子是轻松了，心里的气也已经出了，而我这一个人又仍在武昌，他的心中是极为安定的。

他在宽心之后，马上就跑到曹律师家里来看我，要叫我回家。

当时我尚未知道他已经登了报写了信的这一系列事情的。

第二天和第三天，正是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五日和六日，武汉的《大公报》上，登有：

>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
> 郁达夫谨启

我看到了这则启事，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私心念及这一个含辛茹苦支撑起来的穷家，大约这一次要完蛋了。我想念母亲，想念三个儿子，并深深地在考虑今后的打算。次日，郁达夫又若无其事地到曹家来，还是要叫我回家，并问我有什么条件？

这时候我所想到的是怎样的把事情化小，当然也不可能无条件地言归于好。于是我要求郁达夫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等登出后我再回家。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武汉《大公报》上郁达夫的“道歉启事”登出来了。原文是：

>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郁达夫启

道歉启事登出来后，郁达夫又来曹家，接我回到家里。我环顾四周，真是百感交集。

六、武汉协议　立约为证

自从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家从上海迁到杭州以后，为了应付环境，我们平时所交往的人，几乎各党各派都有，浙江的教育厅长许绍棣，就是我们在交游中认识的一个。张三请客有他们夫妇，李四请客自然也少不了他们夫妇，后来许绍棣的夫人病故，大家在请客的时候，自然总也不能没有许绍棣。再后来，逃避战乱到丽水，多少朋友都住在燧昌公司里，当然许绍棣也是其中的一个。

如果说，我不应该把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这你也可以好好地对我讲，我也从未想到，介绍朋友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况且，李家应是你的朋友的女儿，与我实在无关，又何苦为了这一件小事，把我们这一个家，闹得支离破碎。

我走进家门，在坐定之后，马上想到了上列的这些情况，但嘴里还是不声不响，一个人倒在床上睡下了。

已经到了深秋，敌军大举进犯。武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大约是易君左，他来劝郁达夫暂时还是搬到湘西汉寿去，暂时去避一下战乱为是。汉寿是易君左的老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鱼米之乡，家用不会太大。郁达夫听了易君左的劝告，就把一家七口，全都搭上了小轮船，从武汉到汉寿去住了下来。

易君左在汉寿的一个朋友，姓蔡，原也是日本留学生，这时他在经营醋业。听了易君左的介绍之后，马上就让出了两个房间，作为我们七个人的临时借住之所。我也就昏昏沉沉地既不知身在何处，心在何方。总时常想到孩子太多，又太小，真正做了我的绊脚石。

在汉寿居住的两三个月中，从表面上看来，我家是相安无事的，彼此心境也还平静。我们在武汉临行之际，还有好心肠的朋

友，来劝我和郁达夫写了一张协议书，书的原文是：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个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书人　夫　　郁达夫

妻　　王映霞

见证友人　　　胡健中　周企虞

周企虞是杭州市市长周品贤，胡健中是浙江省《东南日报》的主笔。

我当时只淡淡然地签了字，把协议书收藏好。

气候已经进入初冬，孩子们的衣服要添要补，使人想到黄仲则当年的诗句："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正是我此时心境。

七、查探我是否和许绍棣同居

正在这个时候，福建省主席陈仪来电报叫郁达夫回到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让他走，让他回福建。不过自从到汉寿以来，我看郁达夫的精神状态，觉得总有些异乎寻常，我

又想到夫妇间的争吵，是会影响人的精神的。郁达夫的精神异常，大约也是这一个原因。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谁知郁达夫一离开家，虽然沿途写了许多封信寄回来，但同时他却打了许多电报到丽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们所认识的人中，询问我是否已到丽水了，去和许绍棣同居了等等。而我呢，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心中却还在想着，等待他到达福建后的消息。后来，还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写信告诉了我这一件事，我才晓得这些情况。

到了十月中，住在汉寿的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都开始在搬动，因为武汉已经失守。照我一个人的想法，觉得也没有再留在汉寿的必要，和母亲商量，和孩子们商量，自然也都商量不出来。这时，正可以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只能托平日关心我们的朋友找来了车子，又把我们全家从汉寿运到长沙。

这时的长沙是一个战争的要地，有人对我说，长沙早晚要出事，叫我们这一家人马上搭火车离开。我到火车站一看，连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我们从人丛中挤了进去，仍旧没法上车。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我们重新又退了出来，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大大小小在车站上等了一夜，总算等到了第二天的午后，把老的少的扶上了火车。好容易等到火车开动了，我的一颗心才放下，总以为可以平安地到达江山，然后翻仙霞岭而去福建浦城的了。谁知火车行驶不到两小时，消息传来，说长沙在大火了，满城都在烧了。我想这如果是真话，则我家的全部行李，包括六七个人的全部衣着，全焚于火了。

火车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缝做替换衣服，然后再给郁达夫去电报。这时候我的心呵真是又气又伤悲。想到最要紧的，还是行李中历年所积下来的照片和信件，这个损失，将永远也夺不回来。

我们在江山住了四天，总算福建派了车子来接我们。老小上

车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行李可装，看看也真寒心。车子直驶浦城县停下，已到福建境界，我首先和早到福州的郁达夫通了电话。只听见他在电话中说：

“你带了大的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

云和，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当时因我的兄弟在浙江的建设厅工作，建设厅是在丽水，可以遥相照顾母亲，所以我的兄弟叫我暂住云和。这是预先约好的地点。我只能照他在电话中所嘱咐的去做。第二日，我就带了大的孩子首途去福州。

到福州之后，郁叫了人来接我们，我心中已知有异。后来和郁达夫见了面，他说：

“我已经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到《星洲日报》去报到，并且，也已经为你们母子二人领好了护照。”

第三天，就跟他上了船。船行三日，先到香港，我昏昏沉沉地上了岸，住进了旅馆，又接受了朋友们的招待。隔了三四天，我们三个人，就乘“康得罗苏号”邮船离开了香港。

在船上，我想念的是现在还守在浦城县的老母和两个孩子，这次和他们一分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想到将来，也就是这样的渺渺茫茫。

船抵马尼拉，我因为晕船，想调换一下空气，郁达夫陪我去菲律宾大学门口走了一圈，令人浑浑噩噩，真有如在梦中。

一周后，邮船渐渐地靠近了新加坡海岸。我的梦才醒，觉得我所处的是另一个环境，我是以另一种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的环境的。上岸之后，去到报馆里早已为我们租定了的中峇鲁的住所时，虽然沿途都是绿树浓荫，我还是和木头人一样，一任周围的人摆布。总算，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星洲，和中国，和母亲，和弟弟等，是已经分离得很远很远。

三个月极平凡的生活过去了。香港出版的《大风》杂志，寄到了我的手中，我最早读到了郁达夫写的《毁家诗纪》。我的心翻腾起来。记得当我们离船上岸在去新居的途中，郁达夫他曾对我讲过：

“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

原来，这半个月的奔波，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我才恍然。

我关上房门，一个人坐在里面很久很久，大约从白天坐到黑夜，等电灯亮了，我才提笔写，写我心中要说的话、要诉的苦，这就是《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这两篇文章，两封未完成的信。

写好之后，我亦寄给了《大风》的编者，请他发表。这时候天快亮了，我于书信写完后，才深深地透出了一口气。

廖内，是距离新加坡八十海里的一个清静安宁的小岛，岛上没有车辆的喧闹声，又没有挤来挤去的人群。在岛上有一所学校，一所夫妇两个人所开办的学校。男的是校长，女的是教导主任。而这位女的，正是我在杭州读书时，女子师范里的同学李君。不晓得她怎么知道我已来星洲，写信来叫我到他们的学校去教书。

自从接到《大风》杂志以来，心境的确有些和平常不一样，终日坐在家中，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的人，只在等待死神的降临。我打算，还是去廖内，可以和我唯一的这一个同学谈谈心。

说去就去了。一霎眼，已经一个月过去了。郁达夫写来了信，要我马上回星岛。他信中还对我说，同时亦有信写给我同学的丈夫，叫他不要妨碍我们的家庭，要劝我回星洲。我没法，只能重又回到星洲去。

八、无可奈何　请求离婚

我眼前的各条道路已经都被郁达夫塞住，只有无可奈何的一条，就是请求与他离婚。无条件地协议离婚。我清醒了，我要冲出家庭，各人走各人的路。

在一九四〇年三月，跨过了重重难关，郁达夫同意了我的要求，彼此都在一张现成印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名。但是，郁达夫没有把进新加坡的护照交我，使我无法申请领回国护照。因为，按照新加坡的规定，若没有进新加坡的护照是不能领取出国的护照的，而当时我的进新加坡的护照，是被锁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钥匙是在郁达夫身边随身带着。我没法，只能等机会。一直等到这年八月，我才得到机会提取了我的进新加坡的护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得到办出国护照的时机。总算孑然一身，毅然回国。因为我不懂马来话，所以办出国护照等等的一切手续，都是我不认识的一位、在星洲中华书局里工作的、姓黄的先生为我包办的。而今虽已事隔四十多年，我已经忘记了这一位好心的黄先生的名字，但在我内心里，还在感谢他，对我当年的援助。

回到香港，我请戴望舒先生为我在《星岛日报》、请程沧波先生为我在重庆的《中央日报》、请刘湘女先生在浙江的《东南日报》上，登载了我单独一个人登的离婚启事。启事原文如下：

王映霞离婚启事：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绝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王映霞启

在《毁家诗纪》中《南天饯别》这两首诗，本来是没有的，郁达夫于我离开新加坡后加进去的，我想也好，既然能后来加入，总算还有一分情感存在其中。但我并不要接受这种情感。

九、他的形象依然埋藏在我心底

四十年来我的生活过得很安定。在安定的生活里是不容易使人回忆着过去了的辛酸的。许多朋友都劝我写点回忆，我只是望着他们笑笑。意思是说，我这数十年的日子过得平凡得很呵，有什么好回忆，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即使偶尔有得想到，就也像浪花一样，一瞬即逝。

我好比做了一个梦，做的是一个恶梦，等恶梦醒来，依然是蓝天白云。不过在那蓝天白云中间，偶尔也会飘过几点浅淡的乌云，这也算不了什么，马上就又被风吹散的。在上面这一段回忆里，自认为其可贵之处，是在真实，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地名。任何人对我诽谤，我还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不善于说假，或者借题发挥，或者攻击什么人，我总是平心静气地来衡量别人的。

和郁达夫做了十二年夫妻，最后虽至于分手，这正如别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说郁达夫还是在爱着我的，我也并没有把他忘记。四十多年来，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乐变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处。

现在，西德的这一位马先生给了我力量，发表在二月份《广角镜》中的几封我给郁达夫的旧信给予我力量，我似乎是应该说一说明白的时候了。我写完了这一段不成文的东西，我要感谢马汉茂先生。

〔湘〕新登字002号

致 映 霞

郁达夫 著
责任编辑：路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97,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1479—0
I·1171 定价：12.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斠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郁达夫名著系列

